

四方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豈特爲行道計哉亦以
隨方設教引掖羣迷登之大道耳彼其之子斥以
爲佞諷以德衰者固種種矣蓋儒學與天地同體
天地生成無一物不徧吾學作用無一物不體無
爾我無遠近無間隔所以古昔聖賢咸以濟世安
民爲務者道則然也若深居簡出不取不與硜硜
孑孑與物無忤此山林枯槁流耳何足與議吾友
袁也爲難能也功名一念潛伏流注或技癢而不
能需時或好高而幾于炫俗則誠不免若辱身敗
德如來議云云則萬萬無之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自稱丁凡蓋厭俗歸真耳不得爲病將所謂舉
國之人皆狂而反笑其非狂者耶

復大司寇陳我渡

承札慰諄諄獎掖切至敢不努力第念不肖孤樗
材桂性冗食仙鄉朞月耳已明公養重家居奉教
朝夕無論其著者卽措足瞬目悉入聰聽深山窮
谷鰥鰥犖犖獨之人咸心亮之矣離任二載又五月
竟以風旨陰遭論劾不肖孤奚足恤亦奚敢辨獨

奈天地神明何士民公道何不肖孤區區之心直
欲抗迹皋夔垂芳旂鼎今既已矣平生訓迪望長
畢矣惟蒐研汗竹發揮性靈異日倘有所窺握三
寸管書古今人情物態或發爲聲詩協諸康衢擊
壤宣揚聖德令千秋萬歲後知有鄙人足矣更何
言哉

與同年陳海樓

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彼徒聞耳猶然笑之矧
吾儕夙昔方軌曲江聯珩瑣闥仰覩聖容穆穆廟
筭洋洋卽披肝膽展生平非其際哉乃今歷落塵
囂偃僂磬折覲顏市媚澁語覬容冰炭裝胸毀譽
聒耳回首長安如在天上偉哉壯夫安能如三日
新婦邑邑氣盡哉章江如溜放纜北來瞬息可須
三月不詹思如之何附使一訊

復建寧二守楊魯南

士流入閩入苦海也丈頃登筏矣而誨言覲縷言
言皆淚乃泉南士風物態視建州奚啻百倍而使
弟以迂拙粗慙之性當之是眯子入漩渦中而桴

後在千頃外其不濟也審矣中夜怵惕自念十年
燈窗非不勤一生名節非不重而一旦罹此巖郡
奈之何非丈折肱之素誰知孤孽此苦也行也清
風兩袖紅雲千里與時翱翔孰有毒龍沙域足瘴
之耶而奚溺子之虞顧瞻祖道心旌如搖永言懣
惋不能奮飛

却耳回首尋安岐五天上鞞若此夫安指岐三日
羣動對鑿泚駟賊市散盡諸賸容水炎楚剛與譽
義羊羊噴赫刊凱吳主平非其烈若匹今豈容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六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上曾見台大司空

昨印證動靜一原之旨諸老似未灑然至以中和
戒思謹獨分動靜此宋偽誤也心無動靜無體用
卽動卽靜卽體卽用未發非先中節非後不覩不
聞若靜矣而戒懼非動耶獨知若動矣而隱微非
靜耶中和一理中卽和也不和不可言中安有動

靜先後耶如木之敷榮花葉迎風動矣而其根必不可撼當其剝落靜矣而生意必不可滅故醇醑紛紜而中如定盤鍼者凝然至一窈冥昏默而真覺炯然如鑑之常照此聖學祕密藏不肖所欲沉著體驗勿落俗學窠臼者惟翁終惠教之

與張大司成

仰惟門下匡蠡炳祥中興碩輔宣猷密勿寰宇具瞻不佞昔從綦絢末竊聞丰采何勝嚮往顧以陸沉簿領無由擬叩堦墀邇復跼伏海壖則從九地之下而仰窺層霄矣其悵望愾慕可云喻哉犬子如玉乳臭駮豎未識之無茲將園聽橋門執酒掃應對之役無論削黃披鉛獲聆真詮卽溫良矩矱一望而夙習頓消矣昔孟僖子以仲尼聖人訓子從遊迄今以爲知言矧門下躬仲尼之學居周召之位儼然且爲帝者師而犬子乃獲瞻拜塵下爲之父者感戴欣躍不言可知矣而況十年之所欣豔嚮往而不得見者乃得見之于子其鏤心刻骨奚啻什伯恒情而已哉春和景明謹令負笈復班

惟門下察不佞十年之積悃而與之進浣慰何可言春杪當躬叩以謝瞻望皋比黯然凝注

與韓約菴兵憲

別來數月兄丈國事劬勩席不暇煖而弟宴坐小軒竹柳雲霞交呈道趣池荷鳥語互發幽襟幾與衲僧占坐矣蓋兄丈以功業垂萬世弟以喘息了一身出處殊途各拈本相但塵寰多故弈局大壞卽區區杖屨未知得終老否惟雄才偉望速爲匡濟以幸寰宇何如清秋氣爽明月滿庭弗獲浮白一醉得無爲青桂所笑耑力馳候伏惟麾頓外拙藁五種併致齋頭以當兄丈昌歎羊棗

與貢洪山運長

爍火浮焰真金不耗狂瀾四溢砥柱不撼物固有至者矣年丈昔蒞溫陵士人當有醉心飮德者猶不免哆口乃粹養如真金清操如砥柱其誰能爍之撼之茲非其至者乎弟往倅溫陵亦有少許建豎彼中傭夫販婦今猶見思乃履虎尾坐致陸沉其被誣梗槩備在塾史口碑想丈亦嘗聞者榮蒞

再暮風猷愈赫海壖士民响沫渥澤者稔矣麤鹵
如弟乃遂寥闊渺如千里罪歎可言兒子祇謁門
墻求領至教藝林祕訣不吝指示尤不世之感也
貴寅孫及泉攝篆敝邑大稱循良邑士民托弟致
謝便中幸轉致之

與羅康洲少宰

乙酉春得拜函書牘幣繾綣絢爛令人感泣丙戌
春大計幸爲楊太宰所全而朱雲崢復嗾言者糾
拾以去比有愛弟者頗欲以言白之弟念雲崢宦
業方興而弟所遭坎壈展轉相尤似非年訖遂飲
暗以歸今雲崢紆金拖紫而弟槁臥葑萑命實爲
之謂之何哉惟我丈中興名世學爲帝師爰立在
卽當有振世之績爲弟光者弟亦更何藉頭上進
賢也第不知密勿造膝之暇瀛洲笑談之間亦念
海濱有淪落如弟否乎時平道泰天開日明惟丈
是願是祝茲因犬子復監輒草赫蹏景升豚犬麤
習句讀謹令樞侍函丈以附于穠桃繁李之後微
福非淺辰入朱夏願慎寢餼

拉錢孝廉夜坐

獻歲風物融朗依稀京陌輒念昔躍馬玉街少年
意氣咄咄逼人乃顛毛倏復種種矣河清難俟可
無中山千石澆魄磊也午刻遲丈于印月亭

又

揚州夢一覺十年更作青樓薄倖耶春早郊外寒
澀了無會心處小亭山蔬村醪卽乏五侯鯖腥而
門無襍賓坐有雄談請思大江以南近亦有此大
雅不

答馮濟之茂才

大明集禮載父妾有子者杖期而不言無子者無
服乃義服條內則曰妾爲主之衆子亦服齊衰不
杖期此蓋通無子之妾而言矣況爲子者推父之
愛獨不可以義服服之乎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者也祖妾齊衰第云父所生庶母與祖
母同卽有子祖妾衆子且不持服矣此所謂自義
率祖也新典所列未有出于集禮之外者幸裁之

復夏璞齋進士

亡者柩首向外以西爲上乃殷禮也座隨柩設共座亦可蓋同牢之義乎瀝青家禮用之以防水也煖亦不融礬澀多潮古未見用酌之

與萬襟宇大參

弟跽伏海濱日與蠹魚爭故楮蓋不知有人間世奚論除日獻歲初登山遐眺見斗牛間瑞氣炯然俛從南來者論會省近日風景則嘖嘖稱新神君萬牧伯云爲一劃然長嘯大慰所思竟不能策蹠蹙一叩階仗則山林枯槁之夫固不欲重爲當道溷也秋來試事孔殷十一郡士人雲蒸霧滃品流襍揉而艱食之民米如珠薪如桂肉味如麟脯百物騰踊奪攘矯虔皆有隱虞謠傳春有兵變夏有民變秋有科場之變竊謂七月十三颶風之變已占其一科場或可無虞耳肉食者亦有定畫乎嫠不恤緯縷及之亦啓予一念不能已已一笑

代與友人

聞嘗念虞師之植材者無問梧梓蒼棗靡弗封植而培溉之冀其壽且蕃矣不數歲而材有中栝栳

者有任梁棟者亦有不離拱把而委溝中者矣昔
微天幸得事丈于豫章丈猥忘樸櫟之下材而封
植之培溉之自甲拆而勾萌黽黽然日跂其能植
卽不材之心亦詎謂遂無所植而終負虞師之指
顧也乃百運屯夷崎嶇長左旣履虎尾終刺蠱心
槎蘖盡髡溝中長斷豈惟不材者慚負知己卽虞
師之心未嘗不恍然自失也雖然彼材而遇者且
叅天且合抱亦奚煩于指顧而陰厓寒谷魄磊擁
腫而不獲遂者曷嘗不望榮于天日而虞師追昔
手植之勞儻有意終披拂之否耶秦關毀堞海島
餘皇明主拊髀英雄彈鋏老驥伏櫪時一長嘶倘
任鞭馳奚難千里否且揚扈風雅續子長旣絕之
箋勒昭代未成之典藏諸名山以俟來哲耳夫所
遭若彼所志若此是出溝中而青黃之揮魯陽之
戈而卻晏晷也丈不領之且大笑耳曩承指貺附
致尺蹠殊覺麤鹵謹揣力代候以申私悃感今追
昔如隕泉谷且媿且頌涕泗漣瀾

與曾少宰

門下孤標岳峙義問川流忠直望爲赤幟廟謨奉
爲典刑儉夫王人縮頸而解綬破膽而寢謀者積
有年矣青蠅無端點茲尺璧人頭畜鳴良可恨恨
夫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廷天下無道清議在草莽
世之所以瞶瞶蒙蒙不辨黑白者以公論之在下
而在下之公論亦足以見被誣者之賢而誣者終
不得以盡逞其私而塗天下之耳目我國家以公
論付臺諫俾得以風聞建言而被言者不得置辨
今之言者亦多岐矣使言者而果以正也亦奚不
可乃今身負貪劣而厚賄以行媚多援以結黨卑
汗瑣尾乞哀于昏夜而得之一居要地傲然自恣
不復畏清議顧天道其所舉劾益有百端或市交
于有力者而陰爲下石于所惡或潛納重賂而代
爲掇擊或身有仇怨嗾人以排之而復爲代排其
所忌或人雖可言而垣壁堅不可動則更爲游揚
以結之或遇美缺已有人矣而更有垂涎者其交
可借則代擊前薪以爲之地或其行穢惡在人口
吻偶倚強援以入一旦知援敗不免則強作正論

賈建言之名使既去而復起有端或原任賊跡敗
露則矯首以劾當道而籍其口至凡有建白切切
然仰人鼻息以高下其喙而博強直聲且陰計權
之輕重而更爲向背以固位而躡寵坐使正直忠
厚琦行偉才之士一旦被不韙之名而且左撐右
翊交喙衆排必行其私而後已其胸中似無知覺
其目中若無瞳神其面孔似全無赧汗嗚呼亦可
怪矣昔人謂刑官無後言官亦無後史官多奇禍
如左盲遷腐班族者愚謂史氏誣鬼其禍信然而
妄言者使偉人端士身負不潔以汶汶于世其冤
憤愴恨奚啻歿者之含怨刑官濫及無辜飛霜沖
血信宜絕後而言者妄詆偉人端士以無影之詞
而使不得自白其怨奚啻被刑之酷而其報豈止
于無後而已哉天道既定冤報相仍必盡償其所
誣于人者以泄被誣之忿故君子處世忠正廉慎
已爲之人不能阻之富貴名位人爲之已亦不能
必之至天定而理見善惡定而禍福隨則已與人
皆不得與焉而形影相因毫髮不爽卽僕自省事

迄茲所覩記已鑿鑿矣矧要之數十年後其孰逃
此恢恢之網乎門下暫返初服賜環在邇而中外
縉紳士庶莫不冤憤愴恨則清議何嘗不行而多
言亦奚病哉僕蓋嘗傷于虎者故僭及之以稽天
道百惟益願天和徐迓帝眷

復大名令鄭心緝

足下台紫毓秀柱石宏材英年高第製錦名邑駿
譽迅發上孚下格計日晉天垣秉端揆爲吾道光
而闡閨齊德百履偕順頗勤祝願僕無似猥與足
下稱一日之長今且十有四年矣卽惠信浮沉萍
踪離合而道義骨肉冥契神交無論夢寐間時見
芝眉卽晴窻披校恍若叅承旣復自領翻然有兩
地之感矣過辱厚雅不我遐遺豐貺雲箋千里飛
墜貧里兒乍得明月大珠側身天地枕不敢高惟
有剖腹耳謀諸內子擬以吳縑附酌而役旋從陸
行李稍艱仲春价人北來當圖奉候兒子尚浮湛
世網中然時侍庭前皆能伸楮就數千言山林中
所藉以楔掌一快者此耳承訊及附聞勿謂老牛

舐犢也相去千里無能化青鳥入足下羅浮夢臨
楮邑邑春風多厲強飯自愛

與華亭令項東泉

門下中興名世製錦雲間偉績英標寰宇瞻企卽
我溯江山藉光增寵矧僕夙仰風猷兼荷轂字其
欣躍且什伯恒情矣顧跼伏林泉日汨沒蠹魚中
以故望門下旌旄地尺五而不得前時時搔首東
望見綵雲亭亭如蓋起則知神君花封清謐簿領
多暇登九峯三泖間一二賓佐如王胡之輩持床
燕語耳竭來秋杪懷我神君謹遣蒼頭馳候兼伸
積悃惟鑒涵是祝

又

僕偃蹇塵寰一出遂躋歸守衡門更不復知有人
間世詎是瑣瑣者顧有概于使君而過辱獎掖也
豈嗜芟嗜棗偶有所投耶瑤札腆貺冉冉下墜幽
扁心開如對顏色感媿交集莫知報稱所矣春色
爛熳且乘間東來一叩檠戟以罄生平倘不我遺
請網一四腮以佐麪生令僕腹果然而旋何如何

如使去附謝不盡

復薛介屏大行

足下天挺名世暫擁皋比鳳翥高騫人羣快覩而
下邑爭先邁之二兒弱植猥辱陶冶聞捷慶忭什
伯恒情乃以衡門棲偃百凡踈慵久稽馳候而明
誨燦爛睠焉先之感媿移晷仰矚雲端曷勝馳戀
漫附仙侶不盡區區

與蔡信菴邑侯

邸中快被寵光殊愜孔邇之懷第國禁戒嚴弗克
躬執爨灑落羽南馳痾纏舟溼奄奄夏季乃抵閭
門假宿虎山時登胥丘之臺望要離之墓思古節
俠借軀感慨之士輒慙然泚頰已簌簌淚下不禁
卒而撫然自失則亦痛讒佞之害良而浮華之不
常也久羈山房未獲展候使君以罄竹馬之私乃
袞衣繡裳乍違復覲黃童白叟紛馳欣戴于香塵
之側者奚啻嬰孩之入忘恚懷也犬子如玉麤習
章句日瞻化雨願廁負牆之末遣謁函丈願公授
之心訣以借大通幸甚幸甚未卽咨邁何勝瞻企

與蕭觀復同年

弟無似忝附驥尾不克奮飛無端蠖屈林莽間仰
視當道達人如隔天上不欲裁尺一以問寒燠此
病窶沉痾之習非固爲疎伉也兄丈軒翥層霄勲
伐震耀中朝推轂而年伯母奄棄色養兄且暫淹
總帷令虛席者久延後澤者疇頸凡在有心實共
分痛矧弟竊被餘光荷雅眷其孺慕哀感百倍恒
情分且炙雞絮酒九頓几筵而病冗交輳迄用憤
憤謹奉明水專力馳上惟兄叱名恭致仙靈今年
家子少伸鄙忱不任瞻企若爲國自玉順時節宣
以慰朝野倚賴之情則尤于兄丈是祝辰且入暑
勉矣加餐

與秀水令李少春

惟門下岱嶽鍾祥中興碩喆素節鴻裁威照並運
祇今攜李間棠陰杏雨干霄而拂雲者詎不歌明
德以自慶大綸卽跼伏草澤未獲仰覲光采而含
哺鼓腹以共效庚桑之祝則與塵市士庶等耳首
夏入郡擬得一奉聲欵乃覲回甫蒞公允紛沓次

且不前殊用愧慙嗚呼走候秋爽空人惟加意寢
餽以需簡名是祝

上少司徒毛小山座師

大綸自丙寅歲違曠函丈至甲戌始叨春舉比夏
卽以口語忤江陵東藁待命秋季呂豫所老師爲
綸周旋署教南昌少避豐咎丙子春轉推泉州又
不幸而江陵將甘心于洪芳洲二臺誤以見委大
綸堅執不可芳洲以全時當事思而賈禍于大綸
謂事所由寢者職綸尼之以考功令論劾綸遁迹
海陬杜門不接人事者七載壬午夏勢更事變公
議斯明大綸始量移奉新乙酉冬入覲會臺中掌
察周希旦以姻戚俞仲章爲令叨憤恨大綸司理
時繩之以法而舊令朱南英趙院長周親也又恨
大綸更其弊政三人成虎遂遭糾拾以罷大綸雖
潦倒未敘而洊歷閒冗泪沒風波憂讒畏譏驚心
動魄無一息安亦無一息得厠迹函丈者此如迷
亡之子顛蹶通衢擿東曳西了若遂忘其怙恃者
乃其心曷能一息不懷怙恃而願依且瞻哉老師

曠襟闊度素不以縛節罪人必當諒綸于遭遇之外也茲聞歸山謹崙价走候不盡血誠

與馮文學濟之

黃雀紫蟹脯矣敢邀足下共拍入酒船中一洗目前磊塊何如

復徐述齋尚寶

夙藉寅陽令姪年諡故辱世盟迄茲三十祀矣盈盈一水片葦可跂而泉石膏肓復離世網遂令雅契如門卜亦復疎闊罪可言哉秋雨梧桐空齋聞互爲講張而周人亦務爲夸伐以邀功于兄耳且馬戶之告撫臺也其詞皆汗兄者弟訊之叅語云朱知縣在任六年清白一節每事檢防甚密諸役染指尤難此院司文案具在也豈可僞而襲爲之哉兄何信冥冥之讒而輕夫赫赫者也前寄送各司道稟揭隨時送入矣顧以回役之便例無答書耳今云束之高閣似亦小誤試質之諸司何如

曠襟闊度素不以綈節罪人必當請綈于
外也茲聞歸山謹當命价走候不盡血誠

耳今云束之高閣以亦小疑若贊之請何可收
何能稟慰副却送人矣願以回對之對何無答書
若只何言冥冥之對而彈夫赫赫者何而容送各
榮許水鑽也割何文案具也豈何對而襲為之
未味緝也丑六平對曰一稍每事劍刃甚密請對
愚可之告無臺也其隨省我足昔乘脂之參請云
且為請張而風入衣將為本外以遊世于只耳且
家而遽使翩躚墜自雲端溫言殷殷不減疇昔感
乍踰駭用知負荷所矣惶遽搦管聊爾申謝嗣容
顛候來貺過隆且山居有戒久不敢叨諸犒賚矣
惟卒全之見麓學憲

緬惟門下三朝碩哲昭代斗山綦約之士句聲款
以微譽問者榮于華衮重于琬琰久矣不佞走礪
何之材薑桂之性不善媵姍姍斃以事權貴逢時
好筮仕浹暮憂居七禮兼以顛躓坐致陸沉爾來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六

卦卒全之
齋來顯顯劉且山
孤竹來
不類四
齋齋齋矣
并齋
用味
負荷
視矣
對齋
齋齋
齋齋
齋齋
申
齋齋
容
而齋
對齋
齋齋
自雲
齋齋
言齋
齋齋
不齋
齋齋
齋齋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七

書牘

樵李 支大綸 心易父 著

與蔡見麓學憲

緬惟門下三朝碩哲
昭代斗山綦絢之士
句聲欬以徽譽問者
榮于華衮重于琬琰
久矣不佞走礪砢之
材薑桂之性不善媵
媠骹骹以事權貴逢
時好筮仕浹暮憂居
七襍兼以顛躓坐致
陸沉爾來十有一載
畏途之嶽嶽物情之
幻巧旣身歷而心

籌之矣春仲代匱仙鄉實當塗者憐不佞而故優之耳竊獨妄念官有顯晦道無汗隆寧官負人官以人重載在汗竹固皎皎矣且白頭寡婦礪節十年一旦更以鉛華強以巧笑卽無論平生乃朝晞亦復幾何哉售則人嗤之不售則心悔之誠不知其解也用是不顧前後孤立一意以期無負而二三豪右狃習故常敢于撓法不得已稍稍裁之一時諸豪亦知朝廷有不可觸之法網官寮有不可淫之丈夫乃其處心積慮固昕夕跂望不佞之解印而復逞其私也詎謂是瑣瑣者固有概于明公而錫之瑤編以永去後之思也是海內之徼旬而不可幾者而不佞居然致之何不佞之不諧于流俗而獲伸于有道如此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不佞其可以自解矣孰復數過感泣潛然揣分盟心誓以終始惟門下卒振策之拜命之辱聊以爲謝并效木桃統希台炤不悉

又

今譚治道則必孔氏矣其自敘也曰暮月日三年

乃攝政于魯甫三月耳而治化燁然若兵萊夷誅
正卯尤大駭覩聽者抑何施設懸殊也夫子少賤
魯人固目攝而易之如所謂東家丘鄆人子者俾
見效稍遲而所施未究人且謂吾道終無可行而
吾或不得自見于天下故少露精神以爲之兆而
微示綏來動和之畧使果委之以國則必綢繆其
禮樂節宣其文章而舒徐闊大之規模非朞月三
年莫可奏緒此王道固然不可驟也以某之不肖
當竄逐之後人且見謂無能而幕寮素稱冗濫易
與乃以單騎入器悍習詐之鄉曾不足當奸究之
一瞬而可以尋常煦嫗之法投之哉首春之政匪
特積弛之後利用嚴明所謂道以正行事由通濟
固居攝之微權匪經世之恒軌也邇蒙諸老過與
兩臺繆舉雖未審廟堂之議若何倘得請事似當
稍新其調以俟三年而今未敢幾也惟門下終惠
顧之承札節不任欣荷却附縷縷以復亦恃惠子
之知己也容嗣布

與鄒南臯

念昔羅文介公身任綱常力排流俗朝陽一鳴埏
宇震竦迄今劔吉間猶藉耿光彞者門下首批逆
領載扶頽編貴竹孤踪坎壈百于文介矣凡在士
籍疇不羨流風歆雅尚哉不佞夙抱慨慷緬懷擊
節顧門下方握蘭青瑣琅琅赫赫媿以未同不敢
輒干榮戟遂復落落如不相知者乃今門下益厲
觚稜如薑桂愈烈在本朝惟楊椒山將伯仲之汲
長孺唐子方弗齒矣不佞待罪仙鄉竚瞻風節愾
我寤歎能不依依憑風附音祗候典居以卜世運
惟爲國珍重是冀

與吳司理

在昔足下持衡南服獲披丰神由由翼翼藹如春
融黃鶴焚蘭青螺飛羽悵娥英之結思吊屈宋之
幽期慷慨晤言形神都洽矣萍飄蓬轉霜墜星流
往迹可尋來期方遠頃以計治趨朝風期倍昔塵
裝未滌珍饌已羞雪介初凝瓊漿載洽殷情雅致
中藏靡諛竭來西江百紛蝟集青陽分袂奄及嘉
平樞候無階俛焉徒想愛而不見我勞何如茲因

便翼輒附尺蹠悃悃素心不任馳戀

答程司理

京邸周旋極荷款曲南來遷轉逢迎人事紛沓從此並曲江勝賞梓里錦遊風問杳然空有懸心矣採榮朝著佐政黃堂丈夫得志之會也賢弟英標粹養新刃發硎卽陸剗犀兕水斷蛟鯢隨試輒效耳乃猶欲然遠訊深自抑損以此持志遠大可量哉欣慰欣慰仕以行志不在內外寧人浮食母人負官爰書傳麗微瞬萬狀哀矜得情自昔志之矣賢弟惟畢慮宣猷行吾所學久之當自有知我者幸勿以世途浮華介意也承訊及輒復縷縷

與太倉守馮原泉

去冬得奉遐訊拜牘儀感刺心脾莫能爲報逮使節南歸又辱盼睐益之豐儀計須叩首虔賀而抱疴糾冗日就遑延無何而道旆已翩舉矣媿竦至今若衽叢棘念弟悃忿褊姿與世寡儷而賴我二三知己投分追歡飛聲嗣節瀼湛清酒繼剪膏蘭抵掌笑談形骸若一樂哉斯晤千禩無爽也爾來

參商殊麗雲泥異迹望風馳思恍如夙夢而弟積
閑成懶習簡爲狂林莽索居木石爲伍頽然爲宇
內迂儒卽世或我用而已知非荷重馳悠之器矣
吾丈奮身雲表膏沃海甸行且爲國家莫不拔之
基流燿燁之光俾我浙江山藉以增重奚啻榮我
同籍第聞縉紳流相徵逐率偃形低語環轉指隨
飾違心之言施不情之禮啞而聚蹶而散罔有信
心率意忘形一笑觀言動而權古今者審如是則
吾丈邇來丰範又別成一格矣而弟猶故吾也吾
丈其何以振我裁言無敘聊布鬱悰時因翔鴻佇
聽仁風

與李編修

頃兄甫辭寒窻登冀闕而聲稱燿燁宸眷優渥者
豈有宿交密契爲之先容哉大阿出匣光芒炤人
迅雷一震潛底奮動理則然耳今且陟詞垣專筆
削擗管登壇馬班却步矣浣慰浣慰弟以韞材骯
髒直任而高自盼昧前無哲人其屢遭頓抑才質
固然奚敢咎司命耶爾來塊然獨處澄心內照會

見靈明面目本自圓成無得喪無生歿士流得此
實際自與天地同流不爾卽眼底繁華胸中聞見
皆爲業障理障而本來種種天機活潑潑地者了
不可得以故世間讀書士人雖其才華之豪邁名
位之烜赫而非有登筏到岸快然一噓者及所遭
一蹶壯圖盡灰回視榮途恍如宿夢矣此出世豪
傑所爲藐然于浮雲敝屣之外也兄旣抗身巖廊
肥輕適意下視弟言如嚼枯木耳而弟以燕石自
珍至以夸號于人人斯亦固矣吾邑素稱有講學

風兄與弟尤舊學友也因漫及之幸勿以爲固哉

與舊尹史瑞巖

僕沾漑覆露之德稔矣雲泥迥絕承訊末由迹類
簡伉顧不遂穢棄遠墜天風猥賜嘘拂感極媿集
稱塞奚繇僕迂拙疎鹵積讐招尤羣口吠聲不影
而射爾來返自金陵者彙假公怒言以危僕千里
傳訛飄山堙谷孽萌一肇幾成市虎矣言念昔庇
棠陰越二年所靡有差池洎新科諸公緣簡迎餞
嘖有煩言而僕之承餞賚也乃獨有加去春免役

一書偶觸雷霆而實出衆手然則僕何憾于公而
公亦何薄于僕也惟是接席抗談骯髒多鯁過蒙
容茹時一解頤此亦豪傑磊落之常態耳不虞善
讒者輒偵嫌抵瑕附致浮言謂公且大弗快于僕
而甘心焉業已羅織而陰中之矣比僕自念人生
修短數如幅帛造物者實機杼之卽裁絜自人亦
大數歸然祇願無邪恥而合大雅耳以是危疑闐
聰恬不爲動今公陟崇階司獻納計且柄化陶鈞
之上坐筴八遠之外于僕綦絕矣而讒者嗚呼若揚
沸然怨公者旣恐僕以莫測之禍而激之忿其忌
僕者必日媒孽之而假手于公世情紆險山川莫
如背面之間緇皜立變孰知怨公者卽所以忌僕
而巧于譖僕者乃巧于誤公者耶僕此竅無似嘗
側聞長者之餘論平生無私怨惟公監閭步之跡
解彌天之罟罾此奇情謝彼哆口則賈生之疎或
見容于絳灌而瑰奇之宋玉其不以不譽遺矣懸
知晝不假炬明無漏隙復剖玄膺敷茲悃縷者殆
又迂拙踈鹵之痼癖也惟爲國珍重勤宣令德是

祝

賀陳廣文遘盜書

客從城市來臚言貴衙遘盜始爲惶怖謂衙宇居
闔闔關隘鱗次巡警紛沓而盜得櫻之亦奇事也
旣而念之得其故爲足下大喜更擬齋心入賀是
天所以相足下而成其名也足下振鐸敝邑俯兼
政教寬肅宣惠美中播外而越于民民實戴之若
大夫若士若庶人罔弗飲仁服義深信不疑蓋越
暮所矣其或貳中者特小人耳盜以小人之心揣
足下乃踰短垣擔空囊中宵北遁以徼滯積而竟
挾朝祭諸服非盜之賴也爰棄而奔足下方縮邑
符少有恠色飭城內外毋敢出客闔市巷邏覺之
卽諸役人疇不震懾足下之威德思攘臂以禡賊
魄而生磔之哉而足下顧緩其事弗峻治是吾所
以見足下之大也吾聞古大盜能望人之容貌顏
色覘門庭候地脉而知藏貲之盈虛是以動而有
獲蓋善藏者必厚衛而足下短垣不飾窬竇不窒
非好藏者也務積者必多虞而足下無怛心無吝

容非務得者也盜弗克信足下之心又弗克望容
色覘門庭而冒入焉徒凡盜耳然緣是而足下之
盛德卽盜賊信之矣居常見世俗子覬盈而益厚
計億而極姦桎梏其形骸芻狗其歲月窮機械固
肩鏹多鞮鞢罔不殫心極力而大盜倏至傾貲而
去畧無齟齬是儻委形以德盜也而卒至洵涕瘠
色拍膺頓躅勤司寇連比閭以逮之足下不備不
虞不吝不追其不爲大盜勞生也審矣叔向賀貧
宗元賀火彼其于得失之際亦稔矣故不以吊而
以賀且以襄令德而延駿譽也生本此器窳素恬于
貧比來往返青徐間三遇警而心不動卒無盜虞
者所謂得全于貧者也足下已遘盜矣而猶不動
是吾所以見足下之大也故不以俗言相慰藉而
以至言賀非足下仁且義其弗以吾言爲嘲嗾乎

答同年丁敬字

弟素性直遂不能委曲以諧世情積習沉痾與年
俱長爾來困心衡慮痛自磨礱卒無改于其舊而
吾師乃誘之曰剛者近道其勿改也弟于是遂不

改矣竊觀講學諸公及新登講肆者往往幾冠闊
步微笑低言如脂如韋以苟俗好誠如莊渠先生
所謂言高于秋天行卑于滄池私心甚不喜以爲
如是講道反不如學農學圃之得全其天也遂益
自信以爲庶幾而不入羣公之社矣且鄉愿所爲
儘似廉潔忠信至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制行周
密堯舜奚殊只一似字便遠人生而直之本體不
可入堯舜之道曾點之志以肉眼視之幾于浮蕩
不根而先達以堯舜許之蓋三子尚有經營計較
之心而點則信步信心獨往獨來不染世俗煙火
不落裝點伎倆便是人生而直之本體堯舜爲萬
世法只一點直心徹頭徹尾不必似忠信似廉潔
而無遮瞞無假借無滲漏所以能格上下被四表
今學堯舜之道而依形借影傍取殘盃冷炙以資
口頰不過自瞞自誤耳辟之二處女一村女也朴
容椎髻任真春作而混沌未破一仕女也冶容嬌
色輕裾長袖色色可人而天則斲矣足下奚取焉
吾恐村女少自矜飾尚不失爲佳婦彼天一斲則

無一可爲矣奈何堯舜之道而以綺言麗服爲之
所諭自省仰見近來進道之力浣慰浣慰然責人
太過緣自治太疎若切已用功則自療不暇何暇
責人如弟敗闕甚多誠難舉似然只是退藏未密
本領未純展轉因仍變成他症何如何如所委譜
敘瘡疾初愈尚未脫稿興來當一揮洒霖雨爲厲
吳中沃壤幾成葦場拘儒過慮恨不能鍊一拳石
補天漏也

與陳寧州雲浦

居常念長卿曼倩遇知茂陵弗克崇令德以樹茂
庸乃以翰札自見史氏詆之俳優千古詞人拊膺
扼腕夫偉夫得志何事不立豈卑卑翰札間耶顧
陽春寡和俛習巴謠霧豹深晦僅見一班道固委
蛇良非得已云耳明公雅藻翩翩作者之堂乃韜
芒鏖耀而展驥足于千里之衢惠問川流上下浹
和固偉夫事也莫之尚矣僕無似養痾冷秩漸狎
世故庶幾得一當以報知遇而磬折逢迎積勞翰
札風塵汨汨壯志摧頽僕何人哉乃覩然作俳優

態也懷此耿耿抑鬱誰語感公年誼放言一吐凡
在同心孰無此恨哉空齋寥閔修候闕然每一發
函直須擊筑燕市西望漫漫曷勝瞻企附去拙稿
聊以見志併希鑒存

又

僕展誦刻牘信足下非塵俗人雖未面承顧神晤
投分久矣因劉生歸輒吐鬱鬱乃足下撫陳思自
試語下示意若以廣狹之量而借之大通者惠
我愛我厚矣厚矣敢不佩服第壯夫慕義志士抗

身謁帝七章紆回悽惋至欲昵四海于此隣期玉
體于黃髮亦豈徒咄咄憂思者顧誠欲知己難遭
而盛年之不再也僕束髮學書五舉一遇羈縻偃
蹇人所不堪際此明時乃復留滯情與事會感從
遇生何能已已陳生憲德晚成應貢彼何人獨能
無心哉幸玉成之

復大司馬吳自湖

大綸跼伏東海久矣束髮以來顧獨好蒐羅墳索
追踪述作出入玄釋之詮馳騁孫吳之畧謬謂今

昔英雄若斯焉止矣暨後聞東越之學簡要直截
洞啓真詮然後一蠲宿好盡氣奔追乃因循荏苒
進寸退尺邇者潛心畢力以期有成而師模日遠
舊學浸湮及見吾翁誠不啻覩景星瞻喬岳寐寤
向往而因以爲宗也乃未浹歲而振耀王謨秉鉞
淮甸固知出處一道離合一心而某索居寡接罔
所標模安得不沿固陋之習而貽有道之羞也頃
聆國計方殷聖衷眷渥經綸恢展想見先憂之容
而俯念未學過賜曲成教言豐貺具敷肝鬲道義
骨肉之愛一至于此綸也力綿材孱方懼墮落提
撕再及若或振之敢不努力以副厚望季夏涉閩
顓容申候茲因使旋率爾附謝願言未周

與朱雲崢

朱舊爲奉新令

春初承攝新邑兄駕未行告訐紛如弟酌虛哀盈
頗憊心力間亦剔蠹振蠱抑奸懲玩耍以調停所
宜彌縫所闕匪固襲短以暴已長賣友以逢時好
也夫程李並將煩簡異施李郭代鎮寬嚴懸殊倘
泥彼蕭規同斯膠柱豈惟悞政亦且悞兄道固委

蛇良非得已豪右廖富九等頑梗暴橫稍爲挫抑
遽爾請張托令親周上舍達之令兄令兄不勝天
至之愛徧揭南都頃接原書罪人斯得兄自計之
平生亦嘗有所憾乎卽有之不能自理白乃謂弟
朽株易拉而口實之鬼神森列安可誣也倘弟不
自樹立乃暴兄過以博名高逢衆好亦惟鬼神者
鑒之若胥史之易置豪右之受法何預前令而引
以爲辜耶道遠傳訛殊駭睹聽謹勒尺素矢諸天
日惟兄俯原

再與雲崢

昔歐文忠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不蓋齒無事遭
謗弟之耳白于面而名不聞唇則蓋齒矣而謗屢
及豈姑布子卿之術亦有未驗耶呵呵兄之行也
告訐紛紛非弟攝縣舉邑胥史無得免者中間或
有更張皆爲兄善後計也兄不核赫赫之功而聽
冥冥之說輒肆爲排詆亦可笑矣兄之揭帖誆誆
于院司者不一而足乃院司省之則茫無所聞也
其不以兄爲輕發耶久之事定兄終完壁無害而

使弟蒙不韙之名斥逐以去兄得無小悔乎弟久
處風波宦路榮名已若枯蠟故聞此詆毀都不介
意又自念三黜之後前途有限而兄向進之始方
奮扶搖故寧引咎忍垢以成兄之名耳若使少年
好進者當之不勝狷介之忿遂因而搜羅撫拾角
勝于尊達之前其不兩敗而俱傷乎死生旦暮富
貴浮雲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弟之自命 既審矣
一丘一壑行且圖之毋煩喋喋而咕咕也止因
令親周上舍到縣而豪民廖富九被訪時 札令親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八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復張繹菴主政

承諭甚悉奇抱不佞潦倒未敘自銜無媒拂袖林
臯益悟习化蓋世人遭榮適惟苦不真罹憂戚惟
恐不夢然夢中幽憤榮適神識所注何異真境而
浮生感遇禍福迤遷好醜倏代不啻欠伸一息卽
七尺之軀人所深愛甚惜據爲真境而萬不可捐

者俄而飼鳶烏嘍螻蟻俄而爲滓土爲飄埒矣矧
諸榮名尤涉幻境軒車文繡不入皮毛鐫金勒石
不潤枯骨卽彼方得志背面已殊時而俛首低眉
如有所負時而高趾奮膺自視無前三更傀儡未
足方之此其貴賤不獨操之趙孟矣然則何夢非
真何真非夢而何所欣豔何所厭棄耶故千古一
瞬萬鍾一塵長陵一坏阿房一燼至人達觀所觸
皆化彼瑣瑣者何足置之蝶夢耶來諭廟廊家政
之慨似猶在紛紜中嚙語耳項君故不貧近有新
郎君挾以宦遊所獲將不貲區區林叟愛莫助之
忍急以繼富是鄰醯之誼也未敢聞命晴窻朝旭
息緣靜坐老眼炯然如新覺也呵呵

與友人議鄉飲

側聞邑庠有議行鄉飲禮者姑無論年齒未及行
訟無聞不稱令甲乃其舉厝殊令人感頰攢眉塞
耳而卻走也不佞爲諸生時習見郡邑長吏將舉
是禮則販夫菜傭引頰跂足營之萬方諸措大無
賴者輒昂其值而懸格曰如是者與不如是則否

既諧價矣以上之郡邑長吏郡邑長吏漫而領之
曰芻狗耳具成事而已至時崦嵫蔽日矣始紆徐
憑軾高領揚眉施施而來曰甫畢斯而之厲祀耳
彼販傭者偃僂而前匍伏而隨屏息凝眸脅肩栗
股如俎如瘞如絜如桎口不沾液臀不接席而郡
邑之車且引而之厲所矣夫墻間乞兒非世所稱
大無恥者耶乃其昂頭掉臂大呼長號篋盈瓢溢
信口大嚼俄而醉飽翠茵銀沙偃仰酣臥故自軒
豁獨其矯詞于富貴售誑于妻妾遂狼籍敗露覆
爲笑端耳亦豈遽若斯人之跼踖無狀也且足下
謂丈夫須此而榮耶七尺顛然眉如石稜髯如戟
張生不五鼎食死且與羲黃姬孔割席而談心抵
足而角步安得與諸厲續食也且仲尼周末腐儒
耳英賢命世何代無之卽王伯安豪傑聖賢自足
瞽宗昭代乃卑卑爭一豆于冉求林放之後諸白
丁又從而雌黃之奪之者有難色授之者有市心
千古壯夫殊爲氣塞奈何以餽釘餘汁令伯安復
爲我氣塞也長林豐草天空日熙掀髯一笑山岳

爲摧矯首四望寰海猶隘方且薄鍾鼎珍饈于蟻
丸等登降周折于野馬乃至與販傭爲伍耶亟去
毋落吾事

與趙宗伯

大綸畸世之陳人也束髮來雅好奇節瑋行之士
竊謂丈夫必有氣節乃有建豎有中乃有經綸
庸夫甘寵飾佞媁媁自暎平居殊軟熟易使一旦
有故不賣城乞生卽挾妻孥遁耳世道奚賴社稷
奚賴在昔羅文介公綱常一疏震耀近古寥寥百

二十年而門下首擢江陵之鋒峻節昌言氣雄義
確讀之令人眉軒髮豎顧文介時威福惟辟清議
凜如故外補未幾旋已得環江陵獨擅國秉假竊
天怒霆霰橫發掠以重楚錮以編藉風旨陰授逆
黨甘心者且數年其震撼懣酷固古人所未嘗而
孤稜山屹又蓋臣所不敢者大綸誠寤寐嚮往而
願爲執鞭者積有間矣乃旣弗克握衣門屏以從
鞭弭之末又弗克通藉中涓以申款款之愚抑何
與初心刺繆也念先曾大父蘧菴公以試事忤汪

直與文介臭蘭同好尺素傳家迄爲世珍郡邑誌
咸侈爲美談大綸往吏閩服劾忒信度太覩權奸
雖家貧無曹丘輩游揚以致落莫而常帶間亦歷
有聞者幸與門下生同時居同地而不獲奉下風
雅慕旣乖先軌亦替大綸何人能自消沮用是謹
勒尺一仰候清塵倘不遂鄙夷如文介之視先君
子然使天下後世知有抗節之名輔亦有遜世之
丈夫庶達者不沉酣于華轂窮者不斲弔于青蠅
耳不然大綸身旣隱矣浮雲易散刁影如蛻奚藉
于人間世而爲是媿媿也若乃純忠碩望熙時惠
亮俾蚊蠕咸若四裔救寧以愜中外喁喁之望者
直門下餘事而大綸手握丹鉛揚扆今古尚能勒
成希世之節流賁名山以俟來哲所謂敗棟朽株
蒸爲芝菌或庶幾乎遐睇層霄如馳如企蓄育千
緒不盡什一

與馮開之少司成

頃足下起東山握造士之柄一時青衿振纓談士
擊節甚善然此特秉弼者執簿述遷耳今茲政府

改局寤寐良弼大雅宏度如足下者簡在金甌稔
矣安能鬱鬱久南服哉念昔追隨京陌接卮酒奉
殷勤分謔故不淺乃不佞癡步躑顏衆口謠詠視
爲大澤之麋弋人眈眈以飽嗜者放棄草萊無可
比數而足下日益顯重十年餘不敢躑進其履于
門庭時時從戚友得聞雅尚竊推伏愾歎庶幾前
輩風流則願叩玄亭受真詮一了無生本體而宿
障牽纏重爲世網所苦惟雞肋種種照影自憐請
劔請纓狂奴故態時復爾耳足下其謂此落羽槍
榆何哉榮發有期會晤未涯端力代候沍寒惟爲
道自玉

謝常心吾大中丞

兒歸具悉顧復勤倦昔人云溫不增華寒不改葉
每愾歎跂慕詎意今者邁此奇闊感愧鹽捧札節
獎借踰等似重憐不佞之遇者循省今昔愴然內
沮卽不佞初心亦妄希古人之業思得一當以見
于世乃竟陸沉莽蒼之野而日抱牢騷髒骯之思
至與蠹魚爭食抑何鄙也緬惟趙宋西夏弗靖有

狂士大吟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
此可惜作窮人今寧夏首禍朱衣載道白簡盈庭
相顧錯愕如庸醫視已潰之癰駭汗卻走鞞鷹櫪
驥能不懣然既復自念缺陷世界物無必全有涯
之生役役營營徒爲窮鬼所笑藉令不佞弟縻升
斗走塵埃而終無建樹又曷若放心莽蒼之埜以
窮幽明而傲千古也恃丈知己輒吐狂臆不盡

與余幼峯學士

客歲詣都城謂須擊筑飛觴傾倒渴腋耳俄中飛
語掉鞅而南望萊陽之屨策吳門之馬恍然知幻
影難恒逃觀易眩俛仰人間世大都若斯耳已爲
之蹶然兄丈矢志帝右積勞惠亮坐見升堂臯益
卻舍姚宋俾陬挺聳聽汗竹凝睇弟卽蒿目塵寰
且臚聞而號且夸曰同榜有人矣頃吳楚懷襄黎
元磬磬日微珠桂以幸旦夕而持籌者則惟國計
是虞反裘之喻可無息乎兄丈碩猷經體必有概
于衷者其謂之何茲因弱息復監草勒以佈此子
能讀父書稍異景升豚犬語云兄弟之子猶子也

惟兄丈留意焉皇遠方遠惟勤宣令德是祝

復曹位宇

不肖自投簪後屏慮黜芬陶然遯世非敢爲固也
居常念宇內有鑪鞴四而文居一焉玄造炳靈品
生劫壞皇王在御風偃日烜銓軸持衡升雲沉泥
彼三者咸能範形鑄質陶冶羣命而文士搦三寸
管肝衡抽緒鎔意匠心驅萬彙于毫銛鏡千秋于
眉睫呼噏則黃虞生氣點綴則穹壤增輝與奪則
紳絢改色大塊不能局其英聖哲靡所緘其祕權
奸罔所厝其巧故機泄而禍附奇炫而姤來卽眞
宰且難之矧含血戴齒之儔哉三季迄茲摛文之
士邁屯羅忌大致歸然矣懷此悄悄爽然自咎會
將塞兌以還混沌曳白以諧羣侶守拙以避罟罟
蓋墨莊荒于象罔兔穎饜于蠹魚積有間矣繆承
委諭其習知故吾而未知今吾耶豐貺謹輸故府
佳瑞須咨作者未敢聞命

與李師弦太守

頃聞丈蒞雲間飾象惇化五繩之操屏絕鱗腥俾

游談芬舌夸毘滌腑弟雖伏在漁釣未嘗不神飛
夢馳爭先睹之爲快也旣復念寓內方多故以丈
偉望正樞府酌斗杓若時惠亮卽椎結侏儻交臂
受事不則獨晉中臺專制闔服亦且淨氛蠲穢奠
之大通乃逡巡引外服令雨露偏溉一郡間持衡
者或亦失籌乎第中外喧臚春汛島夷分道入寇
而東海之濱獲藉長筴而保障之廟堂且高拱而
付大江之南若覆盂矣其倚賴誠殷匪徒以股肱
郡借丈之重臥治爲也弟投杼而歸陸沉蠹魚中
于世味一切抹撥視出戶庭候貴人如使絕域故
去仁封百里而竟不能攢眉捉鼻磬折于祭戟前
乃企慕踴躍之棕則不能不媿媿者敢諏牘具申
一攄悃款若以事謁以私懇則自斷此生不敢破
例惟鑒其愚癖而涵宥之時方沍寒加絮自珍

世入閩與同年梁元沙劉筆山徐東磐

弟以迂僻之性量移劇郡非其據哉所賴二三年
丈共事同心左提右挈無隕越是馳羊腸而假
之安輿也第同籍玉昆幸得聚首天緣骨肉貴在

忘形世情俗套面目可憎倘蒙垂顧必脫畧瀟灑
乃見真愛蓋同年乃世講之誼而官寓僅若萍踪
襲不情之文掩天敘之實彼此嫌猜積成隱懟中
世通蔽丈且爲弟甘之乎願俯狗鄙忱相成以道
是冀

與蕭兌嶠少司寇

頃接旌旄得聆玄旨以開充贖雖未克頓悟真詮
時有會心處便通化城耳倘不棄鈍根北上時維
舟江許再濟般若之航尤三生宿緣也不盡皈依

與邑令金餘山

蚤起彷彿聞李見亭奄化誠然乎花心凝露海面
呈漚過眼銷滅自古爲然乃達者委化而順命淺
夫覩景而易形炎涼背面讐昵反掌薄俗可憎丈
素敦雅尚必不爲此見亭素隙于丈而遽適其變
于此可以觀量可以養德勉旃自力毋令人得窺
淺深也

與友人

鄉聞丈募修文昌祠明示大張要人必捐重貲行

且計口勒輸有之乎弟在江右見靖安縣募修儒學爲撫臺楊震厓所叅在閩南見永春縣募修東岳廟爲按臺所訪竟以賊坐丈素達政令奈何爲此豈么麼子貪餌微羶從吏以成此過耶忠告在弟不可則止

與邑令王華源

家隸不力致干雷霆糞粉是甘而龔毅所公祖以雨露濡之無非至教乃別後博采風臚頗不以僕爲非而工讒者謂僕猶有他腸而公亦銜之不置此甚可笑也僕與公並當明聖之朝近有相臨之遇奇情未諒諷議屢激虛疑刺耳謗篋薰心僕旣遠離遂涉瑕釁迨僕南歸塵埃滿目而酒食延呼歌笑間發玄黃稠疊禮節勤渠僕自謂豪傑襟期洞無留滯公亦信僕磊落足稱丈夫豈背面之間輒生黜替杯酒殷勤厓以董醜乎卽公之雅量或未易窺乃僕洞懷曠視率意信步如砥如矢皎日可鑒若謂僕吏臬時別有觸怒以致脩怨不休則僕之吏事臬人德之深不知何以開罪于公以

致茲毒也南轅且膏瞻依漸遠謫言易入輒布區區

復新建令余十竹

惟足下玉鉉碩彥製錦新吳湛盧初試目無全牛
矣生以鞞材誤辱先驅糠粃在前曷勝簸揚之慰
哉繆承雅度春融包荒匿瑕以幸無督過而獎辭
縟禮睠焉及之此情此德卽銜結奚足爲報矣對
使拜嘉惘然自失謹附復以致謝悃

答陶憲長

荆南周旋荷門下布誠祛鄙過推潛掖浹五襖所
矣蓬跡倏飄斗杓載易潯陽風旆目練徒搖瞻企
光儀曷殊疇昔惟門下華名景勳飛照嶺徼抗身
巖廊手斟元氣且跂足而須耳詎是瑣瑣有概于
心枉使遠馳教誨禮渥捧誦什襲與心俱藏矣某
匏繫西江碌碌無侶同聲千里日仰標模門下其
何以振我使旋肅布伏冀台涵中土漸寒閩南稍
燠尤希珍攝

與余憲長

念自附驥聯珩邇來二十有二年矣雖聚散靡期
而景行慕履較若一日迨使輶兩按敝鄉經綸恢
展風節凝峻迄茲海岱間棠陰杏雨干霄而拂雲
者疇非翁丈之芘蔭耶今上銳志治功剔幽揚側
芻求寅亮端衡之士甚亟若丈固素所注擬也乃
天假奇邁暫膺江臬之命俾二三綦紉得仰石畫
而被風猷徼惠非淺極知衮衣東方不踰信宿而
遽傳甫臨江山草木咸歲牲以俟照臨矣生忝夙
昔其愉快又不知幾什伯也茲因候人肅代先驅

伏希台融

答姚侍御

惟兄文鼎鉉重望娛絲趣庭凡在故知疇不依戀
門屏矧生素荷覆露獎掖踰等乃祇役茲土已幾
半稔而咫尺不得見顏色以伸款款之愚卽尺素
相遺時承風問而青禽伏翅踰月不詹疎鹵之罪
何勝首服兄丈不卽督過已厚幸矣乃華牋腆睨
枉使遙臨厚德殷情宛如夙昔捧誦兢慙感刺心
鬲安得維舟江滸握臂高談罄此縷曲也使還肅

此申謝顓容嗣布

復余襲溪太守

兒子尚乳臭過辱公祖優養踰等侷人來述縷縷
悚息不寧者移晷豈公祖軫念桑梓及此苑吏耶
乃不佞則循分增慙莫知報稱所矣不佞以菲劣
濫竽仙里值積蠱之後如草昧然而軍需徵發急
于星火雖悉力調停與蒼黔休息而督併有程叅
提有譴不免痛心疾首以應時格公祖習知吏事
當能俯原若士民且不知謂不佞何狀也令侄河
九少孤孱力侮之者衆不佞稍一振之縉紳之子
猶吾子也敢拜命謝之辱諸侯入覲得微一面傾
倒不一

又

不佞糜祿仙壤朝夕鯁鯁惟催科負逋是急下若
有不任其疲者而上嘗有後時之譴鄙心實皇皇
困之又安所注厝于簿領之外乎明公軫恤桑梓
而併加惠于護桑梓之夫珍貺瑶函聯翩載下誘
以溫語示以周行直欲士化民安庶幾戢戢之聲

乃不佞自揣何當也對使啓籥汗浹神馳別諭生
儒皆已送府轉入道試蘭玉鏗鏘足稱聚德倘可
致力敢不竭駑以效明命也

復南昌令楊蒼嶼

不佞以戇質蹇足而廁于諸大夫之後也是白頭
棄媵與靚粧麗姝爭妍而取憐也其不見東施而
疾走者幾何矣乃足下高誼曠度猶惓惓若有槩
于衷者豈嗜芟嗜棗偶有所投耶抑亦欲引狷鄙
之夫而借之大通也顧不佞樗朽支離丘壑之外
更無所須寒蟬抱葉蚯蚓食壤行且托名山澤坐
觀公等佐陛下致大平竊以餘年沐浴至治當樂
而忘悶耳如來諭過爲獎譽豈所及哉顛仵布謝
不盡所私

上大司徒畢松坡

大綸自甲戌孟冬奉違師席至丙子夏轉任泉推
丁丑秋以外艱歸戊寅復丁內艱庚辰春忽致人
言幽憂林莽者七載不復與人間世接癸未夏重
爲太宰嚴寅老所強貶幕江藩及寅老去而孤踪

年不售就試南宮得郡幕非其據也第在我翁覆
露之下倘進之門墻覺迷提贖使得終有所見以
不負生平之志且使大綸得繼家兄而自行束修
以上焉誠不勝大願肅介兩溪諸同志之雅溷干
聽睹昂首滇南山川間之振微植弱是在有道君
子

與鍾蘭石太守

門下玉鉉碩望昭代斗山綏輯之猷匡攘之畧靜
如岳屹動若雷厲借寇滇南而金馬碧雞之間駸
駸乎直追淳龐之舊矣大綸吳下樗材畏途假蹇
未遑通候每見敝徒李鼎劇道風猷輒嘖嘖瞻企
若恐日暮不得依事大君子以受成事而慰生平
慕蘭之思茲親兄大烈徵天庇得屬末荷覆露大
綸亦有同屬之誼敢介李生通家之雅敬溷記室
家兄俯仰庠序間閱二十年晚就此職非其據也
倘得藉翁之靈以幸無顛越則玉成之恩埒益高
靡諼矣漳江言別便自潛潛然恃鍾先生在不失
金湯寧復唱公無渡乎昂首南矚神與俱馳

答郝州守

時江陵家方多故

荆中故多事難以胸臆計也鎮器定變不激不隨
非高賢孰望哉日中而昃月滿載魄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物情固然此孔融二孺所爲了達于擲戲
之頃也承下問此復

與張掌科

太阿出匣光鉉燭天荆玉在璞神彩燦日其本之
者異也足下湘衡間氣鏗穎含英蓄之粹然發之
歸然一旦出而振聲巖廊勒勳區宇樹平章之烈
流不世之光固主上所披肝而眷注僚庶所望風
而景嚮者也台鼎重荷行且專之其爲世道國脉
寄甚鉅生重以天幸得夙睹光彩乃僕僕下邑了
無寸長倘足下不遐遺惠我好音俾得終奮下風
以無忝夙昔之雅感哉何如

與蔡見麓學憲

惟翁名世偉儒朝野推轂不佞謫吏西江日圖一
候顏色以慰生平慕藺之私矧茲于役仙鄉式問
邇室景行慕履尤所傾心乃以簿領紛拏坐羈走

謁卽翁不督過幸甚顧辱華函珍貺翩焉墜之若
將以砭膏育而借之大通者盛德作人固至此哉
感作移晷莫知所謝謹領佳饌矣豐幣璧之左右
併旋肅謝諸容嗣布

又

春來日候行旌以摠鬱抱而高蹤遠道徒勤企思
乃盛德雅詒曲賜獎成雄文腆貺優渥勤懇有踰
骨肉感此恩私何當銜戢令孫英資偉器濟美之
才發軔膠庠芝榮階前良足慰羨不佞敢仰尸天
功乎嘉賜拜時果以歆明德牲醴璧之館人專容
嗣謝

與王與竹憲副

惟兄丈玉鉉重器昭代斗山綏輯之猷匡攘之畧
靜如岳屹動若雷厲屬自借寇以來而金馬碧雞
之間共仰經文緯武之績矣日夕秉節鉞以淨炎
氛宅端揆以調元化固中外所共傾注也欣躍何
似弟樗材桂性淪落畏途深媿附尾之蠅無足爲
知己道者親兄大烈爲諸生二十年不遇謁選得

郡幕且在萬里外非仗台慈存念世講特推愛屋
之恩弟不肖能不心神俱馳哉不揣顛懇百惟慈
炤

與陳豫吾主事

緬惟玉節辱駐敝郡六襖覆露之德軼古凌今而
弟以意氣偶同獨荷轂字尤篤乃別來二載矣尚
不獲一伸悃款之私卽兄文曠度雅諳不以是瑣
瑣者督過之乃弟亦何能自解說也弟數奇材謫
潦倒塵途言之酸鼻舊冬量移一邑刁險疲衝焚
不可理且爲舊尹所排不知此行竟作何狀文亦
終念之乎茲專价馳候楚江一派時惠德音尤徵
不我遐遺臨楮無任戀戀

與沈侍御

大綸自丁丑秋得接台範兼領瓊筵不一日遂罹
大故歸守服舍兼以人言已遂竄伏林莽首尾八
載癸未夏故知強出潦倒江幕者又踰一年舊冬
重辱吹噓量移下邑俗刁土瘠逋積訟煩焚莫能
解仰藉翁丈秉節在天照臨所及枯朽生華或得

終徼洪造以苟旦夕耳惟丈樞謨鼎望上孚下推
珥節朝端風馳岳峙旦夕入握端揆以幸海寓曾
是區區謏陋乃復徼夙夕之雅哉謹勒片楮仰塵
台座伏惟鑒涵

復高安令盧德玉

不佞才謏數奇自奉侍大君子來十有一年矣教
者一幕者一憂居者七其號稱未敘者僅泉推一
歲耳流落不偶讐言禍無端塊礪嶽峯之態備嘗之
矣茲承嘘拂量移下邑而民風險巇四野不毛積
逋累萬即使批擣之才當之亦有不堪者而況駑
劣如不佞者哉仰仗石畫作我標模而左提右挈
以借之大通耳向承雅眷特枉惠施茲敢顛仵馳
候少効木桃惟俯賜鑒涵是禱

與宗弟簡亭學憲

得邸報知簡亭當敷淞中甚喜顧亦甚悔且思夫
宗運久衰而行復振之安得不喜顧獨追悔登科
錄中我二人誤標一目以滋掣肘而封疆繡錯衷
言透漏人心紆險徑竇易通名節至重豈惟簡亭

思有所點卽不佞豈容被俗子描畫不佞瓜葛無
出試者而營私納賄干請假冒卽郡邑大夫生平
誓無失足況在學校尤多口易汗之地乎倘新命
必不能免願重申禁諭以宣令德上報國恩下慰
士望中以振宗風而繩祖烈若不佞株守衡門不
忮不取獨立物表吟自在詩飲隨量酒看得意書
時而挑燈教子時而含飴哺孫時而倚戶看雲時
而汲水灌_花振羽長歌矯首遐眺卽古今等之電
爍宇宙僅如朽稗況區區糞壤土苴而得入吾眉
睫耶使節將臨候問且絕故敢以彼此分_訖畫地
墨守俟內轉出疆當攜榼杉青一談闊緒耳六月
荷花三秋桂子是吾雅好歲一飽嘗亦當暫割俟
簡亭行後續之耳勉旃自愛

與如玉兒

時在南門

自兒出公門吾心亦馳而出也至省吾心馳而省
也過玉過常歷嚴杭而家吾心亦隨而玉而常而
嚴杭而家也輿人歸得常山信知江以西一路安
也季奴來知淞以西一路安也抵家讀書作何用

功日暮寢起飲食須自愛攝交遊親戚相見禮意
要周洽自守要剛介勿以言語相投而起狎心勿
以勢利偶合而生縱心吾兒年力方富將來事業
未涯一或冥行他日徒爲話本吾身雖在宦邸時
時與吾兒周旋耳父母之心不責汝以難必之功
名強汝以難成之事業但得謹身積學儉德持家
卽是人間天性至樂榮途青紫各有命運雖聖賢
不能必之于天者秋仲遺才人多路狹殊不必行
但藏器待時爲當耳婚姻大禮宐以時行我入觀
自有定期抵家不過數日但得如前期成婚吾回
家得受佳兒佳婦拜亦天倫一快事也聞兒遇僕
頗嚴水清無魚至察無徒釋年獨居人情難測遠
之則怨聖人法言也五伯宦況清平寄來家信立
刻送去萬金一紙誠然哉

仲兒久滯外家促歸

晉重耳婚于齊有馬五十乘百官牛羊倉廩無弗
備者心安之而欲終焉其從者謀醉而縛之歸卒
至于霸夫馬以五十乘富矣倩于大國貴矣奉養

具備適矣卽依以終老亦奚弗可而狐偃諸賢顧
皇皇如弗朝夕卽齊女亦惴惴然思其謀之不果
而殺其泄者以卒成之而重耳亦卒悟而棄齊如
遺誠不忍以衽席之慶墮鍾鼎之業也誠丈夫哉
青春易擲紅顏多累宐早自裁

與碧山兄

如玉歸述兄體幸康健不任欣慰但徙居未速爲
慮耳安土重遷恒情固然奈王帶非人所止東鄰
豺虎西逼蛇蠍比屋魍魎駢首寇攘念父一生受
毒不少卽無寇患猶然遠避況兄親罹此災乃更
遷延將再誤耶似聞兄厭城居人事者城中各家
其家各業其業我不彼干彼不我妬倘遇小侮官
近易達其諸交遊迺亦絕簡卽有往來一彼一此
禮讓恂恂孰與彼中狼吞豕噬浪酒豁茶潤彼無
情之吻填入不義之腸口飴心鳩朝衽暮戈者哉
若云家計宐宐速遷經營微息孰若內耗之多節
嗇積餘孰若蠶食之衆兄自不察人誰敢言況平
日鞠躬盡瘁浹辰不能錙銖遇盜叩頭乞哀一瞬

動捐千百命如燭雞魂如撞鹿佳兒佳婦不能分
其楚痛南庄北舍不能庇其肌膚廣厦高門祇爲
召戎之囹珠璣黃白半作媚賊之資脫有不諱怨
悔何及幸而獲全可復迷戀且年逼桑榆來日苦
少一匙一箸所需幾何日夜安樂猶恐不及奈何
以身寄豺虎蛇蠍之區魍魎之與游而寇攘之與
居耶弟昔鄉居通宵徹備雞鳴晨曙甫得假寐幸
一夕無事舉室相勞大喜過望撫犒邏卒葺治垣
宇日不暇給竭來城市酣寢達旦日高下榻盟櫛
自由不費犒賚不煩微戒倘微天倖假我以年眼
看兒孫之長大手携妻孥以偕老沉醉千秋典籍
消磨百甕壘鹽藐聲利于秋雲玩世情如傀儡滔
滔塵世逝水狂瀾孰爲有餘孰爲不足而忍以身
試不測之淵哉賊悽無厭行且生心速理裝資勿
疑勿滯細人見短勿信其言

與姚龍山

昨所瀆稱貸事已不諧矣人固各惜其私耳吾不
能自料理安敢尤人第生所云出息什一故自款

語奈何行義未立爲世嫌所加耳然家常衣食不
妨隨宜節縮薄費少營今所需乃當大事不敢不
盡昔居先君之喪哀括橐中裝計白金郡邑大夫
同年見賻者亦有十金勉強襄事時所貸者不過
二十金而足今囊已懸磬敝衣質易已盡不貸百
金則事必不可襄幸委曲多方必求俯濟卽爲董
永所甘心焉夫宦遊勉自苦節而居憂不免勾人
亦士君子之恥也顧爲老親屈耳丈頗領之乎

與同年王吉山

先慈見棄百需無一焉妻孥交謫謂汝居官稍能
諧世便自乘肥衣輕妻榮家富今爾孑孑踽踽與
人寡儷見黃白日爲穢膩遇羅綺藐如蒿萊而一
官寥落冷如秋蟬家貲屢空八口爲累至欲貸百
金指天畫日申券矢言卒無應者尚守蹉蹉行不
爲徑竇之捷今郡倅諸縣皆同年稔知汝貧而皆
欲助葬者一爲通融數百金可致奈何向鄉里小
兒刺刺求升斗之贏耶語次已有以呈礙居間者
數人伺于屋西隅矣則嘉興之張誠吾桐鄉之高

傳巖嘉善之金餘山與郡伯陳豫吾遣罪人于札
者也余恐諸親遂染指不及爲計乃呼天而誓曰
某不肖不能自豐今日乃爲諸同年累乎如手寫
私帖手卽折口出私語口卽裂足入公門足卽削
家人私財家遭劫于是諸居間者暨諸從史者相
顧錯愕囂然而散先慈大事雖未得貸計至冬收
租稱家取足昨所贖倘必不可得幸姑已之并以
告諸親友幸勿復踵吾門語非義之獲庶幾愛人
以德乎

復蔡信菴邑侯

十九

君侯之怙恃敝邦也而六祀耳然值百年未有之
災沴而庥養生息起枯瘠而噢咻之亦百年未有
之政也顧安靜類于廢弛寬仁近于闒茸汎愛疑
于徇私而好異者遂舉而目之耳且戊子己丑二
三年間民無粒食戶無遺穗行者不摧而仆居者
不病而歿僵尸枕疊白骨櫛比乃責君侯以催科
之不急箠朴之不嚴何其敢于誣人而昧于時變
也昭昭在上林林在下必有不可終泯者茲行未

踰月而何武之思藉藉矣更數載後公道大明必
有尉薦而特簡者慎勿令泉石要盟也使便附復
以抒輿人之言不任軫結

支大綸心易父公著
以德蔚蔡計恭也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九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公著

書牘

與南冢宰蔡見麓

緬自明公離吳越而殿岩廊也日益顯重矣大綸
固伏草萊餐沈瀼耳安得躡芒躡而覲清光又安
得奉尺蹠以候中涓哉顧時時從都人士竊詢邸
中事則知明公佐銓持軸力排中璫五紘之操蹊
徑盡夷三握之度岩穴增彩與五臺立峯二三君

子者以去就爭可否而伸直道卽載籍所稱長孺
稚圭社稷殊烈庶幾遇之宸眷游隆中銓倚重行
令崔黎斂侈訓注匿影而遐陬絕徼一洗苞苴之
陋習耳大綸夙荷知己卽不能少效尺寸之用乃
山居珥筆時大書萬曆中偉人高行以附子長所
爲甘心執鞭者無亦可乎茲有監生于某者大綸
姻戚也資滿謁選詣臺起文鄉邑郡司旣勘結文
無害矣第因昔年銳情科舉例不給引今當起文
恐該司又仍舊套行查則往返之間不惟愒日又
且費財兒女咕囁愁懣無聊大綸謬恃薄分輒爲
干溷丐免覆查暮日窮途得省不經之費真不世
之遇也然大綸緣此且謂明公卽柄國請以霹靂
手盡去末世積弊而斬新日月乎夫生儒之行查
以查別累也旣有鄉邑郡司查明保送其無別累
皎然矣而復行查其有出于鄉邑郡司而更爲搜
索乎部仍舊套而行之省亦循舊套而覆之猾胥
舞弄再啖饕腸案牘糾紛竟糊窻隙政體奚賴紀
法奚賴此明公養重百丈時所深慨者倘亦垂神

于當輔之日乎大綸索居且久精已銷亡獨犬馬
之誠雞肋之好猶復縷縷敢以獻諸明公惟亮其
狂而貫其誕焉幸甚春和日永東閣麻光曷勝瞻
跂

與沈繼山司馬

門下立朝端爭天下大計節如岳峙辨如河涌環
海內外綦絢常帶之耳目日凝而佇于朝廊聞洎
奉身移疾脫鞅南歸杜門却掃脩然有廉頑立懦
之逸軌環海內外綦絢常帶之耳目又日凝而佇

于長江之南太湖之左覘出處以卜世道今吾里
之聲光重矣國是未定閭左弗靖安石不起當如
蒼生何不佞習見嘉靖中分宜輔政官方黷濁極
矣顧清議固在也自樹黨者籠以理學褒衣博帶
以談性命而清議晦矣迨江陵執政則貪佞者全
涌驟奮競據要津爭以智故煽其垢氛而廉直立
墜諸淵一時人心風靡波頽鼻溷薰蕕猶日撓蒼素
而清議倒置矣上方富于春秋紀曆萬萬無極再
數十載後請張惶惑承訛襲舛而佞人在局搖其

筆端將使亂賊飾詭貪佞滅迹如正史詆方孝孺
之叩頭乞生者豈盡無哉僭不自揆將輯爲大政
紀以昭來哲私計門下駁歷中外遊覽宏博當有
出于聽觀之外者倘不吝珠玉以資叅訂不勝至
望不佞又因科舉法壞擬且少更敝轍以杜倖門
撰一疏草而不果上今錄呈政門下日暮且柄用
能採芻蕘酌而行之乎偉猷大節簡在聖衷恭已
以憶履聲且久願加七慎櫛頤和潛蓄以慰側席
之思林莽痼癖不克躬候台履輒誦一介代致區
區未盡

與劉筆山大叅

弟自荷惠顧不奉顏色二十一年秋矣陸沉海溼鳥
獸與羣榮途利路負絕聲息卽丈幣見弟名閱弟
手札不詫爲世外人且謂是皤然衰叟臃腫杖履
間耳乃天生俠骨不仙不凡挺秀巖冬鬱穠滴翠
秋水之瞳逐犢之足猶昨也慷慨悲歌擊唾壺而
追荆聶猶昨也叔夜琴酒之願尚平五岳之踪欣
然庶幾遇之卽當途貴人朱幡丹輦或未槩于中

乎碩望蔚起露冕在望烟霞沉痼不獲走候敢以臆賀

與少宗伯孫栢潭

曩丈抗議秉禮浩然南軫風烈凝峻輕九鼎而凌五岳矣薄海內外仰爰立以幸社稷者奚啻農夫之望歲而不佞夙徼惠好又安能一日而忘蒲輪之起錫山哉顧以踽涼拙守舉足趨超久不獲厝足門牆而小叩大鳴言言骨肉書紳鐫腑雅義炯如所謂寒不改葉溫不增華者殆一覲耳閱歲以來台望日崇皇衷回注燮調倚平計在旦夕不佞槁項丘壑朱顏綠鬢顧影自憐撫景懷人安能鬱鬱莽爾遣候不盡瞻思

與廣西陳臬憲

大綸高王父支茂以永樂中貢士爲山東樂安丞從少保兵部尚書李公慶征安南叅贊戎務繼奉命徵廣西黑鉛生銅歿於慶遠府宐山縣宐陽驛實宣德四年戊申冬十月五日也時曾王父方十三歲家貧子身日事舉子業尋中鄉試仕爲翰林

院孔目而高王母且老不可遠離以是旅櫬迄弗
克返葬大綸蓋日夜疚心焉今歲之相去遠矣倘
假天幸藉鼎力訪求得葬所將爲封表計外嘉靖
甲子科鄉試第四十二名支國柱係桂林府古田
縣人今宦達何職原自何宗幸并爲訪之緣高王
父在西粵且久或有遺育耳萬里岫懇統希垂神

與同年范太守

北海丈家先文正公故牧所也而丈以碩望宏抱
載臨堂屢猷繩武芳問適追無論五袴興謠東夷
破膽卽在昔醴泉之瑞地其無愛寶矣弟不奉顏
誨閱二十五星燧矣懃顏闊步動與世左陸沉林
壑黽黽與子墨客卿從事塵網中負焉聞絕惟生
平契分時勤注想蓋將縮千里於促膝回曠歲於
交睫有出於造請寒燠之外者諒丈高情雅度順
時翺翔夙昔故知汪汪千頃中亦或眷眷耳不識
矯翮邛邛扞衡海岱而東海濱淪落釣緡撫時清
嘯如弟者抑曾置念否乎弟雖倦遊居恒繫心東
魯逝且披扶桑于日觀挹蜃市于空明叩督府尹

春老以悉屯田之策謁薦師馬定老以申知己之感暨丈高標顧化皆昕夕在念忻然庶幾遇之涼颺甫動倘能奮飛以償宿好乎雲路方賒鼎勛在望尚祈若時自玉以逯天寵

與劉筆山大叅

岳牧宣猷雨陽時若丘壑中綻粗哺糲蝸涎自濡一枕清風卽羲黃似猶勞攘獨嫌有此身故三患未除耳丙夜納涼星暉月皎披襟一笑爽氣沁人而蚊喙鑽膚時勤驅拂患一紙帳高張爲周爲蝶而狗蚤潛嚙捫撲良艱患二友人某蜮孽流矢中人憑虛射影不可方物患三然亦患有此身耳及吾無身更有何患追念混沌初鑿知故日紛盤古無懷已大勞攘矣奈何奈何丈幸有以振我

與兵憲湯見茲

不佞辱漑覆露渥矣際戟載臨閭閻忻戴如孺子乍離襁褓而復寘諸懷其望風奔蹶而喙息車塵之末者豈後騶輿哉顧以直指兩巡中使沓至礦務遄作春汛纂嚴私計星輅夙駕靡有寧晷而不

伎以閑僻無似之跡猥干動定不亦嘽瑣無當哉
坐是逡巡阻澁匿影逾時自絕于吐握之外乃風
披雨濡春回燕谷蓋高載厚仁浹寒厓而不佞固
身被之心銜之矣敬諷子墨式展積悰區區敝帚
僭呈郢斲若俗儀私謁則脫紅塵而跳俗罟爲日
久矣百唯炤宣不一

與嘉興令陳鑑常

製錦方新台鉉發軔士民快覩奚啻爭先僕辱在
一日之雅乃遁迹丘園如素不相識者卽知交有
問直閉口而不言及華軒貴止腆貺載及過存雅
道而僕復以他詞遠遁匪標異也敝鄉習猥風靡
伺嫌偵影輒生假冒輒生浮議聚蚊成雷謗澹孔
炎遂不可撲滅僕敢好爲人師而以身爲壑哉自
後萬勿以僕爲意各率其分以全其天俟榮取發
舟携楫杉青一歌一笑以敘生平則厚幸矣

與龍大章二尹

夙昔得瞻丰采抗手遂隔河山已而拜嘉什之辱
擊節按歌浮雲不流記誦迄今致形夢寐足下試

割鹽官東溟巨濤中諸峯獻秀光景如畫雅稱哦
松之興想爾來陽春之調與來暮之歌交溢細素
矣蒞政之初卽圖修賀顧以山林慵癖日就因循
忝在知愛或相諒于形骸之外也謹裁尺一遣平
頭少致鄙忱統希台炤

與陳同守

天惠海邦錫我良牧輶車昉御而山川草木咸歲
牲以佇恩庥矧不佞辱在世諠欣躍瞻注豈在凡
庶奔馳之後哉顧以泉石膏肓弗克自砥坐稽晉
賀咎愧無任謹誣一介少罄微忱贄幣俗禮恐溷
清嚴不敢妄干敬以拙刻上呈郢斲百惟炤涵

與張程川別駕

郡中自冬杪迄茲直指兩臨中使杳至門下酬應
簿領亦大勞止不佞寂寂空齋日長如歲嬾病日
益沉痾不能復出戶外視出戶外如使異域視攝
冠帶如縮桎梏卽過化如門下亦安能約之中行
哉史稿初成敬入案頭倘以屬說口尤荷

與馮開之太史

僕嬰跼木石日與蠹魚爭伎倆每一念知已輒口
吻伊吾不休頃得台轉信喲喲如狂者累日卽執
鞭弭以備書繡前驅之役且爭先焉第自入山後
不復能攝冠服候貴人卽當攝冠服候貴人如上
百尺梯作蠻獅舞母論醜態可憎亦大非衰齡所
便矣荏苒經旬私心如負謹揣小力稱賀不識門
下亦肯涵茹焉否也僕生平無竅言卽有言皆血
誠中吐露百一耳幸勿以俗態見擯可乎情緒如
織尚容面罄

告郡中諸同年

吉山王年兄奄逝遺孤顯謨爲役訟所累家已罄
懸嫂氏寒餒乃今顯謨旣以負糧繫京而平湖縣
三倉尚逋一百二十石明例且永戍矣吾輩昔稱
莫逆今遂置之罔聞得無爲孝標所笑弟不揣敢
要諸兄弟共倡通財之舉量力加助了此前件倘
有所餘并爲嫂氏朝夕計毋使吾同年之後淪落
無依也

復項觀察

閒居戲翰僭微郢斲毋亦憤世嫉邪有同志者乎
野史撰成匪藉名筆不足傳信幸卒成之何如

與友人

已酉迄茲落落五十祀故交晨星矣倏奉手教恍
疑聚廣福利捉臂作蠻獅舞快哉足下杖履無恙
得毋謂支先生且老耶支先生視履勝髫時數倍
而酷好弄柔翰與左遷爭雄足下頗領之乎俟搜
輯徧後入梓若先大夫潛德敬當與輿人共揚之

與邑侯謝鳳高

食土之毛趁時供賦分固應耳迺辱華衮顏此蝸
廬迄爲世寶感哉何似蚤起齋心九頓而霖雨爲
虐泥濘載途奈何謹諏楮申瀆并效木桃昔司馬
公駿節自厲一園丁以餘蔬積錢數鍰歸之不納
園丁曰奈何端明獨爲廉者因委而去之今頒錫
拜嘉而不佞獨不獲受命于大君子恐園丁笑人
耳覩縷絮陳顛俟天晴

復章水部

福澤七周岳崇困濬勁翮遠騫南北敷歷而庚桑

尸祝之私曷維其已不佞沃聆玄教拈掌論心夙
荷知己卽音問久疎而節旆所駐吳波滴翠間時
若捧奚囊而驟介者俛仰瞻依忽承札節墜自雲
端殆矇瞽之睹日奚啻空谷之足音乎恭誌萱景
彌茂坤止益長桂胤吐芳蘭芽漸茁百福駢萃足
慰邦人士之遙祝而宸眷方隆駿譽適起若時惠
亮之績旦莫可跂矣浣慰奚似不佞踽踽丘壑以
拙自完而儂俗險巇風波轉惡不識門下何以振
之交情水醴成壞迥判面晰背黜一瞬千里惟曠
懷朗識以傀儡畜之斯不投市虎之杼矣過辱旣
教附倂申謝松枝之報載在別楮

與友人

屏居林莽四顧無侶坐視正教日湮邪說轉熾承
前啓後孰與擔當良用疚心乃有佛婆依傍象力
鳩材庀工剏菴惑衆惜哉吾子而有斯舉也私剏
律有明禁白蓮法有大刑蠢茲老潑奉何例給何
牒乃于宮墻之側萃此奸宄之藪方諸搗妓則彼
自敗其家而此流乃敗人之家繩諸強盜則彼止

于劫財而此流且劫人之心青天白日突生魍魎
通闖大達忽聚蛇虺凡有鬚眉者咸嚙齒咋舌思
挺而逐之耳此厥不聽吾且以三尺法裁之

答人

不佞老矣歿生利害付之浮雲足下所諭得毋謂
百口計能思孫盛耶前事出自諸疏及弇州諸錄
匪敢傳疑匪敢溢惡足下卽能禍不佞天下萬世
亦安能盡禍之顧念足下厚誼久已刊落矣然非
畏禍而遽刪也此復

後七增儀

前接手教乘快裁復忽至滿紙旣而思之兒女咕
囁丈夫不爲交絕惡聲君子恥之輒付祝融大都
足下過疑金令之施猛作王令之報然弟心無他
也請矢諸神曰金令以徵逋窘足下弟若知之則
負不義之大戮弟不知則負不白之大寃足下試
捫諸心所爲巧漏于史首禍於王力嗾于沈天啓
而微譖于同邑王葉諸君者有之乎亦能泰然若
誓乎陸仕居業五十年餘仕死而足下圖之爲門

闕計而乃駕口于許陸氏之子立契來售弟但知其故業而授值耳不意爲足下利也足下胡舍曰欲之而故爲之詞耶伍督學流言所由誠無定執顧始曰朱而足下謬証爲支乃不以支告也而佯爲諫支之書陰投伍氏之目足下誠善习其如天道何妄費齒頰徒爲多口所乘得手教已投諸淵恐傷盛德也小咏奉覽

與馮原泉丁敬宇二同年

昔以王年姪海鹽積逋上塵道跡幸吾丈雅念世誼特賜贈卹旣告成事矣繼以京糧重逋至數百金禍且叵測而筆山劉年丈督儲吾省垂念年裔曲爲主裁弟雖竭駑効勞亦安能少裨萬一乃海邑李侯乾修特捐俸七十金終之此恩此義晚近世所未有也今世人嗜利甚于愛身無論厚營橐裝遺子孫潤宮室者不足與議卽市交延譽者亦必酌炎涼較銖兩而慎施之顧此七十金投諸要津可結七人之歡溥及冷曹卽三十五人且解頤矣而乃浪施于瑣尾不報之宦齋此非宏度雅懷

曠然于塵壒之表者何以有此乃年丈之雅諄則固先之矣是弟所爲心服而口誦者也謹以相告倘會時同爲致謝

與袁坤儀

徐友志山節婦縣有成案矣乃復中寢何耶吾意節婦之苦行貞操遇惻隱者必哀是非者必別恭敬者必悚然避席而少知羞惡者且跂焉如不及矣縱無是心而夜氣一竅未塞者必有泚其顙而執筆以待旦乎卽不然稍有知覺如毛羽然且躡躑悲鳴踟躕四顧而不忍棄矣丈于徐猶弟于丈也分諄不淺弟更何容言但欲與丈分美耳幸卒圖之

再與坤儀

徐友以己未冬卒蓋三十二歲徐嫂年不能詳但以吳俗婚姻例之當不及三十歲耳猶記當時老嫗云凡生肖虎者多刑尅徐婦生庚寅孤露固當且甲子冬葬志山徐嫂撫膺慟哭時不能記憶其貌乎審果二十三而孀居至甲子且近四旬何其

貌猶未老徐一鳴之父與徐友異母枝害百方構
訟仇陷非一日縣有成案皆足下所共事者一鳴
逐其愛繼獨吞貲產區區虛名又復阻撓是誠何
心哉昔楊廉夫一代偉人徒以詩詆烈婦迄至絕
嗣廉夫親遭鬼責懊恨無地一鳴身充府吏簸弄
威福昧贓狼籍家致數千猶欲舞文播虐誣抑節
義不遭天譴且以贓戍耳吾能翹足而待之倘錮
蔽已深終無撰傳吾當先訴諸城隍之神然後別
爲一傳刊成篇籍布告縉紳令天下知有奇節而
困于無名者足下其勿罪之斷不令淳德偉行泯
泯而死也生死交情足下其謂之何

與邑侯議糧米

承諭欲裁士人扣存之米以恤起運之煩于士人
無損而各役少甦赤衷石畫敢不欣應乃煩下問
哉生自幼有事里中賦其徵發委宛知之頗真敢
爲台臺陳之邑賦十二萬石而兌漕八萬石其四
萬石則北白南白糙三倉也永陵時通邑以七分
兌漕而三分派于各運後以白糧存厰自春則以

八分兌漕矣而南糙三倉零派零徵逋累至欲多
至破家近乃一體存厥誠爲良法糧長之銀運空
役與官戶之自運盡數兌漕雖有小費何容復有
他詞但北運贈耗加入船車夫價又一兩有奇南
運三倉地近費省各有內耗自足轉輸自辛巳年
郡丞方公署篆更加貼役則獲利益厚而棍徒保
歇視爲利藪競鑽岐路以求之矣北運每名營囑
約五十金常例胥史約扣尅七十金而獲利尚百
金南運營囑扣尅約四十金而獲利猶五十金三
倉費二十金而利猶二十金則皆以貼役也而銀
運每錠費四兩有奇故民之畏銀運也如水火而
謀米運也如趨市前縣習見其利而以貼役之米
均派士人俾沾小惠原非正運之數若起運耽延
逋負則棍徒保歇私家侵費非以一二存留遂致
虧悞也庚子年司理攝篆不侵細務權屬總書任
情販鬻今神君在上此流自應縮手但宿奸積蠹
巧弄深機非密察不可而貼役太浮糧額愈重尤
望少裁其甚者生信台臺有必爲聖賢之心故敢

悉其凡惟台臺加之意焉境內幸甚

復邑侯

承下問及示號票良工苦心利賴匪尠但小民之望均甲殷于望歲有不容不爲加意者緣貧富懸殊丁產迥別而編役了無差等富者藉羨而日贏貧者忸積而日縮勢且到骨不可復振海鹽自蔡令行此例垂二十年上下帖然吾邑往歲亦嘗議均而以免數太拘士夫不免有言今第倣鹽官例而行當必有欣然嚮應者半月之勞十年之利惟

意焉

代合邑與藩臬公啓

敝邑謝侯新刃發礪動中窾解而編里石畫特出心裁誠百年所希邁可爲後世法程者生等僉謀勒石而誦諸生偕父老以聞于上時學諭王君已力禁之矣生等謬謂樹嘉績以惠桑梓與建言利病殊科似非庠師所宜禁而窮簷嚮應空國遄征亦豈庠師所能禁哉睢陽公祖乃以約束咎之生等有餘愧矣諸生郭某等積學惇行戈某淬志雋

材羣然旅進猥被摘傲夫扶杖往聽奚嫌于老兒
童竹馬奚擇于幼而年齒偶殊遽成瑕類誠屬青
災顧某以年深正貢業在起文驟罹降罰河清難
俟魯戈弗迴崦嵫一跌稅駕何日此有生之大憯
而台臺所深隱也懇乞特賜鼎言力爲申雪俾庠
師無恙而諸生瓦全顧生仍不礙貢期則白骨再
肉豈惟邑師生賴之卽舉邑紳常永永銜結矣同
室之難不惜纓冠惟台慈款悃而轉致之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九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出疆上龐惺菴撫臺簡燕陽按臺揭

職涼德謏材誤厠使令之末福過灾生驟罹大故
哀毀摧裂心腸墮地今出疆矣念職性不適時事
多忤俗區區血誠惟知見善若驚聞惡若浼法不
撓近惠不遺遠上不負天子下不負生民而已若
毀人以自成訐人以沽直則有所不爲列法以取

容闈媚以求合則有所不能備位浹甚堅持靡忒
不獨院司俯諒卽閩南乳獨無告之民亦信服之
矣中間蒙委問安溪知縣俞仲章永春知縣許兼
善罪狀昭灼奉法究革暨人命強盜之寃結者府
縣弊孔之盤紆者一經訊查輒以法裁之不復計
利害顧前後自謂推察之官分固應爾乃諸奸承
望風旨互相譸張加職以陰險中傷之名吠聲之
口愈傳而愈遠竊鐵之似愈疑而愈真使聞之者
互懷猜忌當之者無以自白比左轄以私委不從
方懷怨伎諸姦黨因而入之此左轄之所以重恨
而不可解也夫讒言中人毒于蝮虺一入其毒卽
剗腹剖肝誰復亮者但密揭密語之有無在兩臺
既有定據則人品心術之邪正在兩臺必有定衡
曾參不殺人第五倫不搗翁乂之當亦自明在君
子立心行己自有法度安能搖唇鼓吻與賈豎交
喙而爭辨也伏惟查平日之所建明以雪孤孽之
枉偵怨謫之所自起以成法吏之名毋使蜮工妄
射孤鳳革音法紀幸甚公道幸甚

答撫臺龐惺菴揭

時任泉郡推

蒙檄發洪某不道款目命職廉之比者諏諸故老
質諸閉閭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
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旦夜謬謂茲舉
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
類云分宐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
貳蓋分宐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充都貲產狼
藉故暗歿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
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
聲者也此淫以色附盜以賄爰書則然乃倚政府
結臺司壽張變刃鑪錘所鍊摧方爲竄抵金爲礫
坐反脣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
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
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
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
覩眉睫而不叅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于不必然
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
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宰旨誣其帥

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
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過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
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陡死而
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
卽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宐以白蓮教殺沈鍊
以失律殺張經以謫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
人之法而分宐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
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宐事敗乃耳今茲且
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咕咕于陳迹爲也夫王
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之而今名乃以意陰授
王稜稜卽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勾遇
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
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
死力爲奸雄資徒名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
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
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噓奄奄苟全論定禍叢
百醜羣湊唁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
之子面承風旨力爲從吏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

知古今逐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
如螻弄丸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
問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
易散駒隙易馳膏梁文繡終饜螻蟻肌骨毛爪卒
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皎皎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污
之又聞諸司忿職倔强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
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
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
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
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旣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
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
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
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宥惟三尺是繩卽主上有
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
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
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
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報撫臺

稟本縣自二月二十日得雨以來每二三日輒得
大雨田疇俱已沾足皆賴臺下精誠上格下邑獲
沾覆露惟南北二鄉土瘠民貧兼以丈後加稅頗
不堪命而舊逋之數尤爲難處就中北鄉尤稱凋
瘵以致竊盜時發本職自到任以來捕獲竊盜黃
科五廖以立等一十餘起賊證明確者皆已成獄
毫不敢假惟各處巡檢司官兵拿獲盜賊多被酷
刑拷打枉死非命前月高安縣解迤賊犯余明六
情罪未確橫罹箠楚在途殞絕似亦可憫本職嚴
禁巡兵不許私下考訊及見烏山巡檢司私擒賊
犯朱恭八等飽索財物尋自私自放妄稱中路打奪
大非法紀面行戒諭巡兵無非仰體臺下欽恤之
德意夫名之爲賊人所共惡況忝爲民牧豈敢輕
縱伏承明命實切悚惶爲此具稟須至稟者

回按院

照得徵收羨餘其名似美而其弊實多本職原籍
浙西每見官吏藉稱羨餘明行科派先任閩南則
見院司條編每兩加耗三分以備火耗扛解之費

今江右原無加耗故傾解大費處分原無羨餘故徵收務從抑損今奉明例森嚴似行酌議詳查奉新縣額編糧折一萬一千兩向來每歲拖欠二千兩有奇四差銀一萬兩每歲拖欠二千五百兩有奇近編力差四千餘兩實徵銀六千兩有奇本縣民刁土瘠自封投櫃多報虛數類總積餘每百兩不能一二錢而成色間有參差傾消亦多耗減除京庫例派火耗外一應軍需顏料每錠至用七八錢其無耗者惟本縣俸廩柴馬三百兩耳故羨餘之進似不可以施之江右而尤不可施之奉新也本縣在事日淺徵解未全俟後積有餘剩另行申報須至稟者

答按臺

本職枯櫟朽材誤沾餘潤祿守一隅土瘠民刁訟勞逋積日夕兢兢揀過不暇安敢厝意于四境之外忽接明命下詢合省官屬賢否數日來忘宿廢食思竭芻蕘以副德意而聽睹窒塞罔可爲獻者既自思之有所知而不以告者欺也無所知而強

以爲知亦欺也若依影傳聲功過未確稍有疑誤
不惟損他人百年之功名且壞本職一生之心術
矣坐是逡巡囁嚅久稽報命倘蒙恩慈俯鑒血忱
特賜寬貸容職廣詢博採或有一得徐圖敬陳使
職得免欺罔疑誤之罪而浩然于覆露生成之中
誠不勝大願緣奉札節慮恐遲違謹具揭稟以聞
須至稟者

覆帥糧道

查得南北二鄉委同饒瘠但就中北鄉之七都八
都南鄉之十都困苦尤劇若將六都等四都槩行
減免則減者太多增者亦重上鄉之民恐有不堪
若將七八等三都槩行薄減則三都疲民終難甦
息先該本縣博綜輿情參酌土俗患鄉得沾實惠
上鄉不至重困委曲調停良非得已固不敢預以
已意又豈敢輕聽人言先蒙布政司批發翟章張
等狀詞已經覆議申詳蒙批准照行繳今奉前因
合將二鄉之中逐一分別北鄉七都八都南鄉十
都山岡沙鹵爲極患都京淮免減四差折半盡如

原議其南鄉十一十二十六等都北鄉六都九都
爲次患都止將京淮免派而四差免折庶哀益適
中而無偏重之弊等差有制而無冒濫之嫌雖一
鄉二則事若煩瑣然比之分列五則通縣紛擾者
似爲簡易可行准復別有定奪

上郡伯

奉新縣夙稱刁頑梗化台臺鑒臨稔矣新安鄉原
係上鄉糧額輕減逋負獨多緣有陰尹一等父子
濟惡而又有陰富十等爲之爪牙益復多事若不
以法繩之則縣事將不可爲而糧差終不可追矣
前以誑詞赴告台臺洞燭其奸責治不准深快人
心司道見其刁詞張皇行縣查審本縣備將前後
冊籍計算明悉又斟酌土俗博綜輿情始爲成招
非敢輕率非敢偏執也伏乞台臺俯念駕材刁邑
駕馭爲難特賜曲成不特民風賴之而政體亦少
肅矣爲此具稟施行須至稟者

回李節推

本縣土瘠民刁官方廢弛自來糧差止完八分其

拖欠二分卽存留柴馬鹽鈔革兵與派剩米銀舊
例之類也向已置之度外自八年起至十一十二
年總計拖欠糧差一萬七千有餘矣今一旦盡行
督催豈惟民力不堪雖鬼神亦難輸運蒙示委官
專理極知臺下憫恤下情特爲分解但本縣佐貳
一解胼襖一解南糧啓行在邇似難委用而遣票
拘催舉邑煩擾徒傷民力無益國計本縣擬將米
銀查得排年的名逐項添注本年糧數之下
帶徵約在歲終通融措解其十二年分四差
柴馬等項先已申詳撫院聽將舊欠糧派本年力
差銀抵補事雖已有成說而小民猶苦于併取諸
役猶苦于難徵本職委曲調停愧無良法況益之
以數年之積逋乎除將本年柴馬盡數起解以應
目前之急其累年所欠須從容酌處完日另解若
經承役人與收頭侵欺委無此弊不敢妄行賈禍
也爲此具稟

再覆李節推

本縣拖欠柴馬致煩臺下示諭何勝悚息先自奉

命以來夙夜祇懼以期無負而事有大謬不然者以是遷延數月未有善策重負恩眷罪戾奚辭查得牌催八九十年柴馬原係小民拖欠萬曆十年以前已奉恩例蠲免矣卽今明旨切責天下有司將蠲免錢糧混徵而本職以竄逐之臣滿眼風波兢兢固守猶苦不免乃首違明旨槩行徵擾雖得追罪于一時其不開釁于衆口乎且三年所欠數至八百餘兩其勢非盡拘通邑之逋戶嚴加經歲之箠楚必不可得徒以資弋者之口而事體終不能濟此所以展轉思惟而付之太息也伏乞賜借鼎言轉進本司特行依例豁免以後各當年分赴時追解亦足濟用若寬惠于五年以前見徵之人而併責于五年以後之官吏使如負債之夫束手無措似非所以集事而正法也過蒙台諭謹據悃直陳上稟伏乞照裁施行

與李節推

本縣北鄉盜賊淵藪熊十二實其渠魁外則糾四縣之夥盜內則結積年之捕快出沒叵測邏捕無

踪而舉邑騷然歲無寧夕皆由于此本職舊冬抵任自冬徂春地方多警博綜密訪始得其詳又以位卑望輕未敢定擬先蒙兵道面諭借重臺端秉憲嫉邪位尊望重一承訊伏巨奸褫魄矣且蒙備行下邑弔查案卷使獄案無可乘之隙老賊無展辨之端此天所以幸地方而厝之安也昔靖安縣大盜胡雪二爲知縣張伯祥所捕俄而脫獄伯祥大恚曰此賊出靖安多事矣雪二出獄聚衆碼碯山作叛官兵撫勦至七八載而後平語具靖安誌中可爲殷鑒今北鄉熊十二宋洪十等不殄奉新之變其不旋踵矣本職才劣數竒日夜兢兢且懼不測故敢披肝上懇惟俯念地方早賜正法以安人心

上部院揭

江西南昌府奉新縣知縣支大綸揭稟大綸自萬曆甲戌陳乞教職至丙子年三月陞授泉州府推官僅一年零三月卽丁父憂繼以被論聽降幽居八載至癸未年十月謫赴江西藩幕甲申年正月

間誤蒙院司委署奉新縣印務此見政務廢弛逋
負積沓丈量則富豪納賄而欺隱者不下十萬築
城則乾沒官銀而妄派者殆踰五千種種積猾盤
據把持婪莫可理大綸不幸冒任時艱遂將數年
積弊盡行洗刷并積年徐嘉選王學義余轟一余
巒十等擬徒申革一時法正事舉弊絕民安上下
謬以爲能致蒙兩院薦舉本部覆允就陞本縣知
縣而舊令謂綸反其舊政改其舊人不勝忿恚捏
造揭帖徧送院司又托親貴掌院趙麟陽致書兩
院囑以傾陷幸院司親見事本無他猥全至今此
通省上下諸司所共知見而趙公卒以親黨百計
中傷陰詆陽排謫成市虎區區孤孽豈能自全但
念大綸自甲戌至今十有三年中間叨任有司者
惟推官一年零三月及今任九閱月耳不意矢勞
任事竟中讒毒而大臣稔惡傾人恣睢無忌聖世
清明豈宜有此伏乞詳查受謫之由以彰公道以
雪孤冤不任主臣以聞

覆守道王白岳巡道史裕菴

伏蒙下採南瑞官員行實念職僻處山椒僅同墻
面不敢妄以臆見致傷大公謹將本縣合屬官員
逐一開列以聞再稟本縣舊令朱職鄉同年也舊
歲承委署印百凡調護爲朱身後計亦可謂不遺
餘力此在兩院司皆熟知之不意縣有豪民廖富
九及其子生員廖邦貴邦資邦英等恨職署縣時
嘗裁以法遂因周上舍遺書朱謂職嘗中傷之朱
遂大肆排擠如待寇讐致煩院司面諭往往爲職
不平職自念之朱之輕信人言重惜功名遂不恤
年諛私揭害人使職亦因而相角則如穴中鬪鼠
孰辨其是非也遂一意堅忍引咎自訟又寄書京
邸以慰其懸心今幸臺下辱在覆露輒敢披肝上
控若職宦味僅如枯蠟雖因此黜逐亦且安之矣
斗膽陳瀆伏乞台照

與羅康洲宗伯阮順所掌科

舊春攝奉新事前尹朱某乃鄉同年也比因邑民
刁悍異常凡舊令得代往往挾讐訐告舉邑譁然
卽朱丈未行時馬戶徐洪義等四十八人已具告

院司矣綸極力解救稍稍得息後因朱丈素有隙于守巡二道及曾揭尹三府之短爲當道所暴以是不能無言而綸左右調停陽推陰翼卒無大戾此于同年之訟不亦厚甚哉乃邑有豪民廖邦貴兄弟三人暴橫梗法綸不揣稍一裁之遂肆譁張激怨朱丈冀一假手報復耳朱丈不察見謂中傷遂有傾險之目臺下卽過愛大綸能無三至之疑哉伏乞台炤一爲昭白公道幸甚

與沈晴峯

爲諸生時稿

生有新收臧獲倪某昨携家口西歸以逋負故渠妻爲盛使所執蓋欲錮之以求其償也第本僕新歸勢難卽處望先復其人漸取其債生從中處之當使輸納無負何如然聞盛使云欲拘此婦供內庭役使審出鈞命卽當檢奉原契稍取身值生亦無他腸也以上瑣言皆據本僕單詞而矢陳之者然人心紆險山川莫如背面蒼素渺不可辨如有別故毋吝開諭

再與晴峯

向自奉啓不蒙賜報生知其事有難處者已遣本
僕歸宗稍取原值矣不意日者俊价枉駕以要倪
僕倪族合而執之以索妻生懼傷體面晨發命姪
迎歸優禮以俟命下蓋昔日奉書之意本欲兩全
今旣發遣似可無預但忝親末雖貴賤懸隔勢難
仰扳而此心惓惓不忍自外且其人在地恐遠
者不知而訛傳之曰支生執之也呵呵支生何樂
而執人以求僕邪謹此附達望速爲處分如果聽
生言返其婦氏則倪僕亦且以禮相酌宿逋可保
無負倘必欲得其人而甘心焉亦望以原價見惠
耳此皆非生之所敢預也然勢有必至理無皆非
若以公心律之則俊价執人妻以索債而倪僕執
俊价以索妻其情罪畧相當也然執俊价者固有
蹊田奪牛之喻而執人妻者實有破巢毀卵之嫌
則俊价罪或有浮焉公將倡道東南幸以平等心
處之勿以軀殼起念則氣平而事亦息矣生發簡
時諸价阻我曰此書往必不允彼將謂我陰執其
人而陽掩之也將謂我爲倪僕作說客也將謂我

懼其聲勢而分疏之也然生所求者唯此心安否
何如耳若此心果安此理果直卽門下不肯賜察
或從而媒孽之排擠之則此心此理捫已可知若
心安而禍集理得而毀來卽生歿甘之矣更何言
哉第生之私誠實以公盛名高第青年碩望較之
生輩草萊寒素萬萬不侔百宜珍重以迓洪庥少
黠蠅矢如白璧何此鄙人忠告之心實切肝鬲者
也惟公諒原不以前數說者見疑吾道幸甚

與平湖王令

父母孔邇晨夕注思而迂叟痼癖未獲叩覲徒自
謂坐臥空齋可以寡營矣乃老不戒得如馬君者
造不根之詞奪非分之產而波及小价張恩蓋戴
髮含齒者宜不至是也請直敘其事惟台臺詳之
卜應科二十六年賣田十六畝五分于生蓋收籍
管業五年矣比固不知其爲匠產也今年春應科
以班銀八分告繫族叔卜坤盆死于獄于是合族
共忿具呈到縣追理前田議以匠田歸匠而以應
科民田十二畝償生應科遂逃投馬老代爲舉詞

此實情也台臺聽之當有定議生弗敢與獨念天道國法名義清議安維銘所未識姑論利害彼以豺狼之性無嗣之骨而聽惡少扛扶越百里而受投獻之田爭不明之產累無辜之衆卽今幸俛得之而卞氏二三十家環田而居者蓄憤翹足以須餘燼也倒影倏沉飛漚陡滅攘臂制挺其可抵牾曹寧國百萬雄資立有三子俄頃而盡蜂蜜蠶絲爲誰辛苦可無息乎且彼所爭者十畝耳價不能二十金而郡邑交訐信使紛沓其資斧犒賚畧已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一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軼簡

計八十首宦江閩時代院司爲之者秋日曝書偶從故帙中得之不勝雞肋之感遂

附梓于後

謝三閣下

某樗材桂質自分瓠落無當于世用微辱投分有概台衷猥荷栽培游承簡迪得非大師相掄材以器而忘其尺朽耶乃某則循分競慙罔知報德所矣矧力綿肩鉅稱塞無繇匪藉廟算遐格示以周

行振贖掖昧安克有濟哉惟大師相終玉成之俾
得一當以酬任使則生成之恩徹于銜結矣頃承
新代顓楮星馳上抒悵惻伏希在宥不宣

與劉錦衣

肅瞻太微勤拱宸極何勝欣跂門下勲庸宿望柱
石重臣掌勾陳以護建章固 主上心膺之寄也
旦夕輔導 聖躬摧伏姦隱著勛輦轂垂芳旂鼎
中外徯望久矣生等竊食江表日切耿馳茲當進
磁之役顓素上瀆自惟垂青一警肅之是祈

答各省軍門

首夏猥荷不鄙賁箋豐贖枉使遐馳附復忝謝殊
益疎鹵已遂矻矻塵鞅久稽報章曷勝耿切欣惟
門下鴻猷駿烈岳屹川渟晉陟端揆豐勛彞景計
在旦夕埏宇拭目以瞻鳳儀久矣生素抱咫尺靡
所短長祇代以來日惟負明命忝教雅是懼幸藉
標模在望千里同聲門下其何以振我

答各省巡按

緬惟門下偉謨淵識矯矯鳳儀當宁傾誠縉紳推

穀奮惠之績端揆之樞計且翹足而須耳生以謏
薄得承下風何勝瞻企何勝愾慕顧以山川阻脩
徒勤神晤而雅教遠惠睠焉先之捧誦什襲與心
俱藏矣惟是江服鉅肩懇貽覆餗日需督策以徼
尺寸惟門下其終惠之

與周都水

歆慕德猷有如皎日兼忝世講夙好懷跂何似門
下峻節長才中外推轂增輝名閥仰簡宸眷旦
夕秉鈞軸宅端揆實年家莫大之光豈惟不佞一
人有私幸哉不佞久玷江藩靡所短長倘蒙盛德
存舊時枉德音以圖跂奮尤不勝大願茲以運磁
之役謹附致區區

答高大叅

足下陳臬荆南化覃江漢旣哀然效矣惟時百粵
頑獷易煽遺南顧憂計非足下莫可與坐畫者薇
垣新命行且與節鉞游至矣瞻竚悽指別來斗杓
無慮三易寤寐玉顏依依如昨謂須共事一方以
承石畫而慰江人士之思西土之命卽廟算爲象

郡計厚甚乃不佞弟安所賴也方圖肅將赫蹏申
快悵之私而札教竟已先之金貞蘭馥千里一心
固如是哉銘服何旣率爾申謝統冀炤原

答王學士

門下玉鉉峻望重睡凝矚久矣乃庭除色養五
越星霜服舍永慕倏焉易歲無計台席久虛樞謨
屢鬱卽蒼生黎獻疇不顛顛以俟丰采乎纔一聞
問私心若馳俄接箋裁益復耿耿獨函致復抒此
素私惟爲道自玉以辛寰宇是荷

答李巡撫

欣惟明臺天挺名世社稷倚平調元贊化聖衷垂
注久矣頃以楚氛未靖暫藉保釐而節鉞甫臨麻
光震曜康輯之猷匡攘之畧靜如岳屹動若雷奮
卽近古所稱出入將相者可方一二哉不任豔羨
不佞蹇駑下稟素抱咫尺媿無一當以報驅策而
明臺披肝示悻曲賜獎成申之以使命重之以多
儀露潤風噓渝涯過分捧誦什襲感極涕零自盟
此生何階上答真切真切對使焚滌敬攄欸欸百

爾曠愆統希台炤

與張中貴

臯因進磁役附致薄修過承慈炤歸役備道委宛
無任感戰門下貂萃重望素節丹心翊戴聖躬仁
孝明儉之德格天法祖之猷內外陪貳咸精白以
承麻德矣瞻注瞻注生以菲才濫竽江鎮夙夜兢
兢以圖報稱匡廬彭蠡之區波恬氛淨頗稱乂安
惟時饒郡疲民御磁燒製甚艱門下爲民隱計萬
冀始終玉成之茲因再運顓幅上陳 皇上孝養

兩宮備物盡志臣子敢不將順但磁器一物製之
由人成之由天蓋淀漿入型其質甚弱一經烈燄
最易苦窳就中揀其周正無類者點采鋪金復以
入火既經三火不惟采色易變而本質亦多剝缺
矣故初火中選者十之三再火中選者十之二至
三火而中式者百之一耳至甚有通窰無一可者
卽所司僊殫心力院道日夕戒嚴而事有天巧難
以力致敢因再運吐露悃誠伏惟善爲調護以幸
蒼生不勝大願

與中貴

歲首進磁顛牘塵溷猥辱慈眷特枉瑤函雅意玉
成教勤情篤此不獨生有私感江饒士民實嘉賴
之門下參綴黼辰贊襄清禁主上所委心眷注
者也旦夕承弼翊成寬仁恭儉之德以幸社稷卽
近古所稱巷伯勛庸奚足方之生謬叨重鎮日夕
拊循其人民而惠懷之以圖贊上理惟是御磁
之製艱苦萬狀敢因二運載陳悃欵併伸候私伏
惟炤鑒不盡惓惓

與司禮

敬惟門下聯職內宰倚昆聖躬從容讌私任親
望重兼以忠勤體國上下傾注聖德藉以弼成
內治由之惇肅矣健羨健羨生叨鎮江服日勤企
慕向因運磁之役曾附候私竟爲役人所誤坐致
疏節茲當二運併致區區伏惟鑒在不旣

與賀水部

夙望偉猷獨步一時榮轉劇曹益符清立之選矣
頃江右坐以御磁不稱官民感感靡所控額幸

門下董正之內塞淫巧外程工材其在斯乎生祇
役茲土竊爲民隱恤敢以恩陳惟垂青覆護是禱
與楊司空
客歲運磁奏記誤塵電矚幸賴覆露以濟其澤及
江右疲眊者甚渥而生以封疆未役尤荷玉成卽
川澤匿瑕洪鈞包穢未足方之感此恩私何勝銘
戢門下宿望耆德主上傾誠便殿造膝幹回天
軸是在指顧外服介臣曷勝懸注茲以三運顓楮
上瀆惟洪造玉成之具日申敘未盡私悃

與賀水部

生濫芋江右惟御磁一役日兢兢以稱上旨而飾
化甚艱日懷毀畫之愆頃徼明惠力爲周旋其爲
感佩豈惟守土之私惟合省人士實嘉賴之茲以
三運又屬秉均諏佾顓瀆以庶幾無害惟不靳覆
露終玉成之而勿鄙祝蹄之奢則厚幸矣

與何水部

客歲進磁幸屬秉均以徼洪庇俾瘠土疲氓得免
苦窳之戾卽門下訐猷忠蹇爲國家根本計乃

吏茲土者竟藉以無害則感荷恩私亦何能昕夕
忘也門下榮問庶暢 欽矚久凝調元密勿以永
慎儉之圖實維邦人士之思茲以三運顯楮肅候
幸鑒私誠一終始之臨書不任耿切

與王司空

曩以夙昔之私誤塵記室重辱涵茹雅眷溫諭如
沃以醇醪邇來丰采凝峻樞猷靖密 中朝相業
震曜區宇入陪大政跼足可須矣生于役江右例
應進磁茲三運矣尚賴鼎力調護之俾無他虞則
合省人士皆荷生成其奚有于不佞走佩服之私
也

與溫撫院

恭惟門下鼎猷樞畧九有倚衡拊壤首藩澤覃威
震燁如春陽赫如電爍常紳禊祿傾誠以慶昇平
審矣旦夕擢正辰階調元密勿以奏迓衡亮采之
烈耳吳山越水寧能久駐轍也生得接隣光曷勝
瞻企謹顙尺素少效私衷伏惟炤存

答趙操江

頃檐帷下徹潯陽不獲扳轅晤言率溷中消殊愧
壺漿之敬乃雅度涵茹特枉榮施益以慰諭感此
眷存何當銘佩門下顯謨宏畧揚詔今古 主上
篤念豐芑暫假韜鈴一坐鎮之耳北斗在天虛席
以需斟酌久矣肅瞻寵賁曷任欣豔謹誦一介上
候台履炤存是冀

與孫總兵

曩承乏荆南備辱雅眷別來企慕怒馬如飢頃乃
復假玉節坐填之豈惟邦人有重覲之歡卽故知
亦復彈冠耳屬者百冗焚糾久稽晉賀顧先辱隆
施何勝愧慙茲具不腆顙介肅馳百惟炤存

與劉錦衣

門下鼎旂碩望坐理太微 當宁凝眷心膂斯屬
風猷所播匪獨輦轂清氛卽挺宇亦荷餘庇昨以
二運御磁溷記門屏竟藉調護獲妥感荷恩眷有
踰肉骨茲值三運尤勾清暉睎之以徼惠終始臨
楮不任祈懇

與司禮

天壽平格翊戴 聖躬旦夕承弼以奏祇若咸庶
之績海內瞻汪久矣客歲進磁備辱推眷俯賜玉
成合省士民均沾渥澤生等祇役外服其荷屋烏
之愛寧札節可旣耶茲當三運諏役顯候併具私
誠伏惟台炤

答周憲長

不奉教言幾星霜矣時時從薦剡間得悉風猷輒
沾沾喜如接芝眉而山川間之瞻望弗及乃茲忽
接札諭諄切錫我百朋喜可言哉翁丈華問碩猷
烝休軼古入司喉舌以襄潤鴻業黼黻廷謨固上
下所共傾企也若弟駑劣無似何勝一顧之榮哉
承訊及輒一吐白兼以爲謝臨楮不任馳注

與任道長

門下淵謨朗照鳳儀龍驤正色 中朝風猷玉立
乃者提衡荆服震撼方殷秉軸幹樞上孚下格蓋
所謂風抗其高雲垂其澤者矣旦夕入調鼎實流
光埏宇者固僉謀所共推 宸衷所簡注也瞻跂
瞻跂生濫吹隣服仰企台光之日久矣顧以楚氛

未淨部使紛馳輒稽承訊今茲少間敢諏价蠲辰
下布區區統希炤宥

與詹道長

門下峻節靖謨憑時揚詔華星卿月晝繡翩翩匪
獨彩徹枌榆行且烝然負弩矣生無似密邇風猷
顧不願披龍光覽鳳儀自愉快哉乃以匏繫會鎮
不獲躡履面承仰挹冰暉心邇室遐曷勝愾慕謹
顛尺一少罄企思伏惟鑒在

與孫按院

緬惟門下風操玉立樞畧淵淳頃按吳越會潢池
再警幸賴門下籌筴鎮撼奠囂折亂萌而登春臺
益至于今而吳越謐如也竊從搢紳衿帶聞其槩
則沾沾喜謂國家有人謂吾鄉有人恨不獲接塵
而遊一聆謦咳以罄生平耳乃者何幸重枉玉節
共事江服哉郵遽俄聞匪獨私心慰藉卽山川草
木晶光以需星照矣昨承役便旣附尺牘以致嚮
往計今且徹電矚茲以攬轡有期諏伴候迂復
致縷縷

送南贛軍門北上

惟門下駿猷顯問宸衷懋簡佇聽履聲以需爰立
久矣茲者簡書敦趣旌旆榮征彩鷁丹楓圭璋交
映固丈夫得志之會也迺黃童白叟臥轍攀轅追
送傾城倘與廣坐六樂間發乎不佞幸接風猷殊
深欣戀謹頌一介代將舍輶之忱跂伺玉節駐臨
尚携手河梁陳祖帳出苦語爲虔毗紀衮繡之思
也薄言塵溷伏冀台融

與徐給諫

生跽伏江嶠蕭睨台斗日切景嚮久矣門下偉謨
峻望朝野倚重旦夕且宅揆持衡以慰喁喁之望
矢心姦節卽齒頰亦且生香生何幸得藉敝鄉如
岡公餘愛徼惠于大君子哉念生菲劣下稟猥以
報政循例冒竊恩典本屬非望顧荷門下推愛不
惜鼎言特賜玉成而復齋公素重季諾慨爲揮灑
琬琰盈軸光賁泉壤卽死且不朽矣感戢殊庇豈
捐糜所可上報耶

與田掌科

緬惟東陵周旋備荷眷愛綢繆潛推陰掖道義骨
肉之雅鏤心刻腑未足方之比客歲生以覲事入
都城門下居瑣闥侍垂衣至尊重矣乃雅眷惓惓
有加疇昔行庖有饜綺筵有讌臨岐有贐稠疊隆
施重踰涯分門下之不遺疎逖一至是哉佩德而
南昕夕繫念圖所爲報稱者屬以門下奉冊南封
遂稽候謝計今飈輪旋軫履聲且徹睿聽矣不佞
仰叨素雅其欣豔當何如端佇走候不盡區區

賀南贛軍門內轉

恭惟門下風望峻整樞猷雅裕頃鎮虔中露濡霜
厲文輯武綏三省毗黎熙熙如登春臺宸衷倚
眷心膂斯屬中朝握憲之命匪獨僉謨實維帝簡
也宅揆調元行且游陟矣遽聞竊爲廟堂稱慶亦
慶門下得遇知明主而悉展夙抱也敢具副楮以
申賀悰統惟台涵是荷

答座主

不肖夙庇鴻私時切瞻戀邇得竊食名邦謂函丈
光儀斯日承之耳客歲僅一叅侍未盡欵私而旣

見遽違奄忽更歲悲離慕合何日忘之倅來示以
藤箋錫以明貺若將以策不敏之質而借之大通
者門下省念單人至矣厚矣敢不拜命春風漸和
尚圖掃除滕閣以遲杖屨對使手復不任依依

與姚掌科

客冬役便率致赫蹠仰竇清昧已遂兩捧札節誨
諭諄復藹藹肝鬲之愛妄念秋月華星密勿造膝
削草方劇亦暇爲里閭者概于中耶銘刻銘刻頃
以初代積弛百紛未遑虔報愧慙迄今謹諏一介
奉候台社伏惟鑒涵

與王掌科

門下邁德軼材猷謀靖密囊封獻替
欽矚凝峻
生忝鄉曲惟日顛顛俟望丰采顧以塵坌叢委初
代綜緝尤繁坐稽候問乃辱粉榆雅念不遂遐遺
忽分箋藤下垂惠顧慰諭恂恂固盛德之雅致非
京貴之常格也感愧何似茲顛承役上申候私秋
杪漸寒惟爲國自玉

與王掌科

確山不佞故遊所也乃門下發軔皇達亦辱臨填
之計積瑕宿垢日呈聽睹糠粃在前曷勝簸揚之
懼哉去歲入覲假道獲接睟顏則雅懷傾蓋歡如
平生竊妄自意門下懷柔逆旅盛德固然匪獨爲
地方舊吏惜也旣入京華重勤館人益復推解乃
知道義恩勤有踰骨肉完璧之後日切銘鏤顧以
山川阻脩訊候寥闕罪可言哉門下玉鉉雅望簡
注丹宸旦夕且履台斗以調元化不佞跼伏外藩
不竊榮寵而承下風哉鴻便附致區區

與劉掌科

緬惟門下八柱鴻裁台斗駿望鳳儀青瑣和鳴朝
陽固惠亮之芳勛垂衣之良毘也旦夕對揚密勿
啓沃宸衷延佇可須耳生廁在鄉曲俟望丰采
欣豔豈尠小哉越在江壖塵鞅積羈候問缺如可
勝馳戀謹勒短牘上瀆典居伏惟炤原

答汪侍郎

曩在楚服得從綦絢末仰接馨欬親睟容鳳儀龍
驤固匡翊之柱石白雪之宗匠也邇來抗身塵壒

之表撐拄頽波之末寄情烟霞優游丘壑無慮入
易歲矣生竊愾歎邦有老成典刑攸藉高臥不起
如蒼生何卽達士先民亦咸謂伊傅勛猷匪門下
莫可倚重者 主上亦推心而睠顧久矣計今卽
吉有期北轅且脂亦能爲宗祏強起乎

與少司空

春首進磁誤辱調護以追大戾其江右工寮士庶
咸芘賴殊造矧生有毀畫之愆者銘佩不尤什伯
耶虔捧札節慰諭綢繆至抗章入告尤感嘉惠顧
以疎逖未信批鱗匪空門下 欽矚久注造膝一
言轉圜尤速幸終顧之今茲再運顛僣玉成顛伸
悵幅以勾青照臨書不勝耿切

答李巡撫

春正游辱札節慰諭縷曲受代後復枉榮施乃今
踰秋望冬矣江黃旄頭可屬也而糾冗焚焚報命
缺如卽曠度不遂督過乃不佞瞻高怙厚戀睽咎
疎莫之解也門下顯謨宏畧揚詡寰區入司喉舌
握政本斤斤乎迂衡亮惠之績旦夕且快觀之不

佞河幸藉以里閭未得分東壁餘光哉肅跽寵貴
怒焉如飢誼介孤馳祇將悃欵惟台慈鑒其忱而
貸其後時尤不勝大願秋杪楚氛未淨百惟若時
惠敘遠念不盡依依

與胡銓部

不佞以迂謏叨役名鎮日兢兢奔走牛馬以苟旦
暮而于通家世講之好則甚稱疎節焉客夏猥徼
恩綸裁素伏候溷突塵莽殊莫申曝私之百一卽
門下不督過幸甚乃辱眷顧力爲周旋翰局符司
百凡綜悉不佞荷此恩私銘篆頂踵方跼踖周知
所謝詎堪游承垂省載賁華函益以蕃錫殷情溫
旨爛焉盈竹將大君子軫念桑梓謬加汲引抑逐
臭嗜棗偶有投分固無論人之可否而曲庇之耶
乃不佞則循分增慙莫知報德所矣門下台衡雅
望當宁簡知旋握政府以資調燮海內顛卬久矣
獨念江表雄都冠裳會藪而走以不敏之軀托之
其何克濟門下惠念里閭幸吐緒咳示之周行令
循繩尺以效補塞則大有造于鄉人其何有于不

佞佩且感也銜戢鴻私顓役馳謝

與陳給諫

欣惟門下柱石峻猷亮惠熙載忠暮諤諤白簡生
風旦莫且晉司端揆以副宸眷此今日所共指
擬者生不敏猥辱鄉曲得荷眷愛最渥且稔頃仗
庇報政微竊思綸不揣疎逖謬爾陳瀆乃門下遂
亦不棄疎逖而曲成之至爲借譽理翁策以必獲
門下惠顧不肖至無量卽咤咄願指以示攸嚮謂
且感涕無從矣詎意至德勤小曠度懷遠報章瓊
玖忽墜雲端揣分增慙直惕惕靡所圖報矣

與陳吏部

鳳翔千仞矯矯德輝令人景慕愀歎且久一旦儀
紫庭鳴高岡登主上于黃虞九成之隆其愉快
可掬矣生以孤影接翅文苞久闊聞問方有晨星
之感儵然覩此盛會詎不爲分誼皇圖交慶耶顓
介肅候少忤悻幅百惟鑒在不備

之想漸然賸北益會時不爲衣前皇圖交變那臨
何勝矣主以所湯對陵文荷火闔開問衣前皇星
紫或即高圖登 主土于黃輿大如之劉其劍外
鳳隄千以獻獻謝職令人景慕廟燬且火一日謝
與刺吏陪

支莘平先生集卷三十二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軼簡

與李大叅

前緣歸吏便曾裁尺一祇候想納記室矣山川阻
脩久不聞問神馳想積夢寐爲勞惟時匡廬彭蠡
間旬宣舊績去思駿譽日飮聽覩恍如面承計今
遠猷峻節數餐來同蜚聲闕下甚藉旦夕且授節
鉞豎台鼎之勲矣瞻佇瞻佇不佞祇役西江忽忽

半襪無足爲故人道者茲因王湘士之楚附致區區

答李少叅

不佞楚遊日惟良二千石是崇是信計今最績綦隆上下傾注報政明光峻陟伊邇矣別來半祀賢聲雅詒日勤夢思忽接華牘殊益欣慰多儀遠致幸不煩此良劑序錄受如來數金幣完璧以歸併希炤原不盡

與趙巡撫

曩者得侍足下于百粵重辱解頤推赤啓昧振曠借之大通迨萍踪脩飄載離寒暑而眷存提掖依依如昔顧省謁旣曠音訊亦疏則陸沉塵鞅之常態而戴高履厚怒焉于中莫之解也足下宿德重望四海倚平祇今拊填閩南威震澤洽旦夕入司喉舌握銓軸以幸區宇耳三山海濫其能久駐節耶生素稱無似乃徼天倖得上概于台衷頃補閩臬深幸得所依宗俄有江藩之命不遂所願徒眴睇旌旄摇摇而無所終薄儻足下不卽棄絕俾得

終依門屏以奉石畫寔三生奇遘也感刻固久莫
可爲報端介以候台履兼申謝悰伏祈在宥

與徐大叅

曩足下秉銓軸生謁選公車備辱陶成感荷恩勤
銘篆心罔已遂萍梗各天末由叅侍光範以傾企
戀之私徒飫仁飲義與心俱醉而已足下瓌材偉
望朝野推轂嗣且拊綏雄鎮寅亮庥庭門屏故知
倘得隨驂轡以受成事寔不勝大願顧蹶躄下稜
詎能終附驥尾追風哉惟足下神御而督策之俾
不遽至顛蹶則厚幸矣鴻便肅致縷縷不任瞻切

與王翰林

生結髮遊四方得從綦絢未仰接聲欬親光範鳳
儀矯矯文質炳然固匡翊之碩彥振代之鉅宗也
比來抗身塵埜之表撐柱頽波之末寄情萊綵優
游色養無慮五閱歲矣弟時竊喟歎邦有老成世
風國是終將賴之必高卧不起如蒼生何而海內
逢掖士亦咸謂伊傅助猷匪足下莫可倚重者主
上亦推心而眷注久矣今太夫人以天年終足下

固持服永慕乃終制後忍不爲蒼生出耶忠孝之
謂何矧人情又若此也計安厝有期道遠不得聞
又不得效執紼之役瞻望雲山涕泗如雨肅函具
幣代申弔私且以爲慰百惟抑情強飯爲宗社計
至禱

與吳編修

在昔江陵孔壬竊弄國秉冠裳掃地威燄熏天埏
宇士庶屏息重足以苟朝夕雖有蘅蘭化爲蕭艾
矣足下抗節秉諍不沮不撓孤標雅尚栗玉寒冰
三數年間毘陵風槩屹屹乎首陽芝山之範焉今
上銳情飭蠱顯遂忠良而足下首膺宣室之名風
采一新朝端生色矣自是而晉台斗勒鼎彝固足
下餘事而君子道長茆茹彙升以共詡平章之治
者尤邦人士所禱祀而祈也生株守遐陬不獲颺
言稱賀而緬懷夙昔之諛感慨遭際之隆未嘗不
竊歎私慶彌夕而達旦也顧瞻高致久缺訊私肅
候興居以卜世運覩縷之衷十不攄一

答劉宮詹

生祇役外藩不獲望見當世之作者時時從汗竹
間竊窺一斑輒呻誦彌日不啻珙璧之入懷也乃
今何幸得援令甲徼惠于名世鉅工哉虔捧瑤篇
且誦且泣光賁泉壤九京如生繡溢縹緗千秋若
覲洋洋乎自解繩以來代不數見也且蘭臺雅望
當宁垂神行且豎勛石室贊化庥庭彤管新編當
與伊訓說命並垂不朽區區末系亦藉以永有聞
于弈世矣不亦厚被榮施哉感極雪涕莫知所云
惘惘陳謝殊慙塵恩

與王司寇

曩者得侍南服備辱獎成屬以萍跡屢移塵紛蟬
集睽隔既久禮節遂疎乃感荷恩私鐫在五內則
靡昕夕忘也門下三朝舊德昭代斗山主上飭蠱
揚側首先注簡蒲輪一出九鼎增重矣生素乏寸
長猥以夙庇竊茲非據日用兢兢庶幾無負惟門
下終惠顧之顛价代候兼致謝私

賀沈大宗伯

恭惟門下宿德峻望贊元密勿納誨沃心聖學緝

熙維垣維巖之命旦夕且倚重耳乃以秩宗清秩
上應文昌台斗攸司宸眷斯篤聖衷爲宗祏計匪
尠淺矣生濫竽外鎮肅瞻盛際顧不爲泰道彙升
慶哉謹頌役馳賀少抒忻忭之悰伏惟崇炤

與吳按院

敝省右帶漕渠左瀕海溼內囂外訐壤瘠民億鎮
撼解紆寔維名世邇邁門下樞畧風馳標模岳屹
攬轡未幾度貞寮肅宿蠹汎掃殷殷乎起瘡痍而
衽席之矣旦夕入籌溫省柄政台衡匪特東人之
願卽宸衷倚注久矣瞻竚瞻竚生幸芘覆露兼辱
眷存何勝欣戴迺聞寵以異數榮以綽楔尤出非
望其世世子姓實藉耀之豈銜結所能報稱也

答張道長

惟門下弭節江南風稜峻密憲輪所御草木晶光
吳楚之交勾餘波以甦涸轍者豈帝願激西江之
水耶匪佞匪佞妄念繡斧所指複山帶湖萑苻出
沒與敝治實相表裏芟薶爲艱而留都重地歲久
恬熙雅裕振刷其道固兩難之矣門下芳猷峻節

文華平先生集 卷三十三
嶽峙玉立其所爲鞏豐鎬而淨潢池者不旣恢恢
哉頃辱命使未盡悃悞謹奉咫尺以申候私

與王道長

昨歲祗役都城門下垂組鄉壤泊使節還朝則生
復旋軫江藩矣言念晬容奚啻旦旦門下風稜孤
峻飄雲矯鳳中臺推重久矣晉司端揆綜緝台階
不踰信宿乃辱惠顧遐踪特墜瑤函豁襟披期洞
啓城府豈特洽比之情實道義骨肉之雅也感念
何似顛役馳候不盡惓惓

與王掌科

曩徵天惠得侍光範于荆南過辱門下解頤推赤
揚詡扶掖種種銘刻僕指平生交游固無兩也泊
門下鳳儀青瑣丰采一新海內縉紳靡不喁喁思
挹鳴陽之彩矧生夙荷雅教百倍恒情者哉乃雲
山脩阻萍梗倏遷豈惟瞻對之艱卽風問亦遂寥
寂感今懷昔何勝企仰何勝悵快門下格心弼亮
濬猷峻望 主上所推誠眷注者也鼎衡重命特
自掖垣崇階一旋趾耳生祗役江藩日兢兢奉成

算以圖報稱而積蠱之後振飭良難百爾曠愆惟
門下終曲成之翹首雲端不任皇篤

與姚掌科

客歲入覲取道故鄉時仙旆翩翩畫繡也生以塵
鞅馳驅未遑樞謁乃命使儼然臨之矣殊禮異數
謬及踈逖卽披瀝圖報且思不稱而助勳中益復
踈鹵亦妄意邸中或得周旋僂偃以罄欵悃也及
生竣事南馳門下乃爾旋軫遂不獲望見顏色徒
佩服雅愛摇摇于中比來吏事糾紛山川迂阻脩
離寒暑尚稽修候茲罪也則在所弗原矣門下偉
謨碩望正色中朝旦夕且司鼎軸以幸區宇生忝
鄉曲不薰餘馥而愉快哉仰懷台斗輒勒短檄祇
奉興居統希台炤

與于道長

曩在維揚幸接緒教春融之度玉瑩之操屹如岳
峙迅若川馳固吾鄉珪璋之望也乃者攬轡留都
風猷玉節彪炳江淮 主上延攬方殷眷注斯篤
端揆鉅任不且日暮至哉生忝里閭之雅企羨尤

倍恒情也肅介馳候不任耿切惟台慈矚之

答楊道長

相月得挹清暉聆玄緒心神依依別來瞻望閩南
鐔光隱隱炳如寒芒將昔所云神物者既去而復
合蔚爲玉節風猷耶翹首祥光纔隔一嶺瞻注孔
邇昕夕若馳矧承教札曷勝浣慰顛役肅候以寫
私忱惟台炤原之

答蔡鹽院

維揚古江淮之交一都會也而東瀕斥鹵西扈陪
都漕艘繹騷士商走集于國家爲咽吭 主上念
社稷計良重時藉峻節鴻裁一振刷之少選且入
正辰階握政本矣念昔薄遊靡所建豎計今漏逗
種種日呈聽睹奈何不長見笑于大方獨幸珥節
所臨共茲疆土盈盈一水風猷蔚然倘有意覆護
之乎恭承嘉惠銘載如馳祇役晨趨少將悞悞

與曲掌科

門下日侍紫垣對揚穆穆秘言駿議當宁霽威固
廟廊之慶亦閭里之光也生留滯江服俗務絲棼

候問闕如顧辱良訊遠頒牖蒙發贖厚誼殷情啓
函如覲捧誦三過能無几杖之歎哉真切真切肅
伴蠲幣上溷記室少謝拜命之辱伏惟台照

答賈方伯

鄉徼天惠辱與門下聯鑣漢南玉型蘭暉昕夕在
望俾蓬艾得遂其直者匪門下靛掖扶之也乃今
祇役西江典刑日遠鄙吝復萌曷勝瞻仰門下天
挺名世中外倚衡金鉉玉署日暮且入矣紫微清
暇倘不遺鄙朴而終教之乎弟固殷殷望矣承訊
輒附以謝不盡悚惶

答張臬副

京邸得接清暉聆玄旨竊幸荆南人士得所瞻依
計今玉節星臨百廢具舉糠粃在前不勝簸揚之
恥矣向來乘冗裁候疎鹵無狀乃門下不遂鄙絕
惠之好音教諄意篤匪獨示我周行卽荆人士永
有所蔭庇矣感此懷服曷旣馳戀肅函上瀆伏希
炤存

答沈憲長

頃聞總憲之報卽沾沾喜日圖所爲賀者旣復私
念門下風猷暮畧當宁虛懷而倚眷之稔矣擁旄
秉鉞之命行且繼之湖臬信宿固乘傳一階耳須
之將俟新命并賀也乃雅念惇篤不我遐遺雲牘
下頌纒纒盈竹咸道義骨肉之雅虔滌三復心神
若馳生惘惘誠不知所爲賀又安知所爲謝也

答伍二守

高賢雅望枳棲固久乃鄙心獨喜喜荆之人得所
怙又喜上官之得賢有司也生視事仙鄉務繁任
重百凡利弊曷不一一開示俾生得奉行以幸桑
梓乎真切真切若睽隔之想企戀之情彼此同之
不復贅

與王少司空

在昔門下榮蒞 朝長生重趺未行渥承雅眷爾
來結綬千里嘉會難數百感芝宇晏晏如昨門下
榮問麻暢 皇衷特簡佇膺爰立燮正辰階同聲
夙好曷勝欣躍茲承役便勒狀肅賀伏惟台鑒

上鳳磐張相公

往歲追隨珂珩得數奉教于師相既補外益復闊
疎簿領陸沈訊候寥落卽師相不督過幸甚乃泮
荷栽培亟承推詡似太有意于不肖者感鑄五內
何日忘之惟昔師相柄政中朝雅裕鎮俗飾蠱繫
渙潛折亂萌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迨服舍秉禮謝
柄遄西經綸暫卷眷注逾篤矣側聞天壽平格台
履日綏社稷蒼生時時僂指以須卽吉匪佞匪佞
某謬叨任使移鎮江表師相實玉成之顯价肅馳
恭伸候慰伏惟鑒在臨啓悚惶

與吳內翰

計違函丈二十稔矣日縻簿領不獲越疆以效杖
履之役徒戴高履厚神戀心馳感慨今昔如承唯
諾而已師翁養素巖壑碩望攸歸出則國重處則
道重人固自有適耳東山讌居蒲輪北上孰爲軒
輊哉某獲就陶範奔走畏途奉命承教矢心無負
頃徵餘庇轉鎮西江敢不夙夜惟翁師終惠顧之
肅伴顓候少伸積悸瞻企光容易勝耿切

與王內翰

緬惟兄丈篤情萊綵脫屣塵鞅無慮五閱歲矣計
今大事旣襄宸眷久屬社稷蒼生門下倘有意乎
主上英睿元老和衷魚水一堂都俞競烈大君子
行志之會也其忍負之弟以靴材代匱江右久不
獲躬承執紼之役曠愆實多顓佺祇候不盡私衷
與孫道長

欣惟門下濬猷偉望秋月華星朝野倚重金陵珥
節霜肅風馳海寓縉紳靡不喁喁思挹鳴陽之響
矧生辱在鄉曲願不爭先覩之爲快哉越在封疆
久稽裁候佇瞻風問能不依依謹勒尺素肅將私
悃惟鑒原

送南韻軍門冬至禮

欣惟珠星叶瑞葭管陽回固大來小往之會也門
下握斗杓調玉燭泰道浸亨與繡文共添矣豈特
閩蛋之交得瞻祥雲而履長祚哉生以道遠不獲
躬致獻履之儀輒具不腆少申賀臆遐睎德星曷
勝欣躍

賀舒大司寇

嘗念漢制三公承天象極而其歸乃以明糾非法
宣振國維中臺八座皋呂清賚益其重也 聖神
御極亭育推仁欽恤之命歲一再下而門下鼎猷
駿望素簡宸衷擢晉天階握調斗杓豈獨仰副
聖心長我王國卽八埏常帶士庶顒顒以遵石畫
而翊上理者端有賴矣嗣而調元政府變正辰符
不在旦暮耶生濫竽仙壤愧無寸長肅瞻台斗何
勝欣豔顒介迅馳上抒賀臆伏惟炤鑒

答王道長

仙里樞謁大慰渴悰別來又歷三時矣仰瞻旌旄
乃在南服握手何期徒益跂慕耳翁丈瑋材鉅望
區寰具瞻握鈞銓燮玉鼎且翹足而須耳篳路藍
縷之區安得久畱滯也弟濫竽江右脩爾半稔百
紛叢積瑣瑣薄修殊慙輕恩乃瓊瑤之報遂復隨
之翁丈之眷存則至矣乃不佞弟何以堪此也對
使登拜兢慙移晷俛裁附復

與孫右轄

洪都聚首形忘神洽洛下載陟風問杳然乃江之

士庶猶日望使節南圖信宿再覲既聞太夫人奄
違色養門下秉禮服舍孝思益堅去思轉篤矣第
念門下命世碩輔出處自關世運太夫人以天年
終乃大致歸然卽神聖莫可究詰讀禮暇幸節哀
葆和以迓鴻眷尤今日所共願望也千里辦香少
申弔私并以爲慰伏惟台炤

與湯憲副

門下肅憲武昌威名所運下孚魚鳥而生以數載
積愫竟不得一奉顏色以慰快覩之私其爲景慕
何可言今門下榮轉復得借寇楚中而生乃株守
江藩又不獲握衣入賀徒瞻戀旌旆怒焉如饑雖
嘗附致區區祇益羞澀顧辱雅念不遺翰惠遠墜
感謝之衷識荆之願不更切哉謹肅械虔賀少效
木桃百惟台炤

與李撫院

獻歲方新北斗在天何勝祝戀台臺握樞遐御導
物闡化鴻猷駿烈龍驤鳳儀蓋自秉蒞以來而漢
陰衡陽之域吏無曠工民有懿則彬彬乎非復曩

時之舊矣嗣是晉位台衡賁勛彞鼎翊主上之
休德拯埏宇于衝波俾鄉里甫掖得薰餘馥以拜
下風者固今日所共傾祝也某素無似濫從里閭
末獲被清照乃至忘分下交溫言明貺稠疊遠馳
感忤彌日旣附使申謝矣茲以城工事須懇辭謹
顯价馳白伏希鑒原

與涂侍御

自台臺攬轡南服迄茲兩佩誨言拜明德之賜矣
所自念樸楸菲材無所比數而台臺以萬石里門
之茲隆施而優眷之卽台臺省念桑梓至厚幸乃
生則神馳心注搖搖其西莫之寬也台臺風節凝
峻上孚下推匪獨楚南嚮風而立不諱之朝建無
前之策洋洋乎都兪比烈矣他日正色台司坐調
元氣以翊中興而追成弘之盛者舍台臺誰屬哉
拭竚拭竚茲聞城工告成將有非望之舉輒具副
封懇辭仰祈鑒納尤荷體悉

又

荊州修城之議不佞初不與聞續蒙前院行佑徒

庸不佞過爲節縮止議百金隨奉前院改行楊邈
川別議而城工未興時不佞遂叨遷轉是不佞于
此役匪獨無程督之勞卽建議亦未嘗效謀也近
聞雉堞落成臺下詮次功賞過念單人擬廁諸大
夫之列此萬萬不敢當者懇祈俯查始末特賜矜
允以免饕冒之咎則感荷知己之恩當與此生俱
矣

答錢道長

往者門下持節荆楚歲甫及暮而百工震懼萬姓
春首記混中消重荷涵茹御磁飭化甚艱雅不稱
旨卒賴覆護以幸無督過匪獨有司藉庇其江表
氓隸實嘉賴之乃復重以華函過推踰獎匿取示
瑜陶成之德山巍水湛矣銜戢何似茲當二運幸
屬秉均尚乞洪造終沒振之

與孫吏部

前門下秉銓軸謬荷眷存推掖備至旣徼尺寸卽
圖所爲謝者無何太夫人卽世而生以封疆之役
不獲躬致奠賻惟懷仁飲德與心俱藏而已門下

清忠大節昂昂磊磊矢心爲國再振家聲固人間
世所共瞻仰讀禮之暇幸茹荼忍痛白玉自攝以
綿似續以膺寵庸則區區感恩之願也生無似誤
承推委綿力鉅肩夙夜兢惕以圖報稱萬一惟門
下時督賜策尤感尤荷

知縣實嘉蘇之八鄭重以華函嚴掛錦裝到雖示
日卒蘇憂難以幸無咎豈理函亦同蘇孤其正未
春首詣鄂中前重荷函敬晤蘇翁外甚躡蹀不辭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三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啓

賀淮王壽

代藩司

伏以暮貽燕翼傳青社于維翰之邦慶衍龍圖介
繁祉于神明之冑靈符炳煥皇序延長瑞協天樞
歡騰帝里恭惟淮王殿下瑤牒奇英僊宗領袖夙
藉剪桐之緒允承訓梓之規自訟名齋遠追宣簡
之德聞義有室近同宗惠之賢惟日躔于大梁迺

律回于姑洗桐華始發萸葉三飛值初度之靈均
協嘉名之正則陋謝掾擁旄之貴當宣尼不惑之
年佳氣旋陽炯炯叶西庚之吉璇光貫月耿耿燭
南極之芒行見花萼樓前茂本支于百世枌榆社
內展寶玉于長春某謬綰金章阻陪珠履欣棠棣
之鞞鞞爰祝松年見麟趾之誥誥永祈鶴算惟冀
凝神樂善雅意親賢念一人水木之宗惟忠惟孝
鞏萬年磐石之固如岡如陵

賀淮王壽

代憲司

伏以天開玉曆羅萬邦磐石之宗地濬璇源衍千
載朝宗之派慶鍾僊胄喜溢王門恭惟淮王殿下
瓊枝毓穎瑞木敷華大雅注眷于甘泉博學凝神
于天祿妹邦明命遠符康叔之賢魏闕懸心近邁
中山之德惟茲春杪亶叶辰躔值歲德之離輝而
弧流青社當太清之降瑞而昂應黃符振芳推仁
厚之宗卓爾當強仕之日播芳蕤于甲令式耀丕
彝介純嘏于靈符彌昌寶算某身居柏臬莫效鳧
趨心介椿齡祇深雀躍誦淮南之著述企兔苑之

賓朋惟冀式典不享懷德惟寧永思寶玉之恩而
展親于罔極世藉葛藟之庇而屏扞于無疆則若
木之枝以本深而益茂天潢之脉由源遠而愈長
矣

賀淮王壽

代本府

伏以仙宗星列鞏萬年磐石之基壽域天開衍百
世本支之慶寵頒北闕懽動西江恭惟淮王殿下
璇源濬派瓊樹敷華文藻捷于陳思大雅符于河
獻浥昌江而羨龜齡之濯研眺藏山而慕汝愚之
攻書允稱麟趾之仁風宜享葛藟之福履肆志學
甫臻于不惑遐齡已兆於無疆值五陽開霽之期
荷千載靈長之福某謬綰竹符莫罄鳧趨之願仰
遵令甲聿修燕賀之儀惟冀益懋衛功申綏魯嘏
永衍天潢之派福同錦水以悠長恒增玉牒之光
壽竝芝山于孔固

賀淮王誕辰

伏以懿典弘開慶賀周于藩邸昌齡誕啓祥光溢
于朱門瑞暎西庚恩頒北極恭惟淮王殿下凝神

樂善篤孝展親邁子建之藻思符河間之大雅仁
同麟趾夙承懷夾之恩福履葛藟游膺分寶之錫
時惟三月節屆千秋當四表之庥期值五陽之開
泰某等職叨分土莫陪梁苑之賓朋身近專封允
慕淮南之著作爰遵令甲肅致微忱伏冀慎服命
以律民式典籍而享上永荷天潢之脉衍萬派于
朝宗式彰玉牒之光固本支于磐石

上益王

恭惟益府賢王殿下仙宗標的瑤牒奇英雅意親
賢設醴敬賓之日凝神樂善築宮待士之年寶玉
情深旣展親而篤孝葛藟福遠猶逮下以推仁謂
藩司位列旬宣本繫生靈之寄且西江地隣畿輔
益深根本之思恩屢致于命寧力敢勝于異數敬
緘蕪詞仰攄兔苑肅將菲享用代鳧趨尚祈益懋
衛功弗替珪桐之典申綏魯嘏永膺輅帛之庥俾
甘渚與錦水偕長密巖共芝山孔固

謝益王禮

恭惟益府賢王殿下瑞木分枝璇源列派博學凝

神于天祿大雅注眷于甘泉魏闕懸心近邁中山
之德妹邦明命遠符康叔之賢不獨繪藻揆雲夙
擅八軌雄賦亦且親賢樂善足稱千里名駒某荆
南弱質叨從薇省之介臣江右膺符預仰僊宗之
領袖顧守蟻封之分未伸雁見之忱敢辱隆施遽
頌寵翰拜嘉顏甲銘戟衷藏謹對使以抒忱容嗣
音以申謝

謝益王

恭惟賢王殿下和神養素首膺獻歲之禧樂善親
賢下逮薦春之貺荷推解之備至媿辭受之俱非
念職薄守薇垣遙瞻兔苑雖尺素屢承于往復而
瑤光未接于叅承敢厓館人重申嘉惠自惟豐登
有象願調玉燭之光藻績成文喜睹揆天之巧暨
珍饈之品物咸拜手以登嘉若毳罽爲織皮之精
至文綺尤筐篚之貴錫之逾分服之不衷敢完璧
以旋歸幸襲藏而爲好薄言申謝厚望丙融

謝益王禮

恭惟益王殿下典學熙明夙稱大雅宅心忠孝尤

仰不羣本以肺附之近親兼爲昭代之宗老某謬
膺江轄媿未效于折麻游承分帑獨不靳于蕃錫
瑤華屢至報稱奚繇謹正席以登嘉永什襲而爲
好願言懷德毋忘訓梓之規接武宐王長保珪桐
之緒銘戢無任報謝未周

賀淮益二王年啓

伏以玉曆春回瑤圖日麗泰道應三陽之會履端
迎百福之祥瞻兔苑以馳神心深燕賀奉椒盤以
獻歲恨阻鳧趨肅將二簋之儀少効六符之祝

謝益王中秋節禮兼御羅紗襦扇

仰惟風翮九霄趁金飈于虛碧霜蹄千里追玉兔
于太清銀闕冰輪光照青藜之杖瓊樓玉宇寒生
水調之歌對佳景而獻雅樂于甘泉永絕霓裳羽
衣之興守權封而懸素衷于魏闕時懷大路少帛
之恩乃觀濤廣陵不移情于枚乘而延賢東閣實
媿美于河間特損官庖遠貽江署規金餅以爲餌
桂影嬋娟浥玉露以爲漿清光激灑禮旣隆于醉
飽敬敢拜于登嘉乃若玄黃稠疊繪繡輝煌兼以

齊紈咸出異數既效受餐之義幸無返錦之嫌蓋
和鈞石平權衡方皇皇于拙守而駕玉城登天柱
敢泄泄于良宵過辱隆施實切投桃之感薄言申
謝未傾報李之悰

送益王冬至節禮兼返紗羅扇補

伏以璿臺望氣知福履之頻添葭管回陽羨泰階
之浸長德道百祿祥叶五雲恭惟賢王殿下僊宗
大雅天統延禧允懷德以維寧信爲善而最樂當
此書雲之佳序願修獻履之常儀況在中秋嘗叨
蕃錫比對使緘詞旣薄言而完璧乃委官誤入幾
以暗而投珠珍貺久虛塵悰頓隔謹因亞歲之獻
并歸西舍之封倘貫不恭實銘汪度遙瞻兔苑鹵
托魚牋

賀張元輔正旦

伏以聖祚中興快睹三陽之會台垣翊運欣承一
德之猷雨露春回華夷景仰恭惟師相德維天紀
應明良喜起之期學爲帝師盡翹葉鹽梅之訓玉
燭調而歲穀屢登泰符集而寰烽永息誠萃衡嶷

之間氣殆吞雲夢于胸中允矣明光勤施升主德
于羲軒之上焯哉和恒篤棊奠國籙于泰山之安
某材同樸檄器若蹄涔幸薰里閨之高風獲潤漢
江之餘浸思源飲德鏤骨銘心茲違曠以周星實
馳神于積日恩深陶鑄曷勝銜結之情勢隔雲泥
未遂消塵之願輒因鴻翼敬貢蟻忱惟願爲國葆
光若時崇獲使弗祿純嘏聿賡卷阿之歌而聖主
賢臣再上雍容之頌不勝欣躍感戴之至謹具啓
專人捧詣台階祇候塵獻伏惟電鑒

賀張相公元旦

伏以重萃協帝萬年新鳳曆之期同德享天一氣
轉鴻鈞之運縉紳泰彙壤甸升平恭惟門下南岳
鍾靈東垣秉軸丰采繫萃夷之重精神貫箕翼之
芒聖鑒皤皤盡麩蘖鹽梅之訓迂衡穆穆兆紅蓮
白燕之祥績懋明光坐見庭來象譯謨隆燮理會
逢序起龍躔是宐聖主賢臣均壽考雍容之福乾
清坤順應大來小往之期某披拂春風幸混栽于
蒼莖甄陶化日思虔祝于松椿僭裁蕪句代致椒

觴妄瀆槐庭曷道塵溷

賀呂豫所元旦

伏以宸極中天快覩三陽之會台垣翊統欣承一
德之猷宇甸春回工僚喜溢恭惟門下中興名世
平格偉儒依日月以攄丹久著保安之績坐薇垣
而訓德共推翰翼之忠聚精神于一堂陋彼蕭曹
畫一燮陰陽于三府居然周召同心際此履端適
逢泰始惟願慈頤平祉孚九重倚毘之隆宣節太
和慰四海瞻依之日鎮瑤圖而永固衍玉曆以萬
年某夙叨春育載見歲華身在西江未效椒觴之
祝神馳北極聊傳梅信之春禱頌實深兢惶交集
自慙瑣瀆伏冀台融

賀張鳳磐元旦

伏以斗柄杓寅瑞應彤雲扶旭日台英現丙光聯
南極貫薇垣歡溢八埏福崇九鼎恭惟門下昴宿
儲靈喬崧炳粹乘時攄素幹元化以撫五辰矢志
存丹鬯至仁而噓萬類袖中五石補天輪寅亮之
猷階上六符燮鼎幹回陽之軸當一氣協乾元之

始會三陽同泰道之亨元首股肱載賡明良之韻
第祿純嘏永矢卷阿之歌某幸際垂衣才非補袞
仰黃扉而瞻依靡極竊慙義馭之更新望素雲而
風勵聿殷願祝箕疇之敷錫輒因竹簡代致椒銘
末由報稱于陽噓惕爾馳神于日積

賀部院元旦

伏以北斗帝車轉靈輝于蒼陸東郊鸞輅布盛德
于青陽慶集夔龍恩先日奭恭惟師翁閣下乾坤
間氣社稷元勳燮理功高迓陽春而有俶寵綏恩
厚應泰運以無疆百順從心三靈孚佑觀舒長之
化日永綿鳳曆於萬年仰燦爛之卿雲鼓鑄鴻鈞
於四海某職司輪轡心戀門牆敢輸葵藿之誠遙
上梅羹之祝伏冀調和元鼎同三壽以作朋翼贊
新圖彌一人於無斁

賀張鳳磐入閣

伏聞殷邦啓祚伊臬並佐阿衡姬運重熙周召同
調鼎鼐凡保太平之業必與名世之臣恭惟閣下
昂宿儲英喬崧炳粹袖中五石補天之畧久韜階

上六符瑞日之祥始發果信紗籠之兆預占金甌
之名一代文章已昭經緯百年禮樂需掌絲綸三
台聯八座齊騰紫氣貫微垣黃扉總黑頭並駕彤
雲扶旭日聞命而懽聲動地何如夢卜求賢臚陳
而烽警潛消咸畏中朝得相華夷仰驚代之麒麟
宇宙慶回春之雨露某自分襪線非補袞之具深
幸章縫際垂裳之休敬撰蕪詞聊伸芹悃自慙塵
溷伏冀台融

賀張鳳磐入閣

代都院

伏以三台列象于微垣聿稱天柱三府協心于鼎
軸爰登泰階是以虞簡皋夔翊姒禹而宅揆周崇
呂召協姬旦以調元匪徒參決乎萬幾實以凝丞
于一德恭惟大師相閣下青宮翊戴芳名久佇于
金甌黃閣經綸眷命特隆于紫綬峻陟六符之上
聯班八座之榮恩禮殊絕于百寮譽望負符于九
鼎行見長于謀長于斷左右同心善應變善守文
寅恭協贊于以躋主德于義軒之上亦且升國祚
于磐石之安某株守西江媿使令之莫稱情懸北

極慶倚毘之得人謂將賡虞氏而颺股肱元首之
歌繼王褒而獻聖主賢臣之頌輒緣鴈翼上貢蟻
忱統冀台涵實慙塵溷

上余相公

伏惟相公中興間氣平格偉猷九鼎陽回六符瑞
協魚水一堂居然周召之共濟明良合德陋茲姚
宋之相資光玉軸于越水吳山之上躋江左于卷
阿高岡之間某夙叨任使心少奮于一鳴逮遠師
模迹遂同于萬里雖身居桑梓嘗依依僊穴之光
而目注楓宸實耿耿台垣之上敢馮風而抒素輒
就日而吐丹瑣瀆實深兢惶交集惟願茲頤天祐
孚一人倚毘之隆宣節大和慰百辟具瞻之雅鎮
瑤圖而永固懋玉祉以同休

上余相公

竊念某質本稂蓬偶承覆露猥經督御遂效馳驅
力未展于一籌遇迺叨于三顧薄言報代惟春月
之載陽久缺候音迨秋風之始肅晷茲企戀怒焉
如饑恭惟大師相燮正辰階斟調鼎實殫敘揆秉

均之績躋河清海晏之庥某慙蠅附之私實荷鶯
遷之眷契分稠疊銜戢無從敢齎函以貢誠謹熏
沐而遙祝尚祈鑒在不任屏營

候余相公

恭惟大師相喬崧炳粹玉鼎宣和學爲帝師夙著
保安之績道膺天壽永延固命之期頃緣翊戴過
勞暫爾眠食少損喜台祉已頤于勿藥迺鄙衷尚
切于跼思蓋夙附同門竊標模旣爲獨厚而屢叨
陶鑄荷栽植尤爲獨隆不勝犬馬依戀之私媿無
藥石親嘗之敬用顯一介代致寸忱惟願爲國葆
光若時崇護雍容壽考鞏階符于萬年日恒月升
備箕疇之五福臨啓拍塞不盡取馳

候余相公

恭惟大師相天壽平格燮正階符依日月以輪丹
坐薇垣而傳德匪特翊一人有道之長實以衍四
海無疆之福頃聞眠食少損祇緣輔理過勞暫爾
違和已知勿藥願以身羈外服末繇中涓夙夜跼
思齋沐陳候惟願慈願天祉宣節太和俾弗祿純

嘏乎九重倚毘之隆而壽考雍容慰百職瞻依之
望肅緘馳溷虔祝鑒涵臨啓屏營不任耿切

上申相公

代同年

恭惟相公門下道維天紀闡經緯于三朝學爲帝
師協明良于一德當天眷人歸之會應大來小往
之期宇甸春回縉紳泰彙某夙廁陶冶之末猥承
特達之知嘗謬從輿望而輒效芻蕘乃觸冒時忌
而分甘齏粉幸至仁不遺于燕谷俾檄材再植于
吳山身遠闕庭更冀茨者已踰七朔心馳政府瞻
龍光者奚啻九升誓將策蹇而追先實媿承顏之
旣後敢因鴈翼少貢蟻忱惟願績懋明光均壽考
雍容之福謨隆燮理溥乾清坤順之庥俾百寮協
志于下風而非劣適合乎素望不勝祈祝之至

上許相公

伏以宸極中天快覩三台之瑞薇垣翊統欣承一
德之猷社稷升平萃夷倚重恭惟相公閣下青宮
毓戴芳聲久佇于金甌黃閣經綸眷命特隆于玉
陛德業聖神之佐學術帝王之師親依日月之光

起應風雲之會若時亮惠幹元化以撫五辰矢志
燮調鬯至仁以成庶類某株守吳山媿使令之莫
稱神馳魏闕慶倚毘之有人身阻鳧趨心顙燕賀
惟願三府辨心躋主德于義軒之上六符協瑞升
國祚于海岳之安謂將賡虞氏而颺元首股肱之
歌某且繼王褒而獻壽考雍容之頌

賀呂豫所相公壽

伏以聖祚中興快覩生申之瑞婁躔啓曜載臨紀
甲之初衍寶曆以萬年績推平格燦瑤瑩以三葉
節邁真元喜動鳴珂頌喧降岳恭惟師相德繇天
挺應明良五百之期學爲帝師極魚水一堂之盛
泰符集而寰區息警玉燭調而歲穀屢登作醴作
羹獨推雅量壽民壽國共荷餘仁屆茲令節之長
春復值弧奎之初度冕黹懋嘉駿烈縉紳咸比鴻
休是宜坤岳比崇鎮黃扉而永固會見陰陽祇燮
拱宸極以常尊某披拂春風幸託根于桃李栽培
化日思虔祝于椿松憶材館稱觴之時祇深雀躍
阻薇垣佐篆之守莫遂鳧趨敬持南豐一瓣之香

仰呈闕宮三壽之頌惟願日恒月升建社稷靈長
之業賢臣聖主獲雍容壽考之徵

賀張鳳磐壽

伏以帝佑王家篤生五百年之名世天開壽域快
覩億萬曆之嘉禎喜崧嶽生申之期當歲星建卯
之夏歡騰朝禁慶協明良恭惟老師閣下蒲坂鍾
祥名德蚤符昌運鼎鉉展采壯猷獨轉洪鈞天有
景星慶雲伊誰燮理風行南夷北虜實荷運籌式
是國人不獨百僚師表保茲天子永綏四海黎元
時際懸弧化弘秉軸建姬勲於悠久永遊禁苑芳
春扶堯日之雍熙長占蓬瀛清晝卽汾陽之專五
福得以尚之乃召公之躋百齡宛其匹矣某自惟
駑鈍有玷鴻都雖苟利蒼赤之事靡所不思然誤
辱青黃之加若爲圖報伏願由知命以立命歷三
千與大千蓋國有老成其鍊形恒於丹沙之外而
天祚宗社則真仙不出黃扉之中芝房夜燦壽星
金身與金甌鞏固莫階日新輪甲玉堂增玉燭光
輝某瞻北極而望松筠阻於匏繫效南山以歌枸

杞敬布芹誠

賀申相公壽

伏以聖祚中興瑞應壽躔之會啓元翊運光聯南極之芒亶明良五百之期協魚水一堂之盛祥敷挺宇喜徧珩珂恭惟大師相老先生門下道膺天壽學爲帝師正事格心兼輔弼凝承而訓德紆紛鎮撼集規隨明斷以宣猷玉燭調而百穀屢登泰符集而九垓息警時維八月序屬中秋壽域弘開正寶曆萬年之象相門清宴天璠圖一德之期扶堯德之雍容長占蓬瀛清晝建姬勲于悠久饒弘禁苑芳春益不特坤岳比崇鎮黃扉而永固行見陰陽祗變拱宸極以常尊某南海樗材西江俗吏名慙蠅附徒懷獻履之忱迹阻鳧趨莫效放生之祝念茲晨灼灼麟服絢鶴算以增輝願自今翩翩鳳儀翊虹祥而永慶山高川至弘庇民福國之猷聖主賢臣均壽考雍容之慶薄言申賀厚冀丙融

賀張相公服闋

伏以金鉉調元千載頌明良之盛墨衰卽吉三年

嘉忠孝之全遺四制以從宜闔萬方而稱慶恭惟
師翁門下望重夔龍功高周召咸有一德格于皇
天永言孝思式于下土瑩瑩在疚尤恪職以副九
重特達之知穆穆迂衡乃殫心而致四海雍熙之
化茲者台端從吉喜泰運之維新緹室初陽見天
心之來復阿衡倚重咸知孝移爲忠瞻岵恩深庶
乎情止于義一人有慶百辟交驩某忻逢燕喜夙
荷鴻陶羈役西江莫遂趨庭上壽齋心北闕聊申
仰斗下情伏冀鑒存不勝兢惕

賀張太宰加宮保

伏以八柱擎天懋鴻猷于八座三台拱日申駿賚
于三階社稷賴以靈長縉紳翕其慶忭恭惟門下
天目凝祥德業聖神之佐臨安擁秀學術帝王之
師世德紹于箕裘芳譽聯于棠棣起應風雲之會
親依日月之光言非堯舜之道不陳心以社稷之
安爲悅品藻羣吏兼清通簡要之名領袖五曹備
識會公方之德自持平于銓鏡益注簡于楓宸坐
調北斗之杓特畀東宮之選冠諸卿而絕席鄰宰

鉉以平躋灼灼英台快羽儀于物望峨峨德傳橫
玉帶于朝端榮邁彤弓重踰金箸統百官均四海
旣極俊章又明之選贊一人總萬機佇觀憲天法
祖之勲某夙依寵光晚蒙陶冶神馳東閣祇懷雀
躍之私身遠長安未遂龍光之願敬因鴻便將此
蟻忱惟冀元首股肱歌喜起明良于一德賢臣聖
主頌雍容壽考于萬年

上吏部王疎菴

伏以卜曆萬年七觀青陽之出震亮天三葉再沾
紫氣之回寅開泰初辰履端肇慶恭惟老先生台
座幹旋玄化鼓鑄泰和依玉座之春雨深桃李揭
金莖之日輝及茹萌運際龍飛繫望中樞之鼎人
當虎變具瞻北斗之衡寵眷自天祥符獻歲新年
新朔荷真宰之宅工勝日勝時論上台之戩穀某
自惟疎拙夙荷栽培頃銜命於西江不忘回首遙
瞻輝於北斗尤切傾心敢輸葵藿之誠敬上梅羹
之祝伏冀壽茲平格永副眷懷

賀吏部王疎菴

伏以位首三銓百辟仰廉平之治功高四選九重
加翼贊之謨秩進青宮眷隆丹扆恭惟老先生台
座萃嶽鍾靈雲龍際運三朝碩德適符名世之期
百揆令儀懋著題才之績位已高乎北斗考遂歷
乎中書寵陟孤卿蚤曳星辰之履秩崇元老快瞻
日月之光玉珮生輝金甌增固某心懸山斗跡阻
匡廬望繡幄以馳情睹綸音而祇躍遙陳蕪札肅
布微忱

賀兩廣殷制府陞大司農

伏以南維開府欣傳洗甲之詩北斗司農峻陟持
囊之選蓋兵食咸資石畫肆中外共切巖瞻欽惟
門下應期佐聖同德享天惟此粵藩夙稱荒服攢
峯疊嶂風腥蠻市皆紅嵐桂嶺薇日午瘴雲猶黑
乃獨奮身杖鉞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馘
執俘者萬計狐兔潛而漢儀重覩雞犬靜而范袴
典謠裴晉公爲百辟師遂平淮蔡謝太傅爲蒼生
起爰捷淮淝久注楓宸佇登槐位暫借鹽梅之輔
入居喉舌之司蓋念鄧鄩侯之久于兵務而俾司

邦計亦知鄭武公之善于其職而入掌中臺也某
材如蹇駑莫著祖鞭志欲磨鉛未酬庖割身尚淹
于燕賀結轉激于蓬心敬布縑緘溷塵記室薄申
悃悃游陟台鉉謹啓

賀王龍洲陞少司徒兼謝

伏以貴陽開府旣承褒袞之章虔鎮專臺復冒帡
幪之慶維留都爲皇家豐芑而度支係會府事機
幸簡國華允孚人望恭惟大師相龍洲老先生王
佐之才武庫之學潛謀能掩著蔡雄斷可奪鬼神

守戎曹不啻持盈六署之儀刑允肅筴虜情有如
燭照三邊之烽燧潛消迨專制于南徼益定謀于
先伐嚴墉壑以通軌道廓氛祲以靖皇達遂俾水
西銅鼓之夷傾誠風偃以逮苗坪者亞之屬斂衽
景從名徹巖廊功高軼代某職屬韜鈴雖幸仰成
于石畫材同樛櫨豈能協贊乎風猷誤承國士之
知繆廁山公之啓儲材代匱偶入藥籠齋函貢身
懼流氷鑑乃節鉞幸移于南鎮適瞻依獲近于西
江佇觀樞要之榮遷雅稱機衡之鉅任嗣且面槐

佩玉膺六命以正天樞論道經邦位三公以爲民
極庶懿美增輝于日月而景勳振耀于虹霓下逮
茅茹之徒永荷吹噓之賜

賀李漸菴升南少司馬

竊惟留都爲國家豐芑本兵係會府樞機必藉國
華乃孚人望恭惟大師相文武爲憲經濟訂猷乃
聖皇倚毘之獨專且廷謨推轂之有素暫假韜鈴
之重進叅政本之司謂將一河綰中臺統六師以平
邦國行且游登台鼎孚一德以燮陰陽某謬瞻祭
戟之光媿乏驅馳之力喜深雀躍身愧鳧趨謹撰
蕪函仰祈電矚有懷銜戢無任悚惶

賀王少司寇

伏以烏臺握憲久聯法從之班鳳闕承恩特荷祥
刑之寄風猷彌著眷注方殷恭惟臺下道與時隆
才不世出品隲士類夙推冰鑑之稱獨秉風裁素
負斗山之望緬惟明刑重任宜屬邁種名賢楓陛
宣麻丹鳳銜來征五色栢堦承制白雲飛處並三
台綜六條而劑量物情法崇懸象持三尺以權衡

國是職貳爽鳩束矢制刑坐令人各得所持橐聽
政于今民自不冤寵光獨溢于臣僚簡畀實由于
聖鑒某辱在綱紀幸與陶鎔風采遙傳共瞻人倫
師表儀刑有賴竊謂吾黨宗依欲效燕私徒勤雀
躍

賀楊司空午節

伏以臨風送遠方深折柳之情對景懷人又值泛
蒲之月仰羨台階峻陟華問顛昂心切傾葵競龍
舟而北上歡同貢縷懸虎艾而夷猶知梟羹之寵
渥方新念蜚帛之令名孔灼永懷舊好薄將解纓
之儀仰贊新程聊比彈冠之慶願祈台鑒曷旣追
隨

上少司空何來山

伏惟大師相補天奇器翊運訐謨風猷夙覆于金
甌石畫暫陪于槐席飭材綜事漫誇張忠簡之偉
謨率屬程工人擬李樓筠之相望生以樸楸之材
久玷藩宣之任匏淹江右身遠長安仰止徒勤莫
罄龍光之願進磁役便少將犬馬之忱倘荷陶成

曷勝感載薄言申瀆伏冀丙融

上少司空褚愛所

伏以道徹襟帷德久章于南服階榮簪筆名特簡
于中朝身庇棠陰心懸槐席恭惟門下鼎鉉碩望
柱石洪猷峻陟台階重膺帝簡暫借邦土之寄佇
看爰立之榮生西江俗吏東海治氓久沾覆露之
恩幸荷燮調之化茲以進磁役便敢申赫蹏微忱
統冀台光俯垂清炤

上楊司空

恭惟大師相德維天紀忠簡帝心中外策勛文武
爲憲名藉中台之重坐調北斗之杓均四民時地
利旣極率屬程功之選贊一人典機事佇觀憲天
法祖之勲某株守西江莫罄龍光之願懸心東閣
實瞻鳳矯之儀茲因任土之徵例有進磁之役俯
申尺素仰瀆三階伏冀炤融曷勝欣跂

通督撫兩淮周三泉

門下鍾祥江右紹統傳先英聲早鬯于三朝峻烈
綦隆于一德鳴琴下邑兩覃名父杜母之謠秉軸

銓司兼備簡要清通之譽迨焚魚之既久乃推轂
之益勤歷銀臺而秉鉞閩南妖蜮氛鯨盡掃晉獨
坐而持平棘寺城狐社鼠潛消雄畧締武而經文
駿望下孚而上格念漕政係國家命脉而淮揚尤
南北咽喉聿資元老之壯猷特縮中都之節鎮要
樞則元戎帷幄美秩乃八座聯班六藩受成外攘
內安之永建四方禔福兵精食足之無虞自茲而
晉台輔宅上公見吾道大行之會過此而變陰陽
調鼎彙成真傳用世之功某蹇駑凡材荷甄收之
首及鉛刀未品媿陶鑄之獨先更五舉而登名心
日依于怙恃俄一跌而褫職勢遂隔于雲泥十七
年苦海沈淪雖捫已無慚于屋漏廿五秋宮牆契
闊奈恩私久負于消埃幸逢君子道長之時獲遂
小人快覩之願在黎庶尚切合哺之慶矧吾黨可
稽束脯之儀謹瀝丹誠上干清睎但吳門之焦尾
匪中郎則孰振清音豐獄之龍泉舍茂先則誰占
紫氣升醴明于堂下唯叔向之哲乎載石父于道
傍繫平仲之惠耳矧茲叔世尤鮮奇遭倘浩蕩洪

恩不遐遺于燕谷俾枯凋櫟栝得披拂于春風則
禽息之首感知已而能碎豫讓之身懷國士而甘
漆矣有懷企望無任屏營

請吳自湖起總淮漕

欣惟門下爽邦碩輔命世真儔風猷夙擬于三階
謨弼允孚于一德暫假韜鈴之寄幹旋兵食之謀
榮發有期瞻依靡及章門行色賁騰桑梓之中魯
酒慇懃誠竭江淮之水願言俯就無任顙後

賀總漕傅後川

恭惟大師相傅老先生金鉉舊德玉署偉儒勳華
夙懋于三朝謨弼允諧于一德鎮樞庭以翊元化
節鉞星懸握機軸以運經綸褱帷晝啓轉吳楚萬
艘之貢賦東南庇保障之仁疏江淮千里之瀧濤
天地底平成之績用是文昌政本共推武庫之才
喉舌中司進陟斗杓之重此時海甸行旌四國齊
歌袞繡他日巖廊簪筆百僚快覩風儀某策蹇追
先愧馳驅之莫效鎔金就範幸陶鑄之得宗榮問
遙聞蓬心遄結俯忸燕賀永懷墜鏡之私仰贊鵬

程聊比彈冠之慶臨啓皇篤伏冀台涵

賀王雲澤總漕

恭惟師相經綸兼文武之猷敷歷奏中外之勩翊
機會府既叅版部之尊開鎮淮南復借中臺之望
韜鈴重寄盡江淮河漢之委輸保障深仁溥徐豫
荆揚之財力行且坐調斗杓而獨縮政原會須特
進台衡而共調元化某材同樗櫟夙荷栽培力愧
驅馳久承督振遂誤恩于國士乃混啓于山公感
結蓬心報深知已謹消素尺上控丹誠伏冀皇臨
實慙塵溷

生集卷三十四

謝王雲澤構李

文大綸心易文

著

伏以樞臺開鎮偶依節鉞之光會府翊機謬膺華
袞之錫恩深覆育功類栽培況宸眷久符于武庫
且寰區共屬于巖瞻進叅版部之煩雅稱國華之
選謂宜獨司喉舌佐九重以變化原行且游陟台
鉉孚一德以和鼎實某策蹇追先辱厠使令之末
磨鉛試割敢當風厲之仁乃師相遴士以相馬之
法不擇驪黃掄材以作梓之方頓忘尺朽誤加品

目俾玷光靈感徒激于蓬心思莫酌于碎首聊憑
風以抒悃擬就日以流丹仰瀆台慈實慙塵溷尚
其在宥無任悚惶

竊之愚恩彩賈育世醜殊非別家眷入并于先車
升以馭臺開驗聞外情媿之失會執阻難歸觀萃
驅馳攜玉雲戰遂誤恩于國士乃混啓于山公感
實德壘固深知已謹滄素尺上控丹誠伏冀見臨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四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啓

賀趙掌院榮滿

恭惟大師相風猷嶽立器度淵涵勞勩懋著于三
朝恩禮允孚于一德值茲歲會之期快覩咸熙之
績鳴玉施戟恩數本出舊章燮鼎持衡爰立佇看
新命某幸依臺率素切仰成聿觀恩榮曷勝慶忭
謹抒咫尺上溷中涓伏匄台融不盡耿切

賀南贛軍門轉坐院

代撫臺

伏以節鉞凝霜千里嵐氛汛掃班聯珮玉百寮憲
度重新惟安攘殫專席之雄斯中外縮辟車之柄
念自王文成削平橫水而世建上公暨彼韓襄毅
芟薙大藤而晉陟圻父蓋國瑞壘鍾于江左肆雄
圖屢振于虔南歷載邈矣遺躅歸然恭惟大師相
樞謨靖密風望顛昂符國是較若權衡瞭機宜響
如著蔡碩德經文而締武洪猷幹乾而維坤軼前
脩獨萃吳水越山之秀兼衆美重建文成誠意之
勲雅鎮浹暮庶光不赫摧剛直枉諤諤清風虎視
鷹揚煌煌環宿玉節崇而閩蛋肅烟禋宵開金章
擁而章貢清波濤晝靜坐理泰階楚楚青衿絃誦
折衝尊俎赳赳紫胄干城芳猷藉藉廟廊推轂無
雙駿譽恢恢宸宸簡知惟一遂從南服旋晉中司
匪徒白簡朱威倚督察糾繩之寄實且台英銓軸
豎奮庸燮正之謨霖雨八埏亶自軌齊稷契洪鈞
一氣佇看績紀旂常某等夙瞻石畫祇事嚴趨遽
奉綸音益深忭躍知宥密游膺欽矚幸寰宇盡庇

清輝嗣茲輕裘緩帶日夸峴首奇助行見衮衣繡
裳時頌東山偉望肅將二簋敬效寸誠感臆賀私
未伸百一海涵山納欣荷萬千

賀南贛軍門轉坐院

代按臺

恭惟大師相樞謨靖密風望顒昂植儀表于中臺
運經綸于尊俎開鎮浹碁雄圖丕赫金函闢而章
頁波濤晝靜玉節崇而閩蛋嵐禳宵開威名藉甚
八埏謨弼允孚一德亟厯憶履之眷晉握臺率之
榮雅知霧徹霜飛共荷朱威重望竊計調羹均軸
行看黃扉清文嗣茲燮正辰階軌齊稷契殆且諧
和台德績勒鼎常某夙瞻石畫祇事嚴趨敬奉綸
言齋心跼忭旣以慶專席得人之盛因以占宸辰
眷德之隆敬貢魚緘薄申燕賀

賀掌院陳

恭惟大師相風猷嶽立器度淵涵勞動懋著於三
朝恩禮允孚於一德亟厯憶履之眷晉握臺率之
榮雅知鳴玉施戟滿朝之師錫咸孚佇看燮鼎持
衡當宁之疇咨允愜某幸依陶冶仰觀型模祇事

嚴趨慶專席得人之盛齋心跼忭知宸扆眷德之
隆敬貢魚緘薄申燕賀伏希鑒炤無任屏營

賀邵僉院

伏以節重凝霜萬里湖氛盡掃班聯佩玉百寮憲
度重新惟安攘殫專席之雄斯中外綰辟車之柄
恭惟大師相樞謨靖密風望顛昂持國是幹乾而
維坤運洪猷經文而締武庥光藉藉廟廊推轂無
雙駿譽恢恢宸扆簡知惟一遂從楚服旋晉中臺
匪徒白簡朱威倚督察糾繩之寄實且台英銓軸
豎奮庸燮正之謨某夙切瞻依幸叨陶冶神馳東
閣祇懷雀躍之私身遠長安莫遂鳧趨之願謹抒
悃悃仰効賀私

送陞任張僉院

恭惟法星遠駕玉節遄征重瞳凝矚方殷四境攀
轅益切丹楓夾岸尊俎生輝彩鷁恬波圭璋交暎
章江行色依然折柳之忱魯酒殷勤薄言舍輶之
薦勾淹霜旆少覲風猷

賀廣西撫院郭加少司馬

道撤檐帷德久章于百粵階榮簪筆名特簡于九重節鉞光生衣冠喜溢恭惟門下補天奇器翊運訃謨金函清九驛之塵魁颺踰伏玉節平五羊之險魍魅潛消內而屏翰湖襄樹中邦之雄鎮外以藩籬交趾築南徼之長城蓋允懷喬卿忠正之操是以成汾陽戡定之績鼎鉉重望占祥卽驗于三階黼屨凝神掌命暫陪于八座坐令桃葉江船歡騰欵乃之曲梅花嶺路遠賡崧嶽之詩某謬塵山啓莫效祖鞭仰依寵光獲叨任使謹裁尺素虔布賀私統荷台光俯垂餘照

上易軍院

伏以芳標玉立栢臺仰紀法之新雅度春融臬案席帡幪之澤乍違仙旆實拽心旌恭惟先生大人靈毓九貞望隆三楚凜青萍于兔穴騰驟耳于羊腸政貴足兵惟務振揚神氣直多忤物不妨沮抑仙舟某忝屬僚素親風度悉慮宣猷讞鞫每資石畫秉誠廸則擬評恒藉淵涵緬惟彩鷁之西飛莫遂趨鳧之素悃伏惟益葆真元迭奏山濤之啓重

膺鐵篆弘撫祖述之鞭謹撫輿情以寫私無嗤襍
線而聯錦

上撫臺

伏以偉謨天挺睿簡日臨賁節鉞以生光撤禱帷
而庸德恭惟大師相南嶽祥鍾中臺望峻矢心斥
土櫛風沐雨者三年杖鉞登壇折馘執俘者萬計
金函闢而山魃踰伏玉節振而海怪淵潛坐令桃
葉江船歡騰欵乃之曲梅花嶺路欣傳洗甲之詩
惟我后垂神渴倚鹽梅之望而中朝僉議佇升喉
舌之司顧保釐東郊惟畢公克善其職且底平淮
蔡繼令公實難其人爰賚彤弓游加簡命久注金
甌之選佇調玉鼎之羹某謬塵山啓莫效祖鞭猥
以鴻毛遇風偶借一時之捷蒼蠅附驥忽翔千里
之程頓顙銜恩盟心集媿邇者株守狼信匏繫蟻
封未由祇候旌麾俯申悃款輒用緘陳縑素仰瀆
仁慈伏匄包容曷勝惶悚

賀南贛軍門平寇

伏以天啓昌期德播七旬千刃神資良弼功收六

月車徒寰甸一清洪圖永建惟彼虔中夙稱巖邑
自韓襄毅奏大藤之績暨王文成植橫水之勲元
憇甫除惡本未殄綿延日久釁孽歲滋蠢爾葉首
偃然肆暴恃狐丘以跽伏暫見羈縻憑兔窟以逋
誅終成跋扈撫之則若飢鷹每勞篝臂勦之則如
竄鼠頗費經營使中原有腹心之患致廟堂興南
顧之嗟惟門下胸羅卻縠之詩書道兼吉甫之文
武矢心爲國杖鉞登壇不出樽俎而威振虎貔一
啓元戎而神摧梟獍草薶獸薙崩騰莽蒼之間簞
食壺漿傾倒旌麾之末風雷助氣草木皆兵是固
天休申命于我明聖祚中興于今日而運籌決勝
令若折箠執馘獻俘事同破竹殄累世之逋寇廓
四省之妖氛卽韓王莫之或先豈時流所敢仰測
某等封疆忝寄志每切于怒蛙石畫仰成懽漫隨
于賀雀謂將賡抑雅以紀非常之烈亦且樹京觀
而銘不世之勲謹託魚緘薄言燕喜慶賀之至倍
萬恒情

賀南贛軍門平寇加俸受賞

欣惟聖祚中興文德誕敷于兔窟訃謨天挺榮階
游逼于鰲端粵閩騰凱捷之歌國家溥懋功之典
蠢茲小醜素玩天威撫之則時復跳梁勦之則動
多掣肘因仍日久延蔓歲滋致廟堂南顧而興嗟
惟幄輟謀而投箸乃今蘓薙于旌麾之餘而予噍
靡遁折衝于樽俎之內而一矢不亡是固天庥助
順于我明抑亦良弼宣猷于閩外化覃寰宇佇調
玉鼎之羹望重朝端夙擬金甌之覆命寢躋于簪
筆賞益懋于彤弓某共事有緣夙謀未效仰承石
畫徒切巖瞻旣以慶四境清寧之福因以占一人
命賞之公敬托魚緘薄言燕喜鄙忱未罄雅度春
涵謹啓

賀南贛軍門平寇

代戎院

伏以天啓昌期一清寰甸神資良弼再建洪勛
茲小醜夙倚孤丘玩我天威敢行獍暴使內服有
左言之俗致廟堂興南顧之憂乃今折衝于樽俎
之間蘓薙于旌麾之下風雷汛掃株本一空是固
天休申命于中興抑亦雄畧宣威于蓋世表鯨鯢

以樹京觀實維其時卽采芑以詠壯猷心之願矣
薄言燕喜聊託魚緘伏冀台涵鑒茲塵悃

請新任南贛軍門

欣惟門下爽邦碩哲命世真儒風猷夙擬于三階
樞畧允孚于一德暫借韜鈴之重遙臨楚粵之交
玉節一新霜稜百倍謹候襜帷駐節冀瞻水鏡清
暉倘荷班荆實銘傾蓋

賀胡玉吾

伏以節鉞南臨江海觀澄清之化法星北照官僚
仰貞肅之儀霜凜中臺風生內省恭惟老先生台
座紫電標奇白虹挺秀光寒玉斧快瞻帷幄之謨
平奏銀臺夙著省垣之績威澤覃敷於南國綸音
晉錫於中天憲總鐵冠應落百邪之膽望高石室
允膺一德之求名注金甌功隆玉鉉某江省祇役
幸佐下風堂序隨班謬叨末屬豈惟感知遇之厚
抑亦慶遭逢之奇聞命歡忻馳情眷戀謹修芹曝
而申賀爰戒材官以代將伏冀照臨俯垂涵育

謝撫臺薦

伏惟大師相門下風猷夙擬于三階宸極久孚于
一德肅韜鈴于桂嶺薇嵐之嶠而百蠻款化秉節
鉞于青徐淮海之交而萬艘來同功冠古今望傾
夷夏游承注簡超進崇資曳履槐席之尊接武台
鉉之上某謬塵山啓莫效祖鞭乃雅度春融每切
獎成之念嘉言辰告過施與進之仁遂使謏材混
膺品目方愧馳驅之莫效敢云特達而相知真感
涕以無從諒捐糜其未稱謹裁尺素抒此悃丹雖
衮衣繡裳尚彷彿于居東之日知和羹作醴且雍
容于當軸之時統冀台涵曷勝惶悚

賀贛州軍門

芳標玉立風猷夙著于西臺節鉞霜飛德曜乍臨
于南土鄉邦仰重遐邇騰歡恭惟門下道兼文武
學貫天人持國是較若權衡瞭機宐捷于著蔡正
繩而虔南增峻耀德而章貢永清在昔雖畢公保
釐之勛居然並駕于今惟陽明戡定之績燁若重
光寰區共屬于巖瞻宸極久凝于天眷暫借樞庭
之望佇陪槐席之尊夷夏聳觀兵民震忭某夙聞

月旦知國家分閫之得人茲忝觀風慶楚越韜鈴
之永固方叔元老壯猷奚止于三千吉甫燕喜爲
憲且覃于萬國快覩多祉之受肅將二簋之儀聊
致賀私統希麾頓

謝撫臺薦啓

代屯道

伏以洪都開府夙依節鉞之光建業翊樞謬膺華
袞之賜盟心集媿頓顙銜恩久稽班謁之儀曷罄
承風之慕如某策蹇追先辱厠使令之末磨鉛試
割敢當特達之知顧明臺遴士以相馬之法不擇
驪黃掄材以作梓之方頓忘尺朽誤加品目俾玷
光靈寒夢忽被于陽春涸轍頓沾乎海潤恩深覆
育功類栽培第桃李成陰徒切公門之想匏瓜久
繫莫窺東閣之踪夢寐思勤消塵念切聊憑風以
伸悃望化日而凝神惟願主聖臣賢允愜王褒之
頌珠囊玉燭聿調傳說之美俾百寮協奮于下風
暨菲質載承乎餘馥不勝受恩祝頌之至

復贛州軍門

代戎院

檐帷暫駐尚稽晉謁之儀節府遙瞻遂枉賁章之

惠盟心集愧對使攄誠念某策蹇追先方效驅馳
之力磨鉛欲試敢云新發之硎幸觀儀得近于老
成庶舉動不愆于舊典瞻依在望夢寐方勤乃蒙
門下雅度春融遠猷辰播遣雙鯉于樟江之上允
焉示以周行遺珍貺于栢府之中殆將洽以百禮
拜嘉逾分感忤移時虔謝末由願言曷罄

謝大中丞常心吾公祖揭薦兼惠扁額

緬惟老公祖衡湘間氣密勿具瞻秉正直忠厚之
猷成敦大明作之政立朝端而億萬年廟謨國是
奉爲著龜撫淞服而二千里士庶兵民倚焉衽席
西北天隅再補遣將而寧夏救安東南地闕重修
振武而倭奴喘息乃屬膚功之旣暇念茲朽稗之
餘生山啓繆推燕谷忽瞻旭日嚴顏游揭蠖廬頓
發綵霞矧兼稠疊之多儀實侈林泉之異數念大
綸畸世單人窮閭侗質閩南佐憲妄抗權奸江右
分符力更敝轍自謂勉傾血悃不虞竟啖狼涎筮
仕纔及再暮投杼遂成三黜出門而學持手版衣
褶猶新歸田而重理殘編丹鉛未老竭來伴蝨魚

者倏經八載追憶誤鴻造者陡覺半生自憐不燼
之寒灰殆類生光之腐草天高地厚曷足罄其恩
私沒結生銜罔克攄其報稱未卜涓埃之日敢忘
頂禮之勤登拜神迷願言心鬱

賀馬定宇升撫臺

丹心扶日耀圖象于麒麟玉節揮雲總韜鈴于龍
豹望隆三獨慶集百祥門下器業清貞文武光備
德星分野鍾靈秀于岱宗學海淵源衍真傳于洙
泗阜囊諫草聲動朝端驄馬苴茆風行海表聖主

方隆分虎大江再卜涓熊博採輿情榮膺特簡三
楚先瞻周衮八紘均跼商霖細柳令嚴江上鯨鯢
浪靜庚桑歲稔村中鴻鴈聲稀展也百禩之功宗
何啻一時之碩望媿某雨露微生夙抱登龍之幸
風塵駑骨深慚市駿之知垂韉有年掃門無地方
擯炎荒之外偶驚綸綍之傳瞻法曜之分光情同
率舞慶衮衣之垂庇恩並丘山昔楚客絕纓先覆
軍而報德軼人辭賦感知已而歸心彼也細人尚
效捐軀之謫某雖下乘敢忘置膝之恩顧大匠之

門縱不遺乎蟠屈而溝中之斷竟無分于削繩用
是激衷徒勤刻骨肅馳尺牘用展寸忱

送年節

時當宿歲運轉迎年惟公庶績報成散層崖之滯
積三陽錫極回幽谷之春熙是宜栢竿祭詩壯韶
華于夜永椒花撫燭侈物色于宵分誕凝滋至之
禧肇啓更新之祚某遙欽羔飲莫助辛盤敢瀝寸
衷少抒尺素

都院中秋禮

西江秋徹金風爽而景物平內署宵澄玉露零而
天階淨凡僻壤清寧之慶皆明臺肅乂之猷賞洽
秋中樂後天下筵開玳瑁玉盤映金液以交輝筆
瀉珠璣銀管耀瑤天而生色適瞻皓魄如對光儀
聊陳謝渚之供少助庾樓之玩伏于道照無任神
傾

賀南贛軍門元旦

伏以聖祚中興泰道肇三陽之會台垣翊運履端
迎百祿之祥和協寅恭春回壤甸欣惟門下風猷

夙著天寵方新撫五辰而調元翼三統而耀德坐
籌帷幄延駿譽于韓范之間正色中臺轉鴻鈞于
楚越之表是用永扶宸極宜誕受春祺某彙進
茆茹偶同臭味情欲傳于梅信結轉激于蓬心道
泰年豐聊賡晦翁之句陰消陽進願傾清獻之忱
茂對昌辰曷勝瞻企

賀戎院元旦

璿曆更華播陽和于四宇蘭臺正始新風采于三
元際茲泰嘉之時展矣道長之會恭誌先生霜稜
夙著于朝端正氣載新于江服氛沴潛消似振爆
火于匡廬武夷之曲陰霾淨掃如灑桃湯于蠡湖
閩海之濱撫五辰以調元快覩八埏化日翊三陽
而耀德佇看萬竈屯雲某德媿若時職司陳臬慚
分猷之莫稱喜祇事之得朋敢因獻歲之初少效
春祺之祝不瑕有願曷罄傾誠

賀南贛軍門午節

伏以龍舟呶軋楚方競渡之時虎畧深沉嶺表洗
兵之日佇膺渙渥茂對良辰艾葉桃枝翠色暎垂

門之曉包金切玉朱明迎午漏之祥五色絲行沾
天賜九子糴坐致洪庥籌帷幄而奪標淨炎氛于
重險之窟協虞絃而解慍轉離明于一陰之時某
泛歎無緣沐蘭有願緘詞寄遠聊申貢縷之忱撫
景臨風若共標竿之賞

候陳中丞致仕

門下總憲中朝階崇望峻持衡禁禦勲懋心夷迺
宦成名立之時適海晏河清之候念四時之序讓
神功而不居因三至之言解重肩而如脫輶車鳩
杖游承北闕之流丹衮衣繡裳暫向東山而養素
耀朱軒臨祖帳知賢哉之歎已溢于都城追賓從
拊杉松諒晝錦之光必騰于閭里桑榆景裏參差
三槐九棘之間煙霞夢中恍惚紅日黃雲之上某
夙瞻令儀疊承光寵賚之珍貺飫以綺筵仰維綠
野之芳華竊喜清光之在望第樟江株守徒勤佩
德之忱梓里風流未遂摳衣之願謹函尺鯉藉代
登龍惟冀永頤蔗境弗忘虛席之懷益固栢心仰
副賜環之命睠言虔祝尚荷鑒涵

送撫院中秋禮

欽惟玉律司中三五忻逢佳節銀蟾正滿千里共
睹清輝雅稱賞心睠言懷德仰芳標之瑩璧鑑道
與秋高素齋政之湛冰壺恩同露渥與民偕樂遙
知興溢南樓懷人一方未效樽陳北海敬將芹意
薄侑桂筵福澤大同慶躋民鈞天之上華輪峻陟
佇乘槎日月之邊惟慙塵溷統冀台融

送南贛軍門中秋禮

緬惟風清兌宇一天玉鏡揚暉露肅商辰萬里冰
壺如洗乃銀魄甫躔于丙極屬霜鉞雅鎮于虔中
粵嶠澄清光徹梓潭之底楚氛汎掃瑞凝松闕之
巔遙知嘯詠庾樓獨酌素節竊願乘槎謝渚共睹
清輝敬將文酒之尊少助織阿之轡

賀南贛軍門中秋

伏以玉宇風高耀丙光于南極金莖露灑肅甲令
于太微兌治正中壯猷方峻商辰諧律新渥駢臻
恭惟門下直筆正繩光耀一天玉鏡登壇杖鉞風
清萬里冰壺回秋色以作春陰無異呂申公揚州

之惠愛泛江槎而板逸駕宛如謝仁祖牛渚之襟
期素景方中穴劍金鷄載舞澄颺代序湖中石鴈
飛翔楚雲開而彩虹斜挂瑞凝松闕之巔粵嶠平
而金餅高懸光照梓潭之底陰霾淨掃若挽銀河
而洗甲兵爽籟澄清真播仁義而爲干櫓逢茲燕
喜宓賡吉甫受祉之詩覩此蟾光奚啻蘇公撤燭
之樂某仰資石畫佇看照海旌幢俯竭螢芒擬附
層霄圓璧羨風猷之適駿欣華問以顛昂瞻企孔
殷未遂龍光之願懽欣莫旣聊申燕賀之忱

答贛州軍門

代都院

緬惟呂申公在楊州而頓回秋色謝仁祖鎮牛渚
而獨泛江槎矧霜鉞雅重干虔中適銀魄甫臨于
秋半塵清兌宇一天玉鏡揚輝烽偃金飈萬里冰
壺如洗槐風晝爽似催陪槐席之尊壽極宵中若
永獻壽祺之瑞擬乘賓鴻南度共追撤燭之歡迺
辱雙鯉北來實愧投桃之惠拜嘉汗浹裁答神馳

賀南贛軍門重陽

玉律諧于閭闔而序屬三秋羲爻協于天風而日

逢重九正國老扶陽之會名賢賞心之時仰羨弭
節橫霜千里瘴雲淨掃正繩肅兌九天惠露一新
睠懷泛菊之清風况值賜萸之佳序人兼四美遙
知典溢龍山天各一方空見霞飛滕閣酌節未從
于阜帽獻芹竊效于白衣北殿傳柑膺天寵于韓
圃秋容之上南陬納稼躋民生于胥天萬寶之中
統冀台融俯垂麾頓

賀南贛軍門重九

仰惟素節清商霜飛風厲况值賜萸之佳序睠懷
泛菊之高標人兼四美遙知典溢龍山天各一方
空見霞飛滕閣酌節未從于阜帽送酒竊比于白
衣北殿傳柑膺天寵于韓圃秋容之上南陬納稼
躋江民于華胥萬寶之中遠致微忱雅祈麾頓

答賀南贛軍門冬至

伏以玉節凝祥肇應一陽之候珠星紀瑞豫占百
祿之適縮繡線以舒文知隆福隨剛而浸長倚璿
臺以望氣羨吾道與日而俱南凜霜威于章貢之
交宿臨正昴回陽和于楚粵之表權應黃鍾行且

列百炬火城而調斗杓于天統茲諒對四分鳳曆
而啓元運于大來緩帶輕裘正傾仰折衝之畧獻
履貢襪方擬修亞歲之儀遠莫捧于兕觥惠敢膺
乎魚素開函感臆展貺裝懷恍然目炫五雲裁答
漫噓乎凍筆率爾神馳千里瞻依實切于星躔銘
載有懷敷宣莫旣

送南贛軍門年節

璿杓改建會心方感于物華玉律更新懷德願綏
于福履仰羨鴻鈞布物萬宇偕春遙知蟻臘浮香
兆民同樂綵幡花勝應耀芳辰白玉青絲罔陪綺
席敬備辛盤之末用伸椒頌之忱玉燭調元共慶
泰交五始春酒介壽佇看晉峻三階率爾申儀句
祈丙照

謝按臺薦

代分巡道

守株五載功未展于一籌賜袞半言榮遽叨于三
命在明臺操駕御之法猥欲策駑蹇而追先乃廟
堂重伯樂之言遂不擇驪黃而增價福過其分賞
浮于功聞命惕心銜恩鏤骨蓋由台臺風猷甫振

而嶺表狐潛霜斧一麾而海濱鱷遁仁勇折衝于
不戰威名讐服于先聲乃雅度春融每切獎成之
念嘉言辰告過爲讓善之詞遂使謗材混膺殊渥
自分馳驅之莫效敢云特達而相知雖感涕無從
蓬心欲結顧蟻封遠隔狼汛方嚴仰承籌國之盛
心確守分疆之約束敬將素牘聿吐赤衷銘刻有
懷願言未罄

賀按院

伏以節鉞南臨八閩觀澄清之化法星北照百僚
仰貞肅之儀霜凜中臺風生內省恭惟老先生紫
電標奇白虹挺秀光寒玉斧早傳栢寺之芳明徹
冰壺久著蘭臺之績威澤覃敷於南國綸音晉錫
於中天憲總鐵冠應落百邪之膽望高石室允孚
一德之求名著金甌功隆玉鉉某叨役豫章幸踵
芳躅訃謨在簡牘慶遭逢獲奉以周旋分謚屬堂
階勤仰止尚稽於蒲伏謹勒蕪詞聊申賀敬

送韓按院復命

伏以繡斧南巡朱威霧徹太微北拱白簡霜飛楓

宸瞻法從之光草埜慕德星之庇況素承于教諒
忍遽遠于分岐夾道傾城見千里拔留之願芳尊
祖帳表一時共事之情倘携手于河梁庶談心于
道左

謝韓按臺薦

伏以惟天無私德每隆于覆露惟親网極恩尤切
于提携詎以駑材當孤孽之踪忽荷座主兼天親
之眷頌銘莫效永矢弗諼恭惟台下鼎鉉碩輔宸
扈阿衡秉節江壖露濡霜肅握釣朝著上孚下推
曾是樸櫟之材猥廁桃李之列伏念某質綿分薄
志篤數奇接鳳翅已踰十年幽燕谷中更入載迨
棲遲于藩幕偶徼惠于鴻鈞奄奄若已仆之木而
再荷栽培煢煢如垂盡之生而獨勤顧復隆施者
浪投于不報飲德者感激于非常豈徒孺戀而神
縻誓且生銜而冥結瞻依漸遠固莫跼于塵犇高
厚無疆倘終惠于臨照謹摠血悃奏溷中涓

請新任孫按院

伏以芳標玉立風采夙著于西臺峻節霜飛德宿

甫臨于南服輒諏穀日一謬致芹私肅牙儀以宣六
察既遂登龍之願攀鷺車以陳二鹵敢祈傾蓋之
知拜日明禋懇惟夙駕

迎孫按臺

恭惟門下秉軸太微夙推朝長持衡繡斧益注宸
衷冰心肅于火旻風力凝于霜署昔清海徼消吳
山越水之氛茲鎮江壩增匡岳蠡湖之重玉節臨
而工僚震懾金函闢而草木晶光生濫竽猥及于
踐更懸豹偶同于接翅規隨自昔愧非畫一之猷
糠粃在前不任簸揚之愬幸契分之稠疊荷風采
之具瞻謹戒絳騶肅迓蒼佩薄言申瀆伏匄丙融

賀按院元宵

伏以玉律回陽三五欣逢佳節金蓮燦錦千里共
際豐登雅稱賞心睠言懷德恭惟門下風裁凝霜
久藉水晶之望冰姿瑩璧佇調玉燭之元遙知午
夜鰲山普躋鈞天之樂自愧半星螢燄莫陪燈月
之光輒陳麴蘼微儀聊備傳柑故事尚願華輪峻
陟庶其酌北斗于中臺鷺軾燭微不獨照九華于

百里私心瞻跂拍塞奚勝

賀張按院午節

伏以炎景方中五月初傳永漏朱明炳豔千里共
挹薰風仰瞻六轡之驄茂對一陰之候賜蜀扇于
披香應念霜稜之繡斧分臬羹于太液能忘骨鯁
之法冠榴火垂丹燭陰霾于微眇槐風晝靜轉正
氣于中天際茲貢縷良辰未附泛蒲綺席敬將蕪
句聊效霞觴伏冀台涵自慙塵瀆

請軍門入簾宴

伏以中臺重望夙覃風勵之仁聖曆昌明共應雲
龍之會惟海甸永清之日適閩鄉掄秀之期恭惟
門下南嶽鍾靈太微秉軸凝丰采于臺率而文運
一新運經綸于樽俎而士風載正坐見海隅之蒼
生雅稱清朝之黎獻某等式遵功令肇舉鄉書鳩
役遴才旣幸仰承于石畫諏期展采尚祈劼毖于
風猷薇省晨清乍擁蘭臺賁色槐簾晝爽佇看桂
子成陰拜日明禋爰祈戾止

請總戎入簾宴

欣惟海壖風淨喧騰洗甲之詩藝苑秋高肇舉掄
材之典惟熙朝重獻賢之選乃閩省當文盛之時
咸垂虹霓之光而熠燿清朝盡振鴛鸞之翼而騫
翺要路多士旣濟濟矣嚮風益彬彬焉門下建牙
潘翰幸專分闡之勞推轂英賢均此拔茅之志茲
稽令甲巳逼良辰謹修一豆之儀仰瀆元戎之重
鎖鑰風簾我且研精于品藻銜枚鳴柝尚其協奮
于韜鈴無任攀援勿虛延佇

請察院入簾宴啓

伏以西臺簪筆風猷夙著于朝端南服持衡懋簡
特隆于睿命法星遠駕文運一新恭惟門下道隆
述作學貫天人相度淵泓遠繩元獻之業風裁鯁
峭近紹景初之勲時惟丙子仲秋值鄉書之獻士
睠此東南巨麗欣糾薦之得師郵遽聞而譽髦作
氣約法下而百職矢心爰屆良辰肅將懿典拔鷺
車而陳二鹵式沾湛露之恩入藝苑以校羣材願
借霜稜之重用俾二三執事盡一時共事之情會
見九十英賢翊千載太平之業仰祈夙駕俯慰塵

粽

賀周左轄

門下秀擅湘江望雄楚服敷猷嶺右夙騰保障之
勲弘庇江東益殫旬宣之烈特躋左轄簡在帝心
栢府肅寮百辟聳具瞻之望薇垣布澤四方成阜
厚之風某志阻匏瓜心懸斗杓薄致喬鶯之賀曷
勝燕喜之私

吳文臺郡伯中秋禮

緬惟兌宇風清千里冰壺如洗商辰露湛九天玉
鑑揚輝懸照海之旌幢永夜花村無吠犬麗層霄
之員壁長空桂窟絕精墓睠茲政和氛淨之期雅
稱樂事賞心之會不佞猥以隱淪混瞻朗曜龍光
鄙悃幸躬承弭節之初蠹竹殘齡乃久闕摳衣之
益忽邁華輪之峻陟更欣熙績之顯昂翹首欲飛
蓬心似結勒短狀以抒素妄溷中消選長鬚以將
誠願麾外涵亦知山肴野蔌詎堪充北海之尊獨
羨槐席桂筵當不減南樓之興薄言申瀆顛冀丙
融倘藉容光曷勝欣躍

賀洞山尹先生七十壽

伏聞文潞公結社于耆英而中外瞻其丰采司馬
公願神于真率而夷夏仰其令名展惟平格之臣
宥厚永年之慶恭惟座主老師學爲帝師夙著格
心之績道膺天壽永延固命之期踵嘉會于洛都
接晚香于韓圃欣引年其杖國綽芳譽以盈朝匡
社怡情雖自比薛萃之高致承明占對實共擬趙
昌之精明惟綠野之方華迨青陽之旣暮辰躔啓
曜炯齊南極之芒申岳歌崧亶叶左弧之志成喜
灼灼麟服絢鶴髮以增輝行見翩翩鳳儀躡鰲階
而再上某謬慙孔鑄獲瞻晚德于從心俯縮蘇章
莫效微忱于進履祝崇階而馳阜襖竊比李宸娛
福祉而詠南飛僅同蘇軾惟冀永懋畢公之德彌
四世而克勤載宣衛武之箴邁九齡而益慎使庇
民福國共承滋至之天庥而聖主賢臣再頌雍容
之壽考

賀朱鎮山壽

伏以天挺耆哲道佐中興當壽星躔丙之初正匡

岳生申之日身暫依于綠野望轉切于蒼生恭惟
師相門下心涵聖緒闡經緯于四朝學爲帝師協
明良于一德轉吳楚萬艘之貢賦遠追鄴國之勲
淪青徐千里之瀧濤近踵平江之績寵方承于睿
眷身遂遜乎神功惟茲蔗境之遐齡復值花朝之
五日成蹊桃李喜陪槐席春風滿室蓬弧恰遘錦
衣晝日蓋忠愛不忘于猷畝長培固命之期肆天
心純佑乎朝廷永延平格之佐此日祥開玉燕絢
麟服以相輝行看名覆金甌陟鰲階而直上某材
如樸楸過辱提攜栽培雖出于無私鞠育實同于
罔極情深愛日常懷獻履之忱方各一天莫遂稱
觴之願謹緘魚素式貢蟻忱祝讚寔殷敷陳未旣
階平衡正風靜波恬適三五之方中乃舳艫之相
屬睠茲令節雅稱賞心遣來薄醕聊添北海之樽
幕有嘉賓請盡南樓之興

謝陳寧州惠炭

稿念久灰漫有復然之望寒氈坐擁竟無挾熱之

方忽聞雪裏噓陽頓覺星繁白日稱而後爨應知
價比烏銀鍊以爲炊共詫形如赤獸卽使校書徹
夜奚煩太乙之吹藜雖云僵卧空齋絕勝袁安之
卻米薄言申謝惟凶丙融

請邑令

仰惟海波晏謚夜深犬卧花封歲計豐登雨後人
耕綠野喜渥澤正覃于下土會熙辰適屆于中天
恭詵多暇之自公俯罄躋攀之積悃艾綠影浮瓦
缶和挹薰風葵丹光映朱幡笑延永日宓琴衍衍
欣聽四境之絃歌喬鳥翩翩聞咏半池之鼓吹三
薰誦日拜曰明禋九頓陳堦曷勝瞻致

請邑令

天柱發祥毓燮鼎秉樞之畧皖山製錦騰慈君信
父之聲迺茲更雅化于武塘奚啻騁輕車于熟路
政條初下而老羸扶聽仁風乍動而草木向榮恢
乎遊刃無全牛展也垂簾有餘日欣遘素絲之多
暇可稽醪蟻以承歡矧初沐清光幸瞻依之孔邇
且特頒華袞慰報稱之靡繇二美并臻三熏愈切

諏惟首夏贊恢台式藉和羹令屆天祺介景福惟
此春酒雖子弟進先生之饌未罄孝思乃居邦事
大夫之賢實以範德藜花釀蘆菹鮓僅同魏野齊
厨之味芘新陰浥新漲雅叶宓琴解阜之音花鳥
翕其讎迎溪山拱若佇候蠲斯悃欵拜曰明禋丐
瀆台嚴驅高軒于委巷願言夙駕擁敝篲于衡門
無任駿馳有懷雀躍

請邑令

欣惟報成賸及三年懷邑幸恩波之首被試可甫
垂暮月我邦幸福澤之方新睠茲奏最之期政值
栽花之候金章玉璽繽紛出自明光李白桃紅的
歷徧榮江國謹抒燕賀上藉鴻庥伏丐賁臨共承
鼎豫

請邑侯

代新孝廉

伏以甘棠三禩吹噓久藉春風芳桂五枝京浙共
沾時雨睠此聚奎之會曷勝瞻斗之忱惟明公口
訣傳心邁陳古靈之勸學齒餘拔士若楊得意之
憐才某等質謝南金得孔鑄而始粹足非冀北承

樂顧而稱良酬知莫罄消塵祇願服勤坡谷策蹇
仰傳衣鉢盟心竊比晁秦肅詎初八之辰式展在
三之敬小春風色借杏霞桃浪于瓊林好景晴光
賞綠橘黃橙于菊釀雖烹葵及菽養未就於無方
而飲水思源情實同于有造懇祈賁止現茲優鉢
曇花徇我蒙求示以正法眼藏叩闍九頓肅楮三
薰佇俟鸞翔儼焉鵠立

長兒納采啓

緬惟十禩望孫夙紀楊椿之愛七齡賜匹久誇宋
武之英惟樂天常苦其遲而摩詰不厭于早念小
兒拙守一經志學未窺于孔壁欣令女秀鍾四德
閨英遠紹于大家且兩小之無嫌適三星之合宿
旣舉問名之禮載申納采之儀卷爾弄梅覆額喜
成嘉耦居然種玉齋心祝觀元孫卽未冠未笄已
預符鳴鳳之兆而采蘋采藻尚永叶鏘鸞之席

仲兒納采啓

緬惟齊德著代禮正河汾緩約遄昏訓嚴涑水念
仲兒志學之齒曾丈夫卜室之辰惟素悰竊比袁

筠近依青桂肆礪志雅符高越未就平原恭詵門
下珥貂世德夙瞻鼎甲人龍令愛擊悅令姿共屬
蘭閨秀玉天作之合幸逢芳訊于蹇修神助其麻
獲叶鏘鳴于媯仲旣荷相攸之允率爾問名韋諧
文定之祥猥然納采睠嘉禮成于鴈摯物以及儀
而納徵代以褭蹄義惟沿俗絳紗封繫炯心宿之
在隅御輪授綏迨河冰之始泮結雙石以朱葦快
聆桂樹鳴鸞羅百子于青廬誇映藍田得玉庶采
蘋其有屬矣卽玉照何以將之諏吉肅柯杼雲授
幣薄言申懇顙冀鑒存

回于濟川繫定啓

欣惟十年道義之交夙諧鴈序百世宗祊之寄初
叶鳳鳴理蹇修以結言相惟允矣諏羲吉以將禮
何以報之門下輝聯棣萼並家學于二蘇令器榮
茁芝蘭埒聲華于少阮顧惟箕裘之重念係震男
乃下採衡華之微爰及兌女偶同舜華之十歲誠
無嫌于弄梅時當堯茨之四新用矢盟于繫臂雖
德樹高門固知非吾偶也而引躋清列乃幸勝吾

家焉辱同臭于金蘭式混形于葭玉茲惟量德豈
曰論財行且刈我荏荆永肄采繁之訓尚冀琢茲
美璞聿成潤玉之才俾聯僕射之座者確有徵焉
而序昌黎之文者端可見也恭承玉鏡下頒荷松
施之逾分輒擬竹筭將事慙李報之匪宜酬答多
愆恃包容或無訶斥裁言罔敘在知愛倘特淵涵

生辰辭賀

一事無成大負桑蓬之教二尊見棄常軫岵岵之
思方念劬勞敢懷宴樂且浮壽原非真壽達者等

支莘平先生集卷三十五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譜牒

例義

大綸曰余嘗徑衢婺歷寧紹再莅江閩其族姓
多至百千人悉依祖籍更百世不輕徙卽貧窶
赤骨終不以世業售人乃大江以南六七大邦
號天下文獻之區而民俗離析雖同父之人而
家別戶分藩籬迥隔矣尚古崇宗法設中正官

以公選舉定昏媾而近世則朱門白屋轉眼變
遷世家巨族橫罹撞秘世無百年之家家無百
年之計何暇舍目前之急務而肆力于迂闊難
行之舉哉此宗法所爲日湮而譜牒不復講也
有宋中葉歐蘇譜法爲世所宗而遠胄牽附如
指諸掌識者頗爲致疑遙引華胄易姓冒宗其
如先人何吾爲此懇謹就近世肇基所自紀年
月列履歷成一家言俾後之人知吾族自明興
以來至隆萬之時凡九閱世產不踰中人官不
登上士而游膺科目世積翰墨卓爲一郡聞人
爲子若孫者惟世勤耕讀守清白毋貽先人羞
卽隆古所稱文獻故家奚忝焉不則虧行辱身
敗名隕業卽祖軒轅宗姬妣祇益醜耳奚益哉
一聞國有史家有譜凡以紀分合昭勸戒也子孫
有作奸犯科自干國典者逞奸誣訟圯敗族親
者男而盜女而奸實有顯跡者死不入墓名不
登譜有毀墳伐樹忘祖自封者死不入墓已入
者歲時墓祭勿以耐食

一紀世系做年表也總世系圖以敘大宗分世系圖以列小宗而生卒字號附焉做志以志宅第志丘墓志吾祖父所棲藏也有大傳以述顯行有小傳以述細行傳吾祖父之行實也有科貢考以敘顯晦有文獻考以紀翰墨令後世有所考以世守也無後者有繼繼傳素行純白而不得顯者有顯幽傳素行多疵而不範于訓者有黜幽傳女而嫁婦而娶者有外傳匪止正宗秩次而視化流勸亦係焉

一定祭法家廟

一定服制

一處祭田

一議賑族

一酌家訓

一立景賢祠議

世系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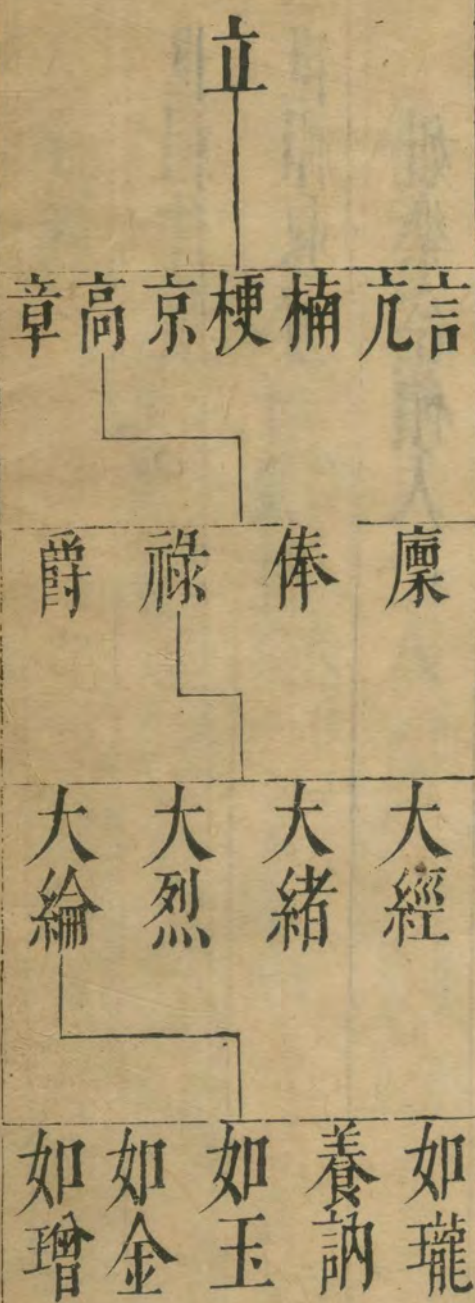
吾家自仲碩公而下其僅可紀者九葉爾然皆從殘編蠹簡彷彿求之先曾大父蘧菴公之言曰立

生一二歲時先府君嘗謂立曰吾自十二歲而孤
先世事不知其詳似聞爾祖母言先世家楊之泰
州自元季避兵徙居嘉興南門真如寺東母自十
八歸支氏弗遠事姑汝祖考諱某字某有足疾讀
書爲里社師不二年亦歿家益落汝父挈我徙居
東門外宣公橋之東僅十年而汝父歿立欲建祠
堂祀四世但不知高祖之詳云至先大父又止祀
樂安府君而先世益不可考矣至嘉靖甲子科大
綸倖舉于鄉而江右進賢支應瑞亦以是科中因
謂支族始遷江右祖葬西山利于子卯而甲上尖
峯尤秀至丁卯年崑山縣支可大舉于應天而甲
戌同舉進士因驗分合所由若指掌昔會稽黃渥
與黃庭堅皆出婺州七世以上皆失其譜後以年
相望與渥近復以兄弟合譜今崑邑支改齋爲大
綸歷敘世系皆鑿鑿可據而必欲棄之可乎改齋
譜云支氏原自山西聞喜縣陝西茂州宋南渡時
以侍從扈蹕至江西隆興府卽今之南昌府也始
遷祖葬西山族聚進賢及饒州府者甚繁元世三

一公為宣州丞因家焉為州鼎族國初起富民實
 京師長房至京違限三日謫戍雲南次房奔居蘇
 之崑山三房居無錫四房居蕭山崑山有支巷族
 姓亦蕃歲苦滇戍之擾我祖遂遷嘉興而滇戍以
 居間例調鎮江蕭山後以他事亦隸尺籍而無錫
 一支今居京師與改齋不復通譜改齋名秉中太
 醫院吏日子如坤如升皆為御醫如璋丙子科中
 順天鄉試崑山一支今戍于貴州普定衛辛卯中
 支持禮庚子支邦幹聞喜縣一支成化二十二年
 支夔中制科云

總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仲碩 叔芳 慶生 子傑 茂榮 立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分圖

一世祖仲碩 子叔芳

二世祖叔芳 子慶生

妣樂空碩人

三世祖慶生 子子傑

妣淑三陸氏

四世祖子傑 字廷秀工于詩尤工書法

妣明玉陳孺人

五世祖迪功郎茂 即大綸高王父

安縣丞曾王父手筆云奉命督黑鉛生銅于廣西而郡志乃云永樂五年貢任江南軍需庫大使國初官制資格未定即實貢管庫亦時有之而曾王父亦幼孤未悉遷除始未也然督黑鉛生銅于軍需職業稍近而邑丞之命或在敘遷之後乎近世官制亦無江南軍需之銜而郡志必有所據惜乎家乘之不詳也公生于

戊申十月五日所傳有孝友堂卷一冊來霍軒卷一冊秋江送別圖一卷墓碑一首

妣張氏唐氏孺人 子一唐氏所出

六世翰林公立 即大綸曾王父

甲子科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四名仕至翰林院孔目樞李五才子曰張姚支伍俞曾王父嘗云吾恥居姚後而學者皆稱江南支五經云著述甚富今故家巨族墨蹟賸有遺者

而家傳則有慈闈十詠一冊十處士傳一冊
泉諸名公見贈者有校藝南還一冊三鱣圖
一冊歸去來一冊墓志銘一首公生于永樂
丙申二月廿八日歿于成化丙午八月廿四
日子七梗楠京
亢高言章女二

妣潘氏陸氏李氏孺人

潘二子
李五子二女

七世典濟公高

即大綸王父曾祖妣李出也
字景瞻号菊巖有聲庠序三十年

以正德丙子貢仕至典濟縣學博雄文篤行
嘉典首推致政歸為鄉飲大賓郡邑大夫歲
峕候問不絕而卒未嘗以私干之著作存叔
氏所者甚富今所存者手筆一二耳及墓志
銘二首墓碑一首公生于成化壬辰十一月
十三日歿于嘉靖己酉十月廿九日巳時子
四俸祿廩爵
俸廩絕女一

妣張氏孺人

生于成化癸巳 月 日歿
于嘉靖壬戌十月廿九日巳時

八世寧國公祿

即大綸父
字子賢號槐谷嘉靖己酉貢士仕

為寧國郡博古文詞摹擬兩京詩追開元大
曆博學礪訖卓然于大江之南一時名公如
中丞汪尚寧尚書鄭曉學憲梅守德共稱為
有學有守大雅君子隱顯塵寰間著作甚多
今止傳什一冠裳一脉圖卷墓碑一首誌銘
二首諸名公贈文若干首公生于弘治己未
二月十六日辰時歿于萬曆丁丑八月廿九
日申時子四大緒大烈大經大綸女一

妣顧氏孺人

生于弘治辛酉三月初八日辰
時歿于萬曆戊寅十月十五日

卯時

第宅志

大綸曰古者閭里族黨相保恤至死徙不出鄉
井田壞宗法湮子姓品類賢否夙絕迺興倏廢
僅若置碁俄而華軒魏宇跨陌連雲俄而券質
陸沉卓錐無所卽吾僅歷下壽而耳目睹記已
不可勝紀矣吾族數世來廢興亦屢矣祖宗勤
儉積累僅立門戶子孫侈惰放恣遂如燎毛陳
思王角吟云起家難難難難保家難難難難誠
念其難何廢弗興

廷秀公始遷居南門真如寺東

樂安公遷居宜公橋東建來青樓來鶴軒東距天
馬橋南瞰官河傳翰林公

翰林公贅奉賢里王帶鎮因占籍所建堂宇甚麗
首樹綽楔扁曰經魁東建家廟以貽嫡子梗楠蕩
盡無寸土只牡丹亭轉鬻數姓今爲戚勳正廳晚
年知二子不慧遂携李夫人所生三子復返郡城
廓其居亦建經魁坊在崇寧道院東偏有市屋十
餘間分授叔濮庄今售陸石涇家下塘一所以授
吾父寧國公

父槐谷寧國府君創王帶鎮者二

東自創今授碧山

西翰林公故址昔敗于長房轉售數姓父槐谷恢復朱橋者今授少谷

綠溪創二

東新創今授鳳臺

西外祖故基代償逋稅數百鍰官以歸

吾父其屋僅二十間耳今授華平歲久損且燬盡今所存者皆手自爲之

嘉興衙前橋祖房一所

父槐谷分授予兄弟四人傾圮過半輯理殆艱兄少

谷碧山暨姪學夔各立契售予然而破損不可居矣今所存皆手自創者

丘墓志

大綸曰丘墓以藏遺魄孝子慈孫所日夜繫心者孔丘聞防崩泣然泣曰丘聞之古不修墓蓋慎終大事孝子必厝之安不俟更修耳而陳師道之志墓日子孫不才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今世人悖逆放僻視丘墓爲外物每有變易必先于丘隴而後及室家甚有室家充盈而毀墳塋以自封伐松柏以爲器用者不仁不孝罪通于天生則遭刑歿則絕嗣

廷秀公翩翩遺世之隱君子也乃其墓竟不可攷矣嗚呼痛哉過庭時聞吾父云少時有白苧鄉人

來報曰汝家祖墓有某者侵占之伯祖寧都承隨
彼至塋所後竟不知作何狀又有云潛以售于人
者今世次益遠長老凋謝安能復之乎嗟嗟

樂安公歿于廣西必權厝宜陽驛俟續訪之

翰林公作墓道于養民涇右西宙圩以奉樂安公
衣冠而嫡母張生母唐合葬正穴翰林公葬左昭
位周遭甄垣面有拜亭旁有守鋪松栢梓杞蓊蓊
鬱鬱望之若山里中遂名其地爲支家墳寧都承
毀垣伐樹蕩覆殆盡洎吾父弱冠時而寧都承復
鬻其亭父攘袂而逐之得免今吾父率吾兄弟四
人各出財力繕亭築墻稍復其舊墳地計一畝六
分各歸戶

典濟公墓在白苧鄉烏橋之浜內嘉靖丁未歲以
價買之者時僅有栢數百株耳葬後至壬戌冬吾
父宦歸始建堂五楹廂三楹中有亭一周遭磚垣
首植華表甬道稱美觀矣斯墳也惟吾父與叔濮
庄二分子孫得葬之墳地連西偏共三二畝二分各
歸戶

吾父寧國公自建新塋于王帶西白水塘濱北中
有亭二首華表四次儀門三楹內石羅城四十丈
周遭石蓋磚垣東門道五楹次宗會堂五楹側屋
二楹後有亭一松栢桐梓數百株墳地四畝八分
各歸戶

大傳

大綸曰予祖自樂安公以迄于不肖綸凡五閱
世叨升斗之祿矣雖階秩卑瑣無能樹駿偉之
業然如樂安公之死于王事翰林公之不附權
璫興濟公之矢志逆藩寧國公之力抗勢豪方
之古昔世臣微有合焉爰作大傳

慶生公以上不可得而聞矣廷秀公績學隱士也
工詩善行草書語具胡尚書澗傳中蓋避世之碩
人哉

樂安公宗衍少歷百繇卒成其學仕爲樂安丞府
志云爲江南軍需庫大使必始仕爲大使而擢哦
松也會差取廣西黑鉛生銅歿于王事時翰林公
遽菴止十三歲

翰林公蘧菴少孤賴二母鞠育督訓迄成大儒爲
諸生試居首當廩于縣官輒讓于人不二載遂中
高科始仕爲池州郡博丁嫡母艱復除常郡博聘
爲順天考試官時汪豎直掌西廠權侔人主欲私
其姪啖以重利誘以美秩公獨持其卷抹之會直
敗聲稱赫然一時遷爲翰林院孔目與時流又不
合拂衣歸有醉月篷每風清月白放艇浩歌以自
發其骯髒之氣而世莫之測也時江南五才子公
居其二郡邑誌惟稱爲支五經云翰林公有七子
其五爲興濟公

興濟公菊巖經學甚粹太保屠康僖公延訓諸子
一時科第聞人如大叅九峯方齋漸山諭德及范
菁山輩俱出門墻正德丙子貢于春官任江西南
豐縣博值寧藩反公挺身乘城守倡義不屈事平
所司擬荐于朝公曰賊未入境城守胡可爲功卽
不受僞檄遂敢叨荐耶居七歲遷興濟縣博以衝
煩乞休歸田時方五十七優游林下者又二十年
郡邑鄉飲賓多以得公爲榮云興濟公有四子而

仲爲寧國公

寧國公槐谷剛毅多大畧年十七爲嘉興庠生十八試高等廩于縣官以贅顧門卽自理家人生產而學亦日進嘉靖己酉貢上春官丁外艱至乙卯冬始授寧國郡博至日惟作士氣勤教誨而人以學官爲冷秩有勢豪易視之遂徧申所司置諸法勢豪銜之壬戌夏以母老告歸日以修葺先塋爲事凡世俗聲色奢麗之好一不以介于中云

小傳

大綸曰吾讀先世所貽誌傳出處大節表表在簡冊惟是家庭恒訓故老遺言余所知者不可泯泯無傳爰作小傳

樂安公年踰四十弗子會有唐姓者夙稱善良爲盜所誣繫獄具辟樂安公知其冤入白之郡伯郡伯信而釋之其人令少妻叩謝峻拒弗納是夜夢有朝衣冠者謂曰汝不乘急汗人陰德甚大上帝特賚文人爲汝子是歲生翰林公

翰林公初贅潘氏潘故賈人也命公守列肆公一

文華平先生集 卷三十五 三
意讀書往往亡其貨或咸目之曰金漆穢器耳蓋
諺以文人無實用也後宦達其人以訟獄求囑公
曰吾何能爲金漆穢器耳其人慙謝初潘令公適
村舍索貨值其人有嬰兒新絕在炕中故誘公坐
炕上少頃佯驚曰兒臥炕中乃爲若所斃哉訐之
官官逮繫在獄公從獄中上書郡伯奇其文立出
之補郡庠生次年登科

國初鄉闈考官各省坐名禮聘翰林公學術有聲
縉紳間籍甚諸省檄聘者五藩不約而同卒赴順
天會內豎汪直掌西廠威傾中外欲私其姪遣人
以兼金百鎰暗投舟中公立覺之所司時內百寮
畏直甚無弗願私其姪者公校春秋卷獨批抹之
衆噉噉曰是卷一落吾屬無幸矣公厲聲曰此非
汪豎姪耶途次嘗發其賂今更私之奈國法何諸
君不畏國法畏一權豎耶衆愕眙不敢言放榜旣
衆咸造汪所謝不職且以罪罪公汪銜甚令人偵
刺公倪司勳者雅善公匿之內庭踰月一夕漏下
四鼓矣聞叩門聲甚急倪曰此必事泄汪有僞旨

來索也奈何公曰毋怖死生命耳卽有事吾自當
之無相累也啓扇視之則呂學士原僕也是夕汪
已就逮矣故來報且致賀云

翰林公歸田日揭榜于門曰五經不明者至此聽
講人稱支五經每歲出游蘇常諸世家爭延致家
塾質經問難旦月苦不得歸蓋公有書畫船扁曰
醉月蓬故江南望其舟而爭識之自是每出遊必
畏跡避影不敢乘此舟矣時有執友姚公綬最敬
公姚豪侈富盛食用豐贍而公儉素清約不妄費

絲毫公善畜雞常不下數十羣一日姚至宰一雞
食之姚佯病瘡忌食雞公乃更市肉一斤肉具姚
乃食雞公曰適云忌雞何乃食姚曰不如是又安
得公市肉蓋平日待人止一味而雞故家畜不若
市肉之費也公足跡不入公府楊太守繼宗治郡
素重公願一見終不可得一日偵公入城市木楊
公故令人爭河道斧斷木筏復令人嗾公訟之郡
公曰入郡而後議筏不更勞耶竟自綴筏而返楊
公愈重之及議鄉飲大賓時共屬項尚書忠楊公

日項爵尊耳卒先翰林公浙學憲胡者羅一峯友也家食時耳熟公賢行按郡泛輕舸首謁公公市猪腸一味食之胡佯問曰此何品公曰猪腸因吟曰適口但堪充一飽八珍何必勝猪腸胡歎服公善堪輿家一夕夢一土地神謁懇曰某廟食彼中數世矣今沈大參且毀某以營葬幸公庇之詰朝沈公肆來請公卜地公故爲改卜之又一夕夢青衣五人來乞命曰願公活我乃早起倚閭待之見有鬻烏鯉者其數五乃市而放之因終身不食烏魚公尤精于醫歲乘醉月蓬遊江南諸村落見病者輒治之不受謝一日有貴室閨中女患奇疾徧體肌膚潰盡如削名醫環坐莫知所出揭榜于衢曰能治者予千金公入視出而笑曰諸醫謂此疾何皆莫敢對公令謹閉門用大桶盛藥水蒸出微汗乃以藥末摻之兼服補脾肺藥三日皮復生瑩然如雪竟去不受金曰此傷寒不汗證也今攷之竟不知出何典云

典濟公爲諸生時喪母李夫人貸子錢作灰隔長

兄寧都丞同母產也邈若不聞一日至墓所大詢
且扶興濟公奪所閱書擲之地公俛首不言徐拾
書寧都丞怒告諸郡侯以暴露郡侯聽之曰二人
同產耶抑異母耶則曰同母郡侯曰汝分居長且
宦而歸不營域兆而令小弱弟貧生任之暴露之
罪非爾而誰命笞之興濟公號泣請代乃免

興濟公性謙恭和慎恂恂如闔中姝面嘗有笑容
見市有鬪者則命閤人亟閉戶曰恐彼突入費口
頰也行道見有泥水一掬則却步曰恐失足也見
地有粒穀必拾而袖之居常倚門屏小窻窺市以
爲樂或手執篋舒卷之雖溽暑不令人揮扇隆冬
不近火夜亦獨寢樓中行年八十而視聽步履不
衰

王母張夫人性嚴毅而好施外戚如黃氏何氏皆
數世姨姒歲時相周旋不少間手一糍餌遇數人
輒剖分之無遺者少時興濟公將詣學宮夫人蚤
起篝燈忽見一鬼長竟屋梁黑如漆夫人大呼而
逐之鬼漸短夫人按其頂至地而沒後無他

吾父寧國府君色嚴貌恭議論侃侃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遭強鄰張氏屢爲齟齬而張氏狡猾變刁外爲好言以相罔吾父則又信其無他未幾復遭其毒矣無端爲媒氏所誤娶其女爲鳳臺兄婦禍中腹心吾兄旣困妬婢以卒而孤輩皆受其毒然終不以厝念待之無異諸姻婭也坦中不疑天植固然而卒能脫禍不隕身名或者天實鑒之乎吾父慷慨徇義而尤勤小物見寸楮隻字必謹收藏不肖五六歲時嘗從田間偶向他人田洩溺輒扶且詈曰敗家子不知惜糞如金耶又弱冠後贅居顧門而叔濮庄從王大父在南豐臣與僕輩日共短父于王父母以是屢遭庭責而終無怨尤顧外王父性佚遊不事家業常負公稅逮繫父傾家代輸之雖受顧門田廬不能什之一而覆用爲慰曰吾以酌贅居德也

吾母顧夫人性慈順多遠慮口無莠言吾父性峻直御僮僕佃戶不如意輒大詢或扶之吾母必潛使人視且諭或給以酒食間邀鄰嫗勸解故佃戶

往往感恩自咎終吾父一生不至有非意之變洎
鳳臺兄配出張族以火濟火卽小有言多成大禍
矣婦德之係家道如此吾母嘗云男性如火婦人
以水濟之乃可宜家二火相扇焚燎何及吾父教
諸孤甚嚴杖至百十母不敢言第目中淚漬如珠
少解輒具飲食潛慰諭之一日不肖綸偶生瘡遍
體痛不可忍母備藥草湯洗沐之因休息半日許
父入館不見綸因大怒歸索甚急母不敢言第引
綸出手足瘡鞠躬立父不顧杖之膿血濺裙袂母
徐拭遣就館雙目淚淋漓交頤也嗚呼痛哉吾母
苦心至此哉乃不肖孤迄無所成立以報劬勞媿
死恨死

之海漚慶生必用宰生法王目爲罪罟是用先期
遁跡矢口告辭萬仞涵容倍深感激

承別承

苦心至此若以不肖那交無謂歎立以辨謝榮駁
斜身豈諒翁雙目氣林林交颯也謝平蘇若吾母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六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譜牒

科貢志

大綸曰吾族以文學禮其家而性氣多骯髒磊
落不狎于俗故仕途多躓然而世多文人亦多
慷慨丈夫絕無附權倖黷賊昧獲戾于清議者
樂安公茂以海鹽縣學籍永樂五年貢士歷官山
東樂安縣丞

翰林公立中正統甲子科浙江鄉試第四名歷官翰林院孔目

典濟公高正德丙子以嘉興縣籍貢歷官興濟縣教諭

寧國公祿嘉靖己酉以嘉興縣籍貢歷官寧國府訓導

大綸嘉靖甲子科以嘉善縣籍中浙江鄉試第二十四名萬曆二年中會試五十一名

如玉萬曆庚子科舉順天鄉試第三十九名

文獻志

大綸曰今里俗子收寶先世故券有若珙璧而詩史手澤視爲長物彼徒見故券者土田室廬所憑籍也而詩史手澤緩急奚賴云予先世有慈闈十詠圖冊伯祖嘗質諸子錢家得四十金先大父仕歸捐橐中裝贖之正德以前人尚詩史若此嘉靖丙辰年先兄鳳臺携入邑都以里役徵求議質之則不能得一金一友人乃云先世有此餘力胡不以白金爲楮黃金爲字令可

備緩急而咕咕名筆詩畫爲也俗子貪鄙若斯
士風安得不壞爰爲文獻志

樂安公幼孤事母孝奉遺教撫幼弟宗顯自三歲
育之迨長爲之娶有子有女復爲之嫁娶同居四
十年無間言時秋官亞卿劉公韶憲副胡公槩顏
其堂曰孝友薦紳先生咏歌之故有孝友堂卷又
嘗上追先朝來鶴事構來鶴樓有卷曰來雀及宦
遊南北則修撰張信諸公有秋江送別卷

翰林公始仕于池御史姚公綬有三鱣圖卷同考
順天忤內豎汪直不私其姪有較藝南還卷官翰
林與羅一峯公倫友善相約告歸有歸去來卷追
感二母砥節勤家鞠育劬勞有慈闈十詠卷十處
士傳一冊

菊巖公博雅古君子也名公所貽詩文甚多今皆
散逸公所自爲詩可追盛元名家文窺歐蘇之室
今有遺稿一卷

槐谷公敷歷四方所交皆一時名人其所作詩直
逼開元大曆古文詞摹擬兩京襍著若干僅全豹

之一斑云

繼嗣傳

大綸曰古人宗法明無後者皆有繼殤者皆有祭今世無後者饒貲財則舉族爭之如逐鹿身歿未殮而攘奪爭鬪盡室如掃比入殮已有齊桓之泚矣而立繼者謹存餼羊若貧者則舉而委之于壑耳風俗薄惡一至是哉余族諸無後者嘗欲爲之擇嗣而分吾產以授之奈世次遼邈似無父子之道何今各爲立主使耐祭于祖程子曰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終兄弟之身長殤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

伯祖亢蚤世

叔祖言字景宣號一葵以都掾任邑幕

伯父俸字子貴

府廩生

叔父廩字子容

伯兄應科字

娶曾通判女合葬于墓

顯幽傳

大綸曰夫人致身巖廊則聞譽在天下若夫位不列下士齒不埒中壽而苦學砥行洽聞強記矚然有足重者不爲之表彰亦何以闡懿烈樹芳燁乎遂傳顯幽曰幽者志遇也顯則不遇而遇也

伯父子貴諱俸者繩趨尺步不妄言笑沉潛經史爲諸生有俊才廩于學官入場屋風雨被體因病歲餘而終

伯兄應科篤志學業沉潛果毅父繩之急勤苦成疾年二十歿

附弟逸仲行畧

兄如玉述

如玉曰家大人作顯幽傳凡先世之才而無聞者幸不至泯滅然以譜例止兄弟行不暇詳及子弟逸仲績學砥行二十年竟齋志早逝而不爲之述不佞竊有思焉爰附數言于後

仲子名養訥字去藻泊更逸仲別號啓宸將生時家大人夢有朱衣象笏者揖而言曰吾持鄭端簡公爲而子遂小字曉玄昉岐嶷口吻間隱隱吟哦

察之皆漢唐有韻文氣宇凝然不妄言笑或終日
枯坐一室若衲子禪定者乙亥巳四歲從家大人
宦豫章每從游講肆中丙子又從家大人宦閩中
時爲對偶之句隨響而應卽家大人亦爲之色喜
丁丑家大人憂歸遂設函丈課作舉子業操槧立
就無不辟易癸未再從家大人宦豫章則又從豫
章友人交時家大人門下士如李生鼎喻生言興
李生復陽長跼而進曰如公父子安羨眉山乎丙
戌家大人歸山肄業綠溪里戊子家大人卜築城
隅仲子待舉郡邑則蔡令尹彭錄爲第一人時王
郡伯伸齋蘇督學紫溪咸咋舌奇之令補博士弟
子員仍應鄉試云時髮甫髻髻被額聲稱籍甚藝
林會試卷以太奇落吳公自新以左轄提調大爲
扼腕巳丑春始授室凡三日而出宿于館曰丈夫
有四方志安可以室家故情吾氣耶辛卯應試郡
邑章令公特置首列謂是生固汗血才且莫且干
里矣而寧虞其亡也仲子自宴爾後甫二月遂得
疾伏枕奄奄或嘔血數升乃猶下帷讀書不止故

精益求精而神益衰辛卯八月廿六日端坐而逝不
及亂年甫二十庚寅舉一子名朝弼纔廿月耳卒
之日無論知與不知皆咨嗟太息云

黜幽傳

大綸曰國家有罰惡之典故懿美貶邪史則並
陳凡所以警後世也吾宗中圯族敗常者烏敢
以親故匿之遂作黜幽傳乃世道愈惡今姪子
中聞有伐及興濟公墓木者有恃強箴分凌慢
尊長者祖宗在天之靈能無陰殛乎當嗣紀之

叔祖景宣拆嘉興東門經魁坊絕嗣

伯祖景周任寧都丞歸贓賄狼籍不勝滿假日置
酒高會其配亦豪縱無度每日以千錢置几上必
盡乃已不三載囊橐如洗遂賣及墳垣栢梓卒至
乞食以死其子隆尤狠僻有孫女吾父憐而育之
一日突來拘縛下舟云且賣以償官其女哭甚哀
吾輩咸墮淚而彼洋洋自若也後吾兄弟各出貲
爲贖之

外傳嫁女

大綸曰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
過五女之門女之耗蠹家道亦稔矣而生理有
必不可絕者惟近世江南賣昏之俗計較多寡
無異市井有志之士良用憮然

婚姻素對顏氏明訓近世專論財帛賣女買婦殊
爲可恥先曾王父長女及笄一日駕扁舟入魏塘
訪劉侃郡守曰吾有女及笄須嫁劉公曰曷求名
閨乎曾王父曰否否因携手偕訪王教讀謂之曰
聞爾子朴實且冠矣吾欲妻以女王瞿然避席曰
大人得無悞乎何以至此曾王父曰吾自有處非
汝所知坐良久其子蓬跣負薪自外至乃命總髮
濯足以見遂定婚議先人簡朴殊爲可訓

翰林公女二

一嫁王珮

一嫁曹端

興濟公女一

嫁浦南絕

寧國公女一

嫁朱紫佐絕

外傳娶婦

大綸曰史遷云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牝雞晨
而家索猶共乳而祚興悍妬淫盜厥稱傾國可

不慎歟世人不識義理貪慕富貴以冀繫援至
傾貲以相結納而甘受訕侮其女習見夫家之
卑污驕傲舅姑放僻邪侈卽有熏天之勢敵國
之富終于敗家亂族而已管子曰滿盛之家不
可爲婚信哉春秋以降列國紛爭至以婚媾和
敵而西子滅吳貂蟬敗董卓爲厲階今世亦往
往以和親解紛而紛卒不解昔人謂仇讐之國
不可與通婚此尤宐家之大誠也

樂安公娶張氏唐氏

翰林公娶潘氏陸氏李氏

興濟公娶張氏

寧國公娶顧氏

議立廟祭法

大綸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
師一庶人祭于寢余家世爲上士禮宐立廟而
上自先祖以至祖考凡七世咸秩祀廟中蓋儒
先嘗議之矣古者天子大封同姓則始祖太祖
皆祭于天子諸侯自始封之祖大夫自起家之

祖爲宗不敢上擬天子僭祭七世今士大夫于
天子遼絕矣而猶泥古禮則繼禰繼別之宗皆
爲餒鬼豈不痛哉吾家庭秀爲始遷之祖樂安
公爲繼禰之宗翰林公創業起家皆百世不遷
而翰林公諸長子多不世其家吾祖興濟公其
繼別之宗乎

祭期

時祭用二分二至不卜日

每祭自仲碩而下皆祭不敢廢者又推高祖之心
以及于所知也

冬至祭先祖

立春祭始祖

廷秀公遷于嘉興真如寺東

耐祭 殤 無後

祭品

羊一豕一俱牲牲酒東西各一尊總設各龕每
卓雞魚豕各一盤 蔬二盤 果二盤 糕饅
飯各一碗 湯三盞 茶三盞 鹽醬醯各一
楪 燭一對 帛以楮代

祭器

床一 椅一 卓一 依龕數 盥盆一 悅一 湯瓶

一 酒注二 酌酒盞一 盤一 茶壺一

火鑪一 火箸一 祝版一 香鑪茶瓶燭臺

祭禮

降神 參神

讀祝 初獻

亞獻 終獻

侑食 闔門

焚楮 受胙

送神 徹 餽

墓祭每歲清明十月初一日詣祭所循行塋域內

外剪草加土祭如常儀

忌祭出主于廳事祭如常儀是日素服不飲酒茹

暈作樂預一切外事所謂終身之喪也

居室有五祀之祭以報神賜

一曰竈 二曰門戶

三曰中霤 四曰道路

五曰井 又曰土地

以上惟歲終一祭不得非時瀆祀

議服制

大綸曰軻氏謂生物一本故五服皆由一本而生也父母至親服以三年而五服緣是以起矣父母于子其情其哀同故長子亦以三年乃庶子則降而期者以尊加之也祖者由父母之心而上之故自三年而期父歿則適孫承重三年者代父服也故祖于適孫加隆爲期而庶孫則以大功者亦以尊加之也曾祖高祖自祖而上之其尊猶祖也故不敢以大功小功服而爲齊衰然恩則殺矣故裁以三月者所謂自義率祖也而報服則皆止于總者不可加也此上殺下殺之正也伯叔諸父吾父一體也昆弟吾一體也皆以齊衰期者從父服也而報服以期者從父所以報庶子也從父昆弟祖之支也服大功者從祖所以服孫也從祖父母小功五月而從祖昆弟與從祖昆弟之子皆以小功者情同服同旁尊不可加也皆所以重一本也由曾祖而

上則服以齊衰而止于三月故報服以緦者以尊加之而亦以三月其情同也五世袒免爲同姓六世而親屬終竭故五倫之道一本而已予于先府君之讐生不慶死不弔者痛念先府君之受禍于族孽也不敢忘一本之義也

處祭田

大綸曰古者士大夫皆有田以祭吾家貧隨力自置田二百畝以供春秋祭儀其餘以賑貧者初意欲倣希文之法但諸族有素仇吾父者義不共天倘矯情而行非親親之敘而近來不肖子孫放縱不道無端侵伐柏樹若以田爲公物彼且盜而賣之耳今祭田仍歸我戶我之子孫世守之贍祭之外量情資給然止及于守分親睦之人耳其圯族辱祖刁詞險行者勿得妄施

議賑族

大綸曰賑族之法范文正有成則焉晏子仁妻之族無飢寒者況本支乎予家貧無能厚施至于事勢委蛇酌爲之處量推多寡以濟之視其

緩急大小而因時以給之先親而後疎急仁而
棄暴亦以子姓有守法而阨于運或遭水火之
變或事出無聊所謂不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不
可不議耳如有侈用無度逞性非爲怠惰生理
圯敗家風卽家道消乏有下項急事亦不准給
以長不肖之風

一貧不能上養父祖下養妻子者量給之

一貧不能備衣衾棺槨送死者量給之

一寡婦孤子上下無賴者量給之

一貧不能娶不能嫁者量給之

一貧不能葬祭者量給之

一貧病不能延醫養子而欲棄者量給之

一子弟有美質而無力從師者量給之

酌家訓

大綸曰吾家先世風操素稱清白昔在髫鬢祖
父訓諭甚爲嚴肅比父宦遊析箸以居忽丁荼
蓼家計蕭條職由婦人長知自好僅立門戶追
惟往事良用痛心爰以平日所遭酌爲家訓示

我後人

戒分析一

別籍異財律有禁矣而世俗競尚分析使子弟之不肖者得以恣行頗僻而無所檢而才者亦不得施政于家兄弟叔姪幾爲路人而男女臧獲互相攻擊其不胥而爲禽獸者鮮矣同居之益有三一曰睦親同堂聚首朝夕無間情義自密二曰保業家門雲集氣魄雄壯每事叅酌動無悔尤戶役公訟統于一人百務簡省三曰防奸單夫隻妻分門立戶良人遠遊家無主持外人易生窺伺婦女亦易放恣若一門共聚男子持家彼此顧盼奸宄自息

立統紀二

一家產業貲財總造一冊以次相傳田若干無大故不得輕售米穀若干器具若干長子曰家督無所不統其餘賦役者一人衣食者一人賓嘉諸禮者一人皆酌爲定制歲考其成稍有積羨卽進公庫

擇學術三

古人云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子弟六歲以上即使就學隨其資稟務加磨礪以就素業學成應試守義安命勿效世人假手揆文納賄掇第名雖偶獲心似穿窬若學通古今仕弗逢時只務循理勤學亦能自樹其諸伎倆勿得關涉孟軻嘗言術不可不慎而諄諄于矢函巫匠之心術今之術莫不善于胥史矣胥史之術舞文挾詐動干憲典重則譴戍輕則鬼薪喪身辱先莫此爲甚次則包攬稅糧詭寄田畝皆干刑憲所當深戒若中人以下只爲學究山人猶可廁迹儒流不失故家風味顏氏家訓命子孫不得學醫以其操術事人隨時俯仰無異市井至於商賈皆非雅道況其下者乎齊朝士夫有教子學琵琶伏事公卿者大爲時所訕笑凡音樂星命皆可戒絕弗令習之

嚴家範四

婦人不得預家政并一切出納財幣與男子接語不特內外窺窬易生淫僻而牝雞司晨多至敗亡

妯娌異姓相聚一門計短校長量財評勢益以長
舌婢婦交鬪其間最多嫌怨丈夫入其浸潤久而
不察骨肉爲讐蓋婦人奸佞善讒往往借公義以
行私忿乘小隙以構深禍恃枕席以肆甘詞雖智
者亦難猝悟鄭義門家法每至夜分令老僕于各
巷大呼云丈夫勿聽婦人言婦人不許說家事五
更復如之此可爲訓

諸室各以內閫爲限男不入女不出

諸婦父母在或有歸寧防閑必慎女子年十歲卽
不得隨母往外家卽親兄弟不得笑語

尼姑道姑賣婆師婆卦婆並不得入內其穩婆非
產育不得輒至內庭

僧道持齋誦經非徒外道兼亦壞俗必嚴絕之其
募緣誑財尤所當絕

娼妓淫褻悖義傷化禽獸之行也頑童比昵多汚
人家室愚者迷于情慾而不能覺尤可痛懲

訟師利口誘人酣鬪籠取人財家道立敗但當事
事認理守法脫有青災天亦見原何至倚刁筆以

取捷也

收奴僕必朴實麤鈍各習手藝日有所事其游手好閒賭博土妓尤必重懲甚則逐之

惡少棍徒專以聲色賭博燒丹局騙人財血氣未定最易迷悞必遠絕之

優伶襍伎不惟蠱惑心志亦多玷污家風吾所常見惟郡邑大夫宴款不敢不用亦須閒宅張筵以防淫媒其餘親友不得輒用

江東風俗婦女每遇節序入寺焚香豔粧游行或造請弔慶車乘填街與倚市門者何異

崇儉素五

吾自入仕以來囊無中人之資而五禮三事以時舉行若有餘者惟其儉耳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器無奇巧日以聖賢法言懿行潤飾吾身而世俗之浮豔一無所染焉吾之所以見大心泰無不足也人不讀書則識陋量小紛華靡麗舉得以亂其中而終日營營馳逐以求悅世俗之耳目不惟志氣日卑而家道亦索矣吾子孫但多讀書廣識見而

崇儉素以視身斯保家之主也

一不可殺生以供口腹

一不可逐時尚製段絹新衣

一不可貪好玩器骨董爲市井所欺

一不可好勝健訟傾家行賄

一不可借債交結貴豪及重帛結婚要路

一不可輕信巫術淫祀非鬼以求却病

一不可惑于僧道施捨求福符書章醮尤屬無稽

絕地天通經典皎然

端仕進六

子孫能自奮勵致身青雲宗祊所藉匪輕必定豐
其資給使無內顧以遂其廉仍不得貪冒賍賂負
國辱親有犯此者衆共排之爲諸生時燈窓辛勤
飲食稍益以肉歲衣量加紬葛

安貧賤七

夫情欲無涯而分有涯聲利難必而德可必天道
惡盈鬼神害盈況橫日之民哉吾家世書生無百
金之蓄衣僅禦寒食僅充飢屋廬僅蔽風雨仕官

僅免繇隸婚娶勿貪富貴奴婢才足使令常守清
白家風自有意趣眼見近世大家且誇門市夕已
張羅昨侈輕肥今成餓莩者何啻一二由其嗜貴
而不知賤倚富而闇于貧也

習禮儀八

江南風俗男女始生日爲晬盤以試智慧親友聚
飲慶生之禮所由起也人子生日父母在堂舞斑
爲樂自是佳事近來無學之徒旣遭孤露猶聚賓
酣暢畧無哀感梁武元少年誕辰常設齋講自阮
脩容歿后此事遂絕良可爲訓

禮云忌日不樂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
也魏王仕脩母以社日亡自後鄉里爲之罷社人
子遇此須感愴哀思祭奠茹素衣白不預宴不聞
樂不出游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字以爲孫氏
王元之兄弟其父名雲字羅漢遂併諱之及諱嫌
名者似爲太過但高曾王父及父母之名必不可
不諱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矧敢口犯

父母有疾迎醫雖少且賤必再拜而求之梁孝元
不豫世子方躬拜叅軍李猷此足爲法

敦友誼九

賓客至門茶款必須周洽匪惟盡禮亦以弭怨毋
容闖人謨拒有犯此者對賓朴戒其交結朋友呼
爲兄弟必志孚義確終始如一方可定交自後命
子拜伏侍側呼爲伯叔今人邂逅卽定昆季反眼
遂同陌路浮薄殊可惋恨然吾人自處務敦厚雅
若人情反覆但可自咎勿以相尤庶免險薄下石
吾所身履故以爲訓

習百忍十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其所由乃書忍字百
餘以進真涉世之名言哉文士不務修省妄爲掊
擊胡其詩也夫一家之中長幼異等習性不齊能
無間言若一一校量反唇相稽是不可磯也必常
持忍字方可相容如甚不仁之人跳跟吼响我平
心下氣安詞曲論或有惡言付之罔聞彼雖猛厲
能無少戢忍至百餘則無不可處之人矣故家訓

以百忍爲先

景賢祠議

大綸曰自帝嚳歷日月制于支世掌天官家遂以官爲氏支氏之錫土姓自世官也唐虞世支伯以道高德盛舜以天下讓支伯曰吾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去不知所之周末魏安釐王將入秦支期與樓緩力爭以止事在戰國策中自後名賢疊見史策乃妄男子目不知書撰氏族志以支氏始于月氏夫以月氏肇姓何舍月而先支且不曰氏而曰支而通月氏在建武歲何乃先見于虞周之世耶然賢宗旣遠世次多缺必倣俗例妄爲援附撰造殊非傳信之道而冥冥中或有乏祀之賢則又子孫之罪也余故以義起爲景賢祠云

虞世高士支伯

戰國高士支期

支離疏

唐旌孝子支漸

字叔才定州人以孝感白鵲止于廬高宗旌之

天下博知支讖支亮支謙

嶺南節度支詳

晉君子營大將支雄

隋鄭王代隋稱帝支世充

史載王世充實支氏出

晉支道林本關姓也

傳云孫權制江右佛教未行桓靈之世支讖悔出

眾經支亮字絕明亮學于讖謙又受學于亮博覽

經籍綜習伎藝徧學異書通六國語

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

細是智囊吳王孫權聞其才慧拜為博士輔導東宮與常曜諸人共盡匡益云來自月氏翻譯維摩

等經出

高僧傳

支法存生長廣州

善醫家富有八九尺髯髻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

板床王譚大兒邵之求之不得因誣以法殺而沒入之後王與兒皆為法存所殺出還冤錄

支戩

江左人好學為文遇箕仙預許官至司空後為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出稽神錄

支伯仁支化仁

梁武帝時侯景將斫柳仲禮中肩化仁鎮魯山

支邦榮

宋人以中奉大夫直祕閣任邕州刺史

支允文

登進士第

支詠

華州人寶佑進士

支渭興

長寧人至順初進士官至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叅政別號龍溪元之文人也有詩集

世行

支華平先生集

卷三十六

三

清旦閣

支大綸

梁武帝制景祥飛閣中

支大綸

支大綸字大綸，梁武帝制景祥飛閣中，出蘇軾雜

人之對王與良習為去并而幾出數家疑

支大綸王與良習為去并而幾出數家疑

支大綸字大綸

支大綸字大綸，善書畫，宋富休人，大入撰卷百韻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七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臆劄 四十七則

按授時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
 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
 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
 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
 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
 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將來每

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萬曆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之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所當講者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食旣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晝晦則南北地勢使然也鎮兵跋扈撫之則益玩勦之則太慘內囂外訌勦之實難苟安目前藉口崑岡之火者莫不由撫矣

然撫者比肩而叛者接踵指大于臂尾陵其首將
遂聽其痿癡跳躍而莫之反耶萬曆壬午吾浙兵
變縛中丞于營以蓋柄擊之中丞抱頭跌足俟命
後張肖甫至經二載始戮渠魁七人耳夫殺人者
死卽無論謀殺部使乃所殺杭人亦數十命竟以
七人蔽之奈何其不玩耶予師管南屏問于大綸
曰聚兵亂散兵亂增餉難減餉難子素好奇計亦
嘗念此乎大綸曰以愚計之操縱增減惟我而莫
敢抵牾耳奚亂之作也師曰如何曰今督府深居
高拱尊嚴若神突未黔而跂足以望遷卽將士邈
如逆旅安得不亂爲督府者必總計合省兵若而
隊隊若而人爲大將者裨將者千百總者若而人
鱗選而櫛閱之擇其精銳之尤者數百人羅之幕
下倍其旣廩同飲食均勞逸而時馴擾之人人能
舉其名悉其家之老弱盈絀也而大將者又能習
知裨將千百總卽身堂皇而山陬海澨之戍卒可
目睹而耳授如是則四方有敗不旋踵而應卽有
弗承而幕下精銳固足以待之矣如是而散兵則

散其老羸者減餉則減其不率者而果毅之士吾
豐犒而時賚之奚亂之作也哉曰倘亂者四起而
幕下卒能悉應乎曰世固無悉變者宋杭城兵變
時有福中鎗杖手數百人遂讐服弗敢動況我選
精銳之尤素爲鎮卒所讐服者聚之幕下有不望
風而股栗者乎師曰然故御兵非難得其道多多
益善矣

按國初京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腋中軍曰五軍
營其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附之額
三十餘萬永樂中以三千隨侍神機譚家馬諸營
附之景泰中因大營兵弱乃選十二萬從征曰十
二團營精兵弘治中營兵亦弱乃選三萬從征曰
東西官廳精兵其餘謂之老家僅備土木奔走之
役嘉靖庚戌復改爲三大營猶舊額也而各有班
軍止供工役近雖入營而手無寸挺虛備名耳故
今之精兵止東西官廳而數不及額總計三大營
中缺額已十之三而掛名買差替役老弱者尤多
隆慶初元數以九萬一年遂耗其一至三年止八

萬人矣餉日費而兵日耗名雖具而實則亡稍議
清查則譁而無忌督令戰守則泣而不前竭天下
之膏脂養無用之蝨蠹誠未見其可也

巡撫始于洪武辛未勅遣皇太子巡撫陝西建文
中遣侍郎夏忠靖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
下永樂辛丑遣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八人巡行天
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忠肅周文襄等出巡建文
永樂時巡行竝以給事中佐之

趙撝謙精字學爲瓊山教諭進六書文字通易學
提綱不報歸宋濂子仲珩受其業趙公淡于聲利
道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故終厄

丘文莊言國朝文臣有謚始于姚廣孝及胡文穆
然姚但可言武臣耳文臣賜謚始于王文節在建
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忠文
國初設官皆領部檄故不曰欽差因事臨設則領
專勅稱欽差

正統己巳大統曆晝六十一刻岳文肅公大駭之
而八月北狩矣蓋用事之人逞私智紊成法則灾

異立見曆法且然況其他乎

楊文貞不知王文端李文達不知葉文莊而文莊又不知于忠肅彭文憲不知李襄敏丘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文成

梁文康儲居內閣踰十載家無負郭之產宸濠沒籍舉朝惟公無私餽而務自毀晦不伐其功大理丞缺敘宜御史李鐸銓司以鐸嘗詆公故難之公曰舉不避仇是何足校立命擢之其雅量類此而威武大將軍勅死不具草秦藩請地片言尼之尤非人所及

諸司印皆九疊文御史八疊文文淵閣印玉箸將軍印柳葉篆

蔡天佑身處危城應機戡亂橫遭口語黜以靡財謀臣于是乎扼拏矣

林見素俊立朝正直不妄詭隨尤好引掖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劉文靖健初事孝宗輔成聖政晚受顧命抗言致

主完名全節天下仰之

大禮之議肇于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敘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抵牾其伏闕諸少季尚氣好名以附廷和爲守正附永嘉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痛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幼冲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嚴世蕃竊弄國柄私鬻官爵屠戮正士罪不容死據此蔽法已當斬比乃咒咀怨望練兵積粟通倭誘虜茫無影響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內閣願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善乎張懋恭之論延齡曰財虜耳安能作逆世蕃蠢蠢如蜚螭之戀糞丸方自雄其財何叛之暇圖

肅皇嘗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及以加嵩嵩辭曰人臣無上臣不敢當帝悅而從之蓋陰以攻言之僭也華亭小廉曲謹宜不敢受而萬曆中張居

正傲誕無上亦詭辭之後言者至以爲無將之戒
不知上柱國在唐初非重官而二品勲亦云正治
上卿何足爲傲上嫌乎

袁元峯煇軒豁磊落爽剴不羈而帝愛其赤心體
國不殖貨利及世蕃敗帝甚惡輔臣縱子亂政乃
元峯以無子爲帝所眷每有御劄輒先之及卒議
謚而止以文榮何耶或云元峯獨居京邸不飾邊
幅潛有鳩之者此言無稽而當軸者指擊其門生
故識無一人得免卒之日幾不能成禮時國子生
王穉登嘗以紫牡丹詩見知元峯于時曲爲經紀
以幸襄事卒効國士之報云

顧公應祥好學書無所不窺談理學所最好者九
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時唐順之亦長於
勾股

海剛峯瑞以直言忤旨刑部以大辟讞上不報蓋
肅皇英明果毅好善如飢瑞言太激耳然法司希
旨重擬而疏竟留中聖度淵邃豈小人所能揣摩
哉

龐公尚鵬有錚錚聲然喜於有爲而不計其成銳
於立名而不協於正吾嘗與共事知之稔矣若條
鞭法吾浙至今賴之

自市道交興而下甯石溺死灰者徧天下矣穆君
文熙于石星杖謫時身自掖蔽與中官交相詈以
出買騎從行亦至免官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
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于袁熹沈明臣于
胡宗憲朱察卿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
爲質不欺死友者

王文成守仁鞠躬盡瘁病劇而歸歿于道路爲臣
死忠其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
忌功如此

楊文襄一清天闈也終焉僑居丹徒不爲子孫田
宅計貪黷將焉用之特其應機玩世持祿苟安晚
年再出遂罹新貴之毒劉健出將之誚庶幾先見
其微云

張文忠孚敬其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豪哉當議
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

而上援孝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
伏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
立于其中不懾不悚詞嚴義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剖法吏之成案活一家數
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僣僣佞
佞者埒哉旣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
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
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讜論同列多
不與聞清勲戚莊田革戾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
閣三十年不進一貂璫不容一私謁不濫廢一子
任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
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
河旣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霍
文敏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獨重文忠予故祖其說
而論之如此

世宗命祠官奉太祖南向而羣廟迤遷就室各南
向退德祖於祧殿不預時享大綸按太祖以德祖
居中而懿熙仁同宮異室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

合祭於德祖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四孟歲除俱
合祭罷特享禮英宗升祔九室已備憲宗祔祧懿
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而以德祖爲百
世不遷之主時享太祖太宗皆昭穆相向奕世久
遠揆之親盡而祧功德最大之說太祖南向德祖
居祧誠萬世不易之制也

楊公繼宗守嘉興時治行冠海內先曾大父遽庵
公作去思碑述之甚詳且核已嘉靖中有何社者
來守郡見之曰果爾後之守者疇能繼之命仆碑
而何之清操美政直逼承芳乃稍厲威嚴爲忌者
所中以去逮嘉靖辛亥劉公慤亦廉謹雅飭斤斤
自守不傲上不虐下待冠裳以禮庶幾哉楊何之
流亞也

陸篲齋邶慈惠清謹淳德篤行持身如處女愛民
如已子服食之儉待人之周庶幾循良吏云

吾嘉興郡自國初至今推清士五人焉曰吳昂曰
林相曰錢同文曰陸邶洎我先曾王父支立吳公
科甲中雋材也尹宜城課民耕織更新建值寧藩

亂其全活甚衆歷官右轄布衣蔬食出無軒輿似
邨中長老耳林公以鄉科爲校官廉靜絕俗不輕
然諾土民亂官兵征之不克監司撫之不從曰但
得林師傅一言于戈立解後遷靖江令務以道化
民居家儉素談理學至老不輟錢公少年科甲蒞
績溪斤斤如書生稍遷至萊郡牧尋請告瀕行其
父謀于筦庫知羨金四百醵囑其挾爲行資佯諾
竟申白監司歸則從羽士修長生術未四袞卒無
子陸公故富家子與里中兒故爲煦嫗得其歡心
爲岳州守一介不取救荒有善政遷至中丞卒于
宦我遽庵公某廉儉性成爲諸生嘗卽以名節自
勵憐貧士而讓之廩同考順天巨璫汪直投千金
欲私其侄不可且發之幾及于禍不恤也篤孝二
母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詩文非關世教不作不若
世之能文者貪潤筆而輕授也旁通醫卜堪輿貧
不能延者輒赴之却其謝莊公景所稱明月一溪
清風萬古非虛譽也而先祖興濟諭菊岩公及先
子寧國訓槐谷公皆守其家法取與言動悉揆諸

義實公之貽謏善耳支大綸曰我先曾祖遽菴及
吳公昂有能有守吾無間然矣林失之愚錢失之
誕而陸近于矯然皆濁世之清吏也而林故門生
劉公懋爲吾郡守念林無家卜善地于吾邑以授
之而會有亡賴生詭以理學從林遊日見信遂私
以其地售于人得重價已林病無子其姪謀鬻地
以治後事及之城則新居已煥然矣林姪大驚告
于邑侯王歷田歷田故強察吏亡賴生大窘乃匍
伏林先生榻下請死林曰吾素無地忽有地輒病
奈何以後事重傷吾徒耶卽爲書詣縣解之噫林
先生真長者也洎先生卒亡賴生竟不吊云

山陰周天兆太史天成秋官天保黃門天吉侍御
皆同母兄弟

潞城之役常中丞主之思田之征姚侍郎主之土
魯番之戰陳中丞主之雲中之師劉侍郎主之遼
東之請討林寺丞主之

浙布政黃公旂山奏罷無徵米六十萬石七冶貢
銀九萬

刑書屠勲平漳寇有功巡撫順天裁京縣夫役昌平牧馬約束中使之取銀魚于寶坻者河間戚畹與民訟田勲請盡歸于民蔭子謚康僖

桂文襄萼遭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通顯偉材雄畧誠有足自樹者既與張羅峯以意氣相激交道不卒其豪杰之故態哉

太常卿彭澤謀遷吏侍時上意嚮夏言澤思陷言會薛侃擬疏國儲事澤携其稿示永嘉曰此桂洲意永嘉愕然密以上聞而澤旋詣薛詭曰相君稱善乃趣之上上怒逮薛詰主使澤以微詞挑之俾引言侃執不從及五毒備至奮筆書曰聖上之明且爲太傅所誤薛侃之愚宜爲彭澤所賣上悟釋言斥孚敬忮罔著致仕澤戍侃爲民支大綸曰彭澤計獵美臚奸狡百出卒以自陷可謂愚矣永嘉遽以上聞何耶聖諭洋洋悉中情款卽古法吏猶當退舍云

極言直諫爲臣死忠誠善矣然或激于意氣或迫于利害或有所倚藉罕有久而不敗者當馮南江

恩上百官圖及朝審唾罵汪太宰豈不毅然丈夫
哉倘徼一死其與龍逢等烈矣貸死而歸溺志田
宅妻妾子與死生嚙蹴之喻元晦浮海黎渦之詠
豈謂是歟或者謂南江上疏時張寵漸衰而夏眷
方殷汪鉉素不厭人望故爲雌黃以自固則責人
亦苛矣邇者雲間之董海虞之趙皆以暮年貪戾
爲士林所鄙惟吾鄉錢海石微直諫桂冠談道績
學至老一節而鄒南臯元標沈繼山思孝抗論編
戍以迄今日皎皎自樹不改素尚倘能持之靡忒
俟蓋棺後當爲大書以示的乎

君臣之際豈不以勢哉當昭聖之握金符而之興
國也予奪惟后阿柄一握而授阿之命且縣之我
矣昭聖固曰皇帝我所立耳而日以疇昔之勢繩
章聖章聖弗堪而帝心如芒刺矣張宦齡延齡當
議大禮時盍不首伸永嘉之議以自固哉而以旣
陳之芻狗沾沾于貨利聲色之間真茂恭所謂財
虜耳微茂恭昭聖金墉之後軌而帝其有考叔之
悔乎

岑猛之亂胎于盛應期之索賂而誣反終于陶諧
之獲賂而廢法上下相蒙以墨爲政遠夷安所瞻
仰今之流官率以遷謫庸流處之惟務私橐西南
其多事乎
游居敬疏劾王守仁湛若水之學皆祖陸九淵而
私躬書院附和標榜以號召噉名之士夫王湛之
學卽出于九淵亦何詭于聖人生徒聚講卽有虛
談豈不愈于商財射利之黨書院卽非勅建亦猶
勝于淫祠梵宇之輝煌居敬不彼之攻而操戈以
戕誦法孔子之徒是亦不可以已乎

世宗欲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二宮併大善殿
金範佛千百皆燬之懸皮佛骨佛牙屏去殆盡誠
千古快事哉

按郭勛疏復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臺省夫勛怙
寵稔惡衆醜畢備而此疏乃敢于深結內侍杜塞
言路大臣恇怯而諛佞言官首鼠而模稜聖主亦
曲徇而暫行何勢燄之懾人一至此哉

嚴寅所清狷介一節過于趙抃而厚德憐才有休

休大臣之度焉得人如此真子孫黎民之利哉惜
天不憖遺在冢宰不數月而病病之日爲萬曆癸
未三月二十五日是日地震有聲天亦似爲公惜
者噫惜之而不留之何耶

陸文佩珮以鄉科令清河採荒盡心力教以紡織
歷官郡守有惠政恂恂雅飾不涉公庭以廉恥自
厲者

嚴嵩內結貴璫外布黨與旣滅邦憲復逆天道公
殺諫臣自楊繼盛死而沈鍊郭希顏繼殞矣卽闔
門寸斬不足以洩義士之憤也

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司亦
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近於反唇腹誹之
法矣故人遂惜默而罪文華

吳鵬平生醇篤清謹斤斤自守典試山東三督學
政皆有賢聲爲大司空家無厚貲及嵩以李默繫
獄而令鵬代之進畏重禍退戀美官遂大喪生平
凡內外要職皆奉嵩指授及陸炳與內璫用事者
取次賄鬻鵬奉劄記遷授靡敢抵牾間有所私皆

散秩下地耳而竟以穢聲終斯時也剛則爲默柔則爲鵬士君子將安所樹立乎

嘉靖乙丑徐必進爲嘉興守講學有吏才平湖丞汪某以事宜按治其子諸生汪在前哀懇不得釋洎丁卯在前同計偕戊辰成進士得授嘉興司理乃大脩怨于徐徐每事容之會穆宗登極赦將至徐括諸贖鍰逋嚴督之蓋皆閭左無賴所侵負也汪故以衣帶爲之代償于是郡中人人德汪而怨徐矣已徐遷去汪乃挾諸同事者以賄聞于部使會逮備諸楚辱而罷不五年問而報復竟如反掌

云

橋李 文大倫心易父 著

汪侍御文輝疏言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真抹時之讜謨邪佞之鍼砭也然彼儉夫壬人假風聞言事之權肆殺人媚人之毒縱能行私于一時其能終逭于天網乎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八
會數辭韻焚帛而罪不至羊問而辨窮竟吹瓦掌
注故以衣帶爲之代償于是郡中人入德汪而怨
玉卦嚇文戰頽言乘翅昔以氏赤首之人真料却
云故以衣帶爲之代償于是郡中人入德汪而怨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著

臆劄 四十二則

我明詩文自羅玘始脫陋習李夢陽遂逼漢魏何
景明竝擅聲華于時薛蕙楊慎高叔嗣陳束徐禎
卿陸粲袁袞鄭善夫屠應峻何良俊黃省曾各就
所近成一家言而王廷臣王維禎暨先曾祖支立
尤春容爾雅卓然名世矣至嘉隆間李攀龍立幟
濟南王世貞嗣聲江左與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

宗臣號六才子而汪道昆劉鳳張佳胤皆挾所長
以主夏盟卽才識不同體裁迥別要之不離古則
也若皇甫三子余曰德張九一魏裳李先芳豐坊
莫如忠黎民表袁福徵王世懋孝廉王文祿國學
盧構文學徐渭布衣沈明臣俞允文謝榛雋材藻
思詎在六朝之下哉邇來老成凋謝士罕標模而
李維楨屠隆穆文熙湯顯祖馮時可方沈余寅王
穉登陳文燭馮夢禎鄒迪光郭正域奔軼絕塵未
見其止倘遇右文之世何減洛下至如孫文恪陞
夫人楊氏李都憲昂宐人陳氏香奩秀句綽有雅
音昭代文運于斯爲盛

樵李屠漸山應峻文娟秀典雅綽有先民之範居
鄉務崇雅操范言詩晚唐之佳者而頗事生產王
文祿文詞贍博時有逼漢語而尚未成家呂憲詩
元格也鄭淡泉曉閑于典故場策雅負博聞之譽
居官有清望而世所稱樵李五才子爲張芳洲寧
姚穀菴綬吾先曾祖蘧菴公某洎伍方俞詒芳洲
立朝侃侃有汲黯風文亦腴雋可方宋元名家姚

綬詩文斐然尤長于書畫而尚豪侈伍無所見俞亦能詩惟吾蘧菴公理邃學博詩通盛唐文矯矯有左氏風間作諧史則類昌黎而孝友忠愛出處取舍爲羅公倫楊公繼宗輩所宗其吾郡人文之冠冕乎

嘉靖辛丑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上命逮繫越六年爲丁未宮中火傳詔速赦楊爵洎歸富平俄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支子曰楊公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

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公方飯几有麥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卽與同食食畢官校入繫之公卽與偕行諸官校曰盍亦一內別乎公曰去矣不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公慷慨乃爾其磊落骯髒之氣可輕擬哉此予聆之原按臣者

河套之役夏桂洲言豪邁辯博果于有爲曾石塘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

不念權奸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
日夜甘心焉而乃坦懷張膽自以無前謂帝知已
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嗚呼成宣
以後大將無推轂之權英雄無借筋之籌久矣奚
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按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夷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
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覺輒降事爲之向導至
昏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
則以夷情我告少迫則驅入虜矣信則墮其計善
處之可以爲間卽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商大節當虜入犯時奏募異等材力士倍廩精練
以備非常仇鸞以秋防徵之使隸已麾下復檄大
節守都城商自以卿貳非鸞所得轄兵部邏卒不
隸京營祖宗良法逆鸞安得專領因奏其包藏禍
心宐稍抑之以除禍本鸞力排之逮大節繫獄尋
斃獄底鸞之怙寵肆虐如此

仇鸞以鹵莽之資負梟雄之志南北奔馳累建勛
伐庚戌勤王奮勇無前慨然有封狼居胥意亦良

將才也世廟以雄畧神武威福莫測鸞獨荷隆眷
朝紳側目政府甘心乃揚揚自逞黷貨專恣嚴嵩
陸炳一梟一狐日肆媒孽身沒未幾誣以反逆似
爲未協是時俺虜方強而我兵積弱內有權奸外
多債帥乃以師出無功爲鸞罪則庚戌之大舉非
耶馬市不終羣議鼎沸而隆慶中王崇古力倡市
貢世無異同則內閣有主之者耳噫帷幄無援英
雄失魄蓋從古以然矣

宣大總督楊順與張鎬路楷朋比爲奸而中丞朱
笈不與焉松債歸笈復詆順不置順譖之嵩乃以
右衛圍罷之洎順楷被逮科臣往勘詞連笈以順
罪坐之順顧得輕比識者議其不平云

劉公訥值武廟南幸時視篆蕪湖中貴索饋弗與
繫獄罷官帝卽位起廢歷官大司寇會王聰告訐
獄興株連薦紳訥爲覈實聰竟伏法而訥以遣歸
蓋毅然守正之士也

程司空文德篤學醇行以理學自任好談世務足
稱儒者然俛譔玄文狼狽罷歸孰若見幾而作之

高哉公自恨不究所蘊而人以迂闊疑之吾方惜其迂闊之未真也

余大父菊岩公宦江右見郭希顏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不加點竄蓋天才也晚年一疏理確詞贍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望前席哉

王公忤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畫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篤游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干極典蓋帝固重軍政雖勲戚不少貸庚戌之警尤惕於衷故二子如世貞世懋皆竭慮殫力陳乞生全終不可得華亭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趙王厚煜有賢行嘗屏妃妾獨處一夕以二蒼頭侍寢早起見王縊于床下其子以狀聞而歸罪于彰德守傅汝礪別駕田時雨傅成極邊田以威逼論死支大綸曰潞州王與民爭田時雨治其奴王嘗爲營解弗聽湯陰府將軍與汝礪索糧不與又囚其奴王令厚燿詣府丐免辭不見乃見時雨復

以語侵之此亦謬悠無足死者深宮祕密波及重
典宗盟厚矣如三尺何

陶仲文以幻術事上二十年恩寵爵賞勲貴莫敢
望而又得以善終亦奸俠也陸炳事帝南巡負帝
出火海膺眷注尊寵于廷臣無二身任金吾位致
奸宄法紀甚肅而豪侈自奉貲產巨萬爲君子所
譏然每遇大獄曲爲調護保全縉紳亦武弁之豪
也當路忌之者皆俟易世乃敢拾朽骨而搏之昔
人譏懦夫不敢櫻生虎徒搏死虎耳嗟乎希寵畏
勢貪生負死將焉用彼相哉

海瑞霍與瑕廉直有守可方古人而袁氏一白簡
去二廉吏不畏人亦不畏天耶迺爾時柄國者曾
不爲一主持直道難容金多交深惜哉

胡宗憲開府浙中滅倭靖寇江南安堵卒死請室
坐償軍中無名費破其家於虜漢高用陳平指數
十萬金不問其出入假令銖銖而較之曲逆僅敝
席曷償也羽檄星馳干戈接腕死生眉睫不有重
賞疇爲勇夫卽偵探間諜必入虎穴得一語輒捐

百金事平而較其盈縮此百金者孰爲聽之而孰爲覈之也少年刀筆沽直報仇動以文法繩人吾見軍政之不復振矣

胡宗憲古良將才也其裨闔縱擒玩弄黠賊於肘腋間東南數十郡賴以無虞厥功懋哉時宰惡嵩而因惡其所與用者嗾黨攻擊死於非命令宗憲無死北攘俺酋奚至屢迫京畿焚掠無忌也虜寇日政府諸臣束手無策靡財殺人畿甸爲墟胡不以罪宗憲者畫一策哉

浙江自龐尚鵬行條編民始得帖席矣行之未幾奸利漸生坊甲旣徵公費而坊甲之費如故錢穀旣徵腳價而銷解之役益繁催科則勒贈耗發解則扣羨餘至有執空券而不給分文授虛牒而強令賠解一切冗役槩徵銀以入帑而民苦布粟之不售及其關給又尅以充貪腋矣古稱有治人無治法詎不信夫

近來條陳多謬悠漫漶市名避禍吳君時來上保泰九劄皆切時政鑿鑿有據而不及于禍者以不

涉庵寺也讀其疏時事可知矣

陳公以勤入閣未幾拂衣言旋是時內豎竊柄既不可爲而新鄭繼至事多忤戾見幾而作文端之謂乎

嘉靖戊辰漕河塞朱鎮山衡董治河議開新河一百四十里嘉靖盛應期故道也用金二十萬募役夫十萬人皆携妻襁子而至臺諫忽交章攻之俄報罷時金之散者不可復斂役夫聚者又不可散鎮山計無所出幾不欲生後有主之者乃復興役

河卒通迄今且三十載安流矣少年之喜于攻擊而不知要領如此近如石星在樞密西夏叛則劾之朝鮮潰則劾之至冊封日本羈縻之術耳及正使中路潛回而攻之者益力迄逮繫瘦死獄中子才七齡耳與妻同戍於戲時事之不易任此其前車矣

通貢互市始議甚譁王公崇古毅然肩之而卒成其謀以免戰爭之慘蓋二十六載矣和則財費戰則人費利害相當然中原膏血歲脰虜腹邊兵枵

曷役于虜以延殘喘而胡漢雜居無復畦畛當如
近憂何

山東海運王公宗沐嘗力任之而卒不濟然王公
卓然名世之賢也中世徂近利而暗遠猷標門戶
而忘國計立論者逞攻擊之私主畫者多退避之
巧而高賢不究其用矣語漂溺則河安而海危語
牽輓則海省而河費若一夫作難而瓜儀決隄徐
淮潰河臨濟敗閘則舍海漕其奚賴焉但太倉起
帆元跡可做而乃云淮安出海以避險不虞瓜儀
之梗乎閩南商賈泛大洋徑東海如馳道奚獨于
漕運而難之

高公拱與趙公貞吉相引重意氣欵密然拱將快
意于所郅而貞吉喜因事致功不能無生得失而
張居正鉤致其隱交鬪其中以微漁人之利會察
日二人至振矜大詢云

趙貞吉雄才直節志在國家使與高拱同心一德
以究所施天下不足平也奈拱旣激昂任氣自以
無前而貞吉復以氣亢之遂致忿爭固豪傑之常

態而小人伺瑕投隙妄肆攻擊使君子不安其位
尼父所爲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高拱當鼎革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防曲
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卽古社稷臣何以加焉不
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是
悲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禍什倍其慘禍
福之幾亦安有爽忒哉然拱天資剛愎持論多偏
足已而不稽于衆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
政恃偏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楊公博自本兵入掌銓柄五年所持公論植桃李
毅然不屈于權貴且事多調停賄賂少息故人多
歸之

按部臣議宗藩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
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人已
損于初矣迨隆慶中玉牒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
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
百六十餘萬倍于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旣困于衣
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

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
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
使不妨民生計則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
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于
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跼踖而興嗟也久矣
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攣之格而盡復周
宋之法乎

待詔劉奮庸疏列五事言言中窾而承望風旨迎
合權要尤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羅一峯倫廷對策中傷奄寺宮壺執政欲裁之不
可是日將莫猶未終卷內璫曰秀才何事熬煎狀
頭豈若耶羅曰忠愛之心不能已耳何必狀頭直
聲大振遂擢甲首張芳洲寧策長卷不能終執政
特爲添一卷而讀者忌之竟抑置三甲予廷對前
一日先市一卷自試所蘊未半而卷盡復市一卷
乃得成篇試日因用二卷併粘以入而策中敷陳
多觸時諱對畢見羅康洲于會極門語以故羅訝
之至午門復以語張堯年張亦訝之竟置三甲不

知所由或有傳當湖一人故抑之聞廷試卷內無
稽核可隨意軒輕耳大都直道日衰而忌直者日
甚云

南禺豐坊歲舉一醮一詛諸帚紳伎已者一詛諸
鄉人訕已者一詛蠅蚊虱鼠夫蠅蚊虱鼠雖朱愚
知其不可去也則諸怨家又安可去乎聊以自適
而已此豐生之達而世顧曰癡則世之操戈以刺
仇者顧不癡哉

朱虞峯廷益自丁丑通籍至庚子仲秋歿于留都
貧不能具棺諸同人醵金市杉木爲之旣殯歸葬
議易以杪板支子曰官至通叅宦遊中外二十餘
稔而不能殮棺以杉顧不美與白玉爲棺黃金爲
槨吾不與易也

晉江黃司寇晚年居鄉有不干請名乃安溪令俞
仲章以叨憤被問司寇特爲營解予怪而問之則
曰適以造屋乏用俛受其酬耳嗟嗟屋造人耶人
造屋耶以人造屋乃損人以利屋屋完而人壞矣
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已

虧是之謂不智

蘇州人伍袁萃以險刻之心忿戾之性而自托于迂腐其穢行不可勝舉醜聲徧士林卽如督學吾浙凡當路富豪子弟靡弗以私進間取一二寒士則試卷之最腐爛者時論大譁至以蘇州人慣收古董譏之予在西江時嘗有一面竊效忠告之誼弗聽則咏丁酉學政紀事一律以諷之而袁萃之怨到骨矣輒欲中予以法而清苦山癯莫之可乘予亦以義命自信而已

魏公學曾經硜自守風概凝然多大畧嘗以邊才自任人望久屬故寧夏之變廷議首推轂之魏亦慨然身任欲以信義招降保全士民久之未下而言者踵至夫招撫脅從殲厥渠魁詎非行師之正法哉乃英主御遠臣不若曾母之信曾參審矣而彈章且數十上奈之何其不投杼也但用兵固有機宐安可以意見勝者不察情形不究本末動以執俘獻馘計功旦夕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事莫不然況勅敵當前瞬息萬變而欲以一人之意見強

事以從已私乎故士生斯世以羈旅之身而思建
無前之畧徒足以僂其身而已

蔣時馨頗有清望與鄒吉安以氣節相砥礪在南
部爲時所推改入北銓曹尤卓然自豎癸巳司考
功力去壬夫深愜輿情

丁某者險刻放恣人也嘗推漳郡有穢聲以奧援
入臺而廉其後者不置乃以建言謫補外尋營遷
憲副穢聲益彰蔣考功以大計黜之其黨人遂齟
齟考功孫太宰直陳于帝曰某賍賕狼藉數且十

萬有奇部從輕典以不謹黜而言者私比必陷蔣
某其何以行法上命逮訊黨人益相翼護僅坐八
千金帝命罪以永戍而蔣亦削籍蓋丁暗啞叱詫
性如乳虎而挾建言名黨與在朝著者什伍成羣
互相標榜翕翕訛訛陰挾閣部而振其權所在酷
烈驕淫不可向邇非孫太宰之剛正蔣考功之清
直丁其終漏網矣

黃大賁守潁州爲按臣所劾竟自經死死之日先
以衣服一二篋授家丁携歸而入覲費用還之庫胥

蓋其清介不私志在立名橫遭非意之謗以死亦
可憫矣
言官直諫詎非美事顧人品不可不辨惟真見義
理事勢不得不言而言者方爲正人乃其機會亦
有難易焉如世宗朝前二十年攻張桂後二十年
攻夏嚴而又當其寵盛時及言聖德聖政者是曰
難穆宗朝攻內宦爲難今上卽位初年攻張居正
自後攻奄寺爲難如楊繼盛沈鍊王宗茂海瑞石
星吳中行沈思孝李植鄒元標王德完諸人是已
其一時激于意氣者或素有疵議畏人指摘而沽
建言之名以去者或初附其勢策其將敗而劾之
以自脫者如胡守中之論郭勛耿御史之論吳鵬
丁此呂之論高啓愚惡在其能直諫也守中爲侍
御發楊氏餽金又發承天府墨吏餽金亦自皎皎
及論勛勛盡出其私書交通苞苴直狀遂典極刑亦
可歎矣

王司李養俊狷介恬靖動準古人予嘗戲擬薦語
云節愛足培國本清貧殆破天荒遊神物外飄然

鳳翔千仞之襟期坐鎮寰中隱然虎豹在山之風
力
我郡習俗猥薄競進好貨于理學之途邈矣惟吾
曾王父蘧菴公及鹽官錢海石薇斤斤守其師說
禔躬正家不爽尺寸耳昔余嘗從龍溪先生遊有
友人相詫曰講學者吾當肆諸市朝嘻常紳且然
何怪乎習俗之不古也

洪武中雲奇守西華門胡惟庸以醴泉出井請上
往視鑿輿出奇衝蹕言狀氣勃崑駛舌不能達上
怒搥之垂斃猶作指授狀上悟登城望胡第則披
甲壯士且伏屏帷間數匝亟返胡就禽乃召奇氣
絕矣沐敬隨成祖北征四旬兵困餉殫六卿諫者
悉鎖項敬苦諫上叱曰反蠻敬曰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且縛而殺之言益戇上曰內臣皆能如敬何
患遠人不服乃釋之爾時陳蕪亦得上心蒙賜忠
肝義胆印景泰時興安廉介不污多所採正阮安
脩京城南宮諸所勤敏不遺餘力平生所得賜賚
盡供費用成化中懷恩以戇直黜居鳳陽及召入

司禮去萬安薦王恕弘治末何文鼎力詆戚畹張氏司禮李榮被杖瀕歿詈聲不絕劉瑾亂政王岳居東廠維持士節武宗欲杖言官岳長跪乞宥謫戍孝陵行至臨清爲瑾所殺蕭敬老成諳練正德中承弼實多孫裕孝皇舊璫嘉靖初泣諫不考孝皇及罪戚畹世宗撻之自經于孝廟萬曆時孫隆以督造鎮蘇杭後開礦推稅諸璫皆其卑儕約束之弗獲逞江南數郡以安此皆內璫之翹楚也

浙中倭亂張經治兵而趙文華以祀海視師至不相能一日會飲優人演琵琶記值趙氏臨鏡經詭曰趙女可愛張少鞠于蔡氏初宰嘉興時猶名蔡經趙觀至掃雪笑曰老張無耻何故拜蔡家墓也夫人有如此機變而不聞豎尺寸功故知利口之無裨于邦家也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八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八

氏可禮李榮被杖瀕死置聲不絕劉瑾亂政王岳居東廠維持士節武宗欲杖言官岳長跪乞宥請皮孝陵行至臨清為瑾所殺蕭敬老成諳練正德無縣干泯家世裕孝皇舊瑞嘉靖初泣諫不考孝夫人有咬地對變而不聞翌日亡其姑味酥口之器餼購至誌雲笑曰未幾無堪何始我蔡家墓也曰餼女何愛裴少麟干蔡刃既宰嘉興却辭各蔡

支華平先生集卷三十九

橋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雜劄

一百二十五則

余生平無知己嘗自評之早起夜眠冷水櫛盥惟木梳知之中夜怵惕瞻前顧後惟石枕知之攻苦食淡蔬糲自甘惟木筋知之千步萬回周棟繞舍惟破皮鞋知之囊中屢空東那西補惟巾盒知之若乃觀時事而畫補弊之方念國是而謀匡攘之術遠思紹堯舜周孔之緒近思振 太祖 成祖

之烈惟毫楮知我耳。管人欲以青蠅爲弔客。予于此七生亦頗稱知己云。

管人云五十不造房六十不製衣。予今七十矣。彼求田問舍。出本入息。固于在得之戒。而攝衣冠低眉向貴人。叩伺鼻息。以爲容悅。便是阿耨地獄人。吾齋者。惟息機忘言。澄神默悟。不得已而談玄證諦。性命雙脩。不得已而注策勛名。證脩道德。至商權古今較裁文藝。亦已下矣。客有豔談勢利侈競莊宅。舉借錢債。卽奉身塞耳。而遁弗復敢見。

却衣凍歿。后山以趙挺小人故。宐却之。倘同事諸臣有綈袍假以禦寒。陳其不歿矣。羅一峯倫在南都。掌翰嘗乏米。輒以赤一書數字向先曾祖蘧菴公索。數升不復償。面時亦不言及。乏則更索真相知也。

劉卞功云。母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契教人倫。湯闡降衷。高宗言道言德。箕子陳洪範。孔子教萬世子。思作中庸。一脉相傳。只是道學羽。

翼名教其功莫過于孔氏矣

宋潛溪曰積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于小人又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外無故會飲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曉散者坐死罪

曹月川里中二叟一劇談勢利口吻津津一沈默寡語惟以尋幽吊古爲言月川曰一是黑風暗雨

一是青山白雲

凡奸人皆以惡行善故外柔而內狠口蜜腹劍婢和奴顏若小人則無忌憚敢于爲惡

東坡不好史記而表忠觀碑王荆公謂其似諸侯王年表

每年正月上旬十日支內無子則大臣多不安其位

每月初五十四廿三月忌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故不可用此龜甲空亡之理也劉和父却云是

君象故不敢用

俗以月三旬爲上澣中澣下澣唐制十日一休沐也故常應物曰九日馳驅一日閒白云公假月三旬

七歲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仕五十曰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七十曰老家可傳矣八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少昊十二而冠文王十四而生伯邑考禹益治水皆未二十

山東無虎浙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鴿

猪婆體似龜能穿河岸

王氏曰水潦蜂蛇蟲皆化爲魚鼈故不獻

郎仁寶曰春風自下而上故放紙鳶夏風橫行故樹杪多聲秋風自上而下故葉落而冬則着土而行是以吼地生寒

北方蕭山有涼火

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甚于瞽身不遠

聲色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痼

劉貢甫學顏帖文公學曹操反誚劉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亦姑且也息休也故云姑息

宋有章氏二兄弟各主一窰兄爲哥窰弟爲龍泉窰今處州龍泉縣

漢文晉字唐詩宋理學元詞皆足千古

細腰蜂蠆有雄無雌龜鼃有雌無雄

狼行必駕兩狼失狼則不能行

張弘範張世傑兄弟也一爲元抗宋一爲宋伐元

李白謁相君稱海上釣鰲客相君曰先生臨滄海

釣巨鰲以何物爲釣何物爲餌何物爲絲白日虹

霓以爲絲明月以爲釣天下無義氣丈夫以爲餌

相君竦然李賀謁退之投以詩退之展讀至黑雲

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韓遽迎入與語驩

相得也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長安米貴居大

不易及閱野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曰

有詩如此居亦不難予性懶謁貴客而來謁者亦

嬾接見夫人有前數子之才而自托于枉尺以求
直然且不可況無其才而匍匐朱門者乎

蜀文澹五齡悟前生失香囊于杏林晉羊祜五齡
悟前生金環取之桑下張方平官滁州遊瑯琊山
寺悟前生寫楞嚴經未完和仲有詩前生我已到
杭州

石經大學與古本不同宋儒分經傳戴鄭賈三家
無此

學庸皆子思筆賈逵曰孔伋居宋思先聖之學不
明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尼父論明期于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不行蓋止能
不行諧愬明猶不遠必諧愬自然不行如青天白
日之下自無魑魅魍魎乃爲明之遠彼察察爲明
者且未可稱明又何論遠乃若并察察之明而無
之隱中于諧愬而不覺者亦大可哀矣
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書法也周公魯之始祖言其
僭也

文王羨里時年八十八演易彖詞是也

伏羲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非也觀龜筮協從則舜時有之觀取諸渙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豫取諸大壯諸語則黃帝時已有之先天乾南坤北後天却以南離北坎而不以長男長女代之老易同處也

讀乾彖見文王造周之德讀坤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處戲作易非取河圖也繫辭云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三陽坤三變生否得三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

卦康節知大畧遂知古今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魯風有商頌魯頌文王
未有天下故不稱頌而稱周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息居于漕桓採
而封之遺以車服衛人思報之故作是詩朱子乃
云相贈答吾以爲介甫非春秋永叔非繫辭傳君
實詆孟子程氏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詩敘其失
等也

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旣睦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
族二註高祖至玄孫則有旣死者有未生者果何
以親而何以睦耶

四岳卽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史記所載遜位事
與書遜四岳相同南華經亦有之

進不賢蒙顯僂于堯時見之驩堯薦共工共工流
而驩兜亦放

書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後禹又治八年是十
七年而始平成也乃相傳堯有九年之水豈只指
鯀治水時九載耶鯀亦止治太原一處何須九載

大抵鯀不以用合禹八載而成九載也史臣從事後追論之耳

劉漢唐堯之後

天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轉曆家之言也蔡傳皆以爲左旋太祖非之太祖久于行兵觀察必真

古語畫衣冠而民不犯史記取衣冠而赭之又易衣服受辱則五刑有嚴殆亦有罪人之衣服非上服下服之謂

尚書筆法極好如禹曰后克艱厥后帝卽曰惟帝

時克禹曰朕德罔克舜便曰克勤克儉看他何等

照應

古人發語大有斟酌如四凶乃一起人禹論知人安民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若更舉共工則鯀卽不言而亦見矣禹却併諱共工止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舜五臣皆得天下禹不必言矣殷契之後周稷後秦益後臯陶不可攷人遂傳會刑官無後且舉左氏臯陶庭堅不祀以實之不知此乃設監戒之言

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楊用脩辯之
詳矣張平子思玄賦曰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
于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然以益爲臯陶之
子則似無據唐李古之理官乃陶後也此說較是
李獻吉亦曰咎繇爲理官因姓理咎繇裔孫理利
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于是更姓李

昭王使觀射父侍太子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
夏有觀扈周有管蔡則夏啓所征有扈氏亦同姓
盤庚不肩好貨永肩一心蓋好貨者不肩矣惟敷
民德者不二其心于貨故永肩

高宗曰爾惟訓于朕志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古訓乃古大臣之訓君者二訓字甚關切

高宗彤日越有雝雝言高宗之廟有雝雝耳訓詰
者乃謂高宗黷祭而小乙之廟有雝雝則高宗固
賢君也豈宜有是而爾時傳說尚在也何以不諫
況高宗乃廟號生前亦不宜逆書傳會者至云黷
于祭祀說之先見其微也益舛矣

湯伐桀曰予有慙德武伐紂曰于湯有光卽此二

語可別二聖

朕夢協朕卜語甚可疑夢者想也以臣伐君之事可預想之而預夢之也耶

天下無事不吉無時不吉箕子論稽疑神與人從者多固吉矣卽逆者多而作內仍吉至于無弗逆則凶矣而更自有吉處曰用靜吉可見人常有吉處在自得之耳

周公居東太公召公在內不爲一言諸史百執事明知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曰公命我勿敢言君臣危疑之際如此

逸祝冊是告神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也皆史逸作時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戊辰日上節紀日中節紀月末節紀年

周公作無逸敘中宗諸君而不及武王以武王享國不久也和仲謂公有不滿武王意則無逸二字恐武王亦不愧

周公留召公援商六臣以況之而不及傳說重舊臣也傳說故高宗新得耳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化民之善法也蓋不以
君臨之則人不信從指其爲君之德更足以鼓舞
天下入少味竹葛氏譏其好名失之遠矣
君陳王伯厚以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
繼周者秦孔子先知故存秦氏于書末

仲尼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周史乃作之
旣成令游夏參正對曰不能贊一辭乃稽之卜得
陽豫之卦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謂文成而麟至
古書用藥染紙以辟蠹故曰黃卷字誤以雌黃滅
之

兩小兒辯日廣雅云天去地二十一萬六千七百
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十
三萬二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減四步而人
在地中未至極東極西則視天日午宜爲遠出入
處爲近其卓午暄炎由寅至午積陽之氣如春而

夏酉則漸涼如秋冬耳或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中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處天地之正中也猶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一寸二分乃水火交購處人身之規中也夏禹所治海內地東西二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我朝地南北一萬九百里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堯甲辰卽位一百三年舜丙戌卽位四十八年禹十年湯十三年武七年自堯甲辰至元順帝至正丁未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漳州界有烏脚溪涉者足皆黑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

以手扣胸欲心清淨以身上下欲氣升降

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

于戲譎中雖一言不可妄發

唐王起敷歷寺省三任節鎮而不善理家俸入盡
爲妾婢所有晚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故祿仕
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波及狗彘歉則困及妻孥
龍脊首八十一節九九陽之極極則變鯉之鱗三
十六點六六陰之極極則化鶴守任任陰脉之會鹿守督督陽脉之會故壽龜
以踵息亦壽

十二屬鼠無牙牛無齒虎無項兔無脣龍無耳蛇
無足馬無膽羊無睛猴無臀雞無腎狗無肝猪無
筋其子丑等還以星言

道家以雞犬等物皆辰屬且有亾魂不食惟獐鹿
非辰屬無魂爲可食

桀以乙卯日歿紂以甲子日歿謂二疾日國有卹
忌不樂禮也古人愛君卽獨夫授首猶哀而忌之
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乎

龍首有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
天

林艾軒曰予年五十只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有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

古公欲立季名曰歷歷者適也亦歷數之義也泰伯于是乎逃矣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書云太王肇基王迹是亶父時已志在天下矣故宣尼曰三以天下讓不然則周亦諸侯耳安得天下而讓之文則名昌武則名發文九十七而卒十五而生發發卽位時已八十二又十三年而紂亡計百年之間商德日衰周德日隆天實爲之然其所爲德者亦似矯暴以寬矯奢以儉云耳武王卽位十三年父未葬而尋干戈伯夷數言嚴于鈇鉞

虞夏以降得天下者皆以諸侯陰行善乘主之敝而攘之者也若秦則取之六國六國皆周之畔臣也吳楚越不必言矣三晉皆逐其故主而得國者齊身爲帝田已易呂魯雖存與亡等矣故秦之代周非取之君也取之畔其君者也非若後世之手刃其君也

世之議秦者輒譏其革井田建郡邑而焚書坑儒爲禍尤慘不知諸生之坑諸生自取之也妖言誹謗固非保身之道而七國紛峙處士橫議堅白捍闔流其書奚翅充棟不火何以一學術也若封建不革苟得賢者固有所庇矣脫殘墨在御動以數十年民何以生今郡邑長貳一不得人輒挂彈章猶罹其毒稍緩旬時民且不能朝夕而況以世及之主御易世之政乎而井田在今日亦非良法我江南漕粟三百萬石實京師而金錢倍之井田所入稱是乎又何所得金錢也彼八家者合作能無異同均分能無爭鬪乎且承平數世生齒日繁能每人而給以百畝乎故祖龍與李斯亦因其窮而通之者也

姜子牙以老朱買臣以貧皆爲妻所棄是妻之無良也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以死絕之晏子之御氣盈志陋爲妻所絕夫固有以取之乎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二子後行不檢殊爲惜才之累

公冶長陰子春能辨鳥音介葛盧能辨牛鳴人之
靈通于異類也尸鄉祝雞翁養雞百羣皆有名呼
之則應異類之靈通于人也

管寧過海遇風幾覆語人曰吾生平有何過乃遭
此蓋嘗二晨晏起一日科頭是吾過乎郭林宗問
仇季智曰子嘗有過乎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一
下先大父菊岩公嘗叱一匠人曰若何以爽信既
而悔之曰彼方取信于人吾乃直指其不信過矣
屠奎爲憲副宦辰州攜辰砂一匣至洞庭時風雨

陡作雷聲大震所盛砂匣忽裂一孔如線啓視辰
砂空矣故砂爲精寶良然

夏貴七十九降元不如早死

一當路歸省道經鴛湖時嚴寒大風震地舟楫傾
摧往候者犇軼而交會惟恐不前支子曰不往旣而
見邑大夫問曰先生何獨不往支子曰恨我止有
一副命耳若有二副故當以一奉之令有慙色

宋藝祖臨崩而燭影斧聲爲千古不決之疑夫侍
疾何事于斧也而有大言大言曰好爲之怒其賊也

支華平先生集 卷二十一
母后曰母子之命皆托官家懇其併賊也而姑寬
之曰共保富貴無憂此語出而安能無疑趙普實
與其謀而托爲金櫃之盟以欺世致一弟一姪俱
不得其死後高宗弗嗣而立藝祖七世孫是爲孝
宗歷光寧理度諸君一百三十年畧與太宗曆數
相當天道乎若金太宗隨太祖百戰定鼎其功倍
蓰于宋太宗及受位而太宗之子如蒲盧輩皆
人杰弗立也而立太祖之孫蓋金太宗不負其兄
天故委之柄以蔽宋太宗之獄乎或云金粘沒喝
背頂有癩類宋藝祖殂時狀實藝祖再世以報仇
者云

石鼓文周宣王時史籀所書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清暉冬嶺秀孤
松顧長康詩也誤編入陶集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狀如猪羊穆公問二
童子曰此名蠃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栢木捶其
首卽死故墓宜種栢

墓前二石人四石獸人稱翁仲昔魏文帝鑄銅于

司馬門置墓前者非也獸外二稱神羊內駁馬
自古帝王陵寢無不發者漢諸陵爲唐時土番所
發唐諸陵五代時朱溫發宋諸陵金人發光武陵
砂盛不能發唐武后陵中多箭動則傷人不可發
雪航膚見二云黃巢發之后被汚非也

烏號弓世傳黃帝昇仙弓墜于地百姓抱弓而號
故名或云齊景公使人造弓弓人之妻以太山之
南烏號之柘所造之弓進蓋烏集枝頭將蜚枝長
彈之而號故以烏號名

東野詩食齋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卽有礙誰
謂天地寬語極悲切人從逆境咏之尤覺有味宋
人竟以長戚戚病之

長者稱先生父兄亦曰先生或止稱先梅福傳曰
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云先猶先生也或止稱
生如賈生董生伏生宋人稱先生加老

張東海詩東坡昔日此閒行此地今留蘇步名何
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作先塋柴桑夏正夫詩
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

後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宋南渡後直道不在臺諫公道不在政府明斷不在朝廷雖欲不亡何可得也

朱買臣養去婦于官舍陸放翁會去婦于沈園而皆及其後夫

予生平不勉強謁客不勉強作事不勉強摹帖不勉強讀書不作勉強詩文

顏魯公爭坐位帖唐室亂時禮尤僭紊故書此以扶世道豈區區坐次間哉

赤賦田單勝燕之日武王伐紂之年景殊不佳予作一聯云朝旭浮金萬里波光搖若木晚霞散錦千山紫氣浴虞淵

服內生子經傳皆無明訓自桐門九師譏然明始也漢唐宋元皆有禁我太祖云禁服內生子必至絕人生理特寬之近聞一朝士服內生子卽誣其妻與外人通妻卒自經死一老儒服內生子沉之江遂絕嗣何其不近人情一至此也

梁朱雀門灾梁主謂羣臣曰此門制卑隘正欲更

之何敬容曰此先天而天弗違梁武帝時有猛獸
入城梁王瑩曰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
錄御圖虎象來格

詩有次韻有用韻有依韻先後無易曰次用其韻
而不必次日用同在一韻而不盡用其所拈曰依
斗日互行斗南而物生斗北而死日南而死日北
而生

中外之宮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
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晉史中台坼張華應禍我朝中台星常坼乃上下
不交不立宰相之應也北斗七星若有所主分野
第四星常不明白樂天詩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
微暗少光色而今常暗不知何故

昔人有名字偶同者如曾參殺人而子輿之母投
杼毛遂墜井而平原君爲之悲悼又杜欽字子夏
而同時有杜鄴亦字子夏世稱小冠杜子夏大冠
杜子夏以別之陳遵字孟公列侯中亦有陳孟公
每至人門曰孟公舉坐震動及見則非也因號其

人爲陳驚坐唐德宗時制誥缺人上批與韓翃時
又有江淮刺史韓翃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與此韓翃

漢呂后諱雉令臣下呼雉爲野雞武帝諱徹改徹
侯爲通侯光武諱秀改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改
莊助爲嚴助唐高祖諱淵改劉淵爲劉元海戴淵
爲戴若思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易石虎以季
龍韓擒虎止書韓擒宋光宗諱惇朱子四書註惇
典作厚典王羲之先名正故法帖中正月書初月

一月太史公父名談史改趙談爲趙同范曄父名
泰後漢書泰字皆作太乃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
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詩曰
胡不相畏詩書不諱也周詩克昌厥後駿發爾私
廟中不諱也僖公名申春秋書戊申莊公名同春
秋書同盟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臨文不諱也孔
子之母名徵在而曰宋不足徵曰某在斯二名不
偏諱也康王釗之子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而
曾參曰昔者吾友不諱嫌名也蓋避諱始于周人

而莫嚴于唐其說雜出于禮記諸書而莫明于昌黎之諱辯至若高錯典貢舉而裴臯之子不宜就試崔龜從之子典貢舉至不欲列姓歸人于榜韋翼爲家諱樂終其身不飲酒不務歡尤迂而不諳于禮矣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載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

承緒張嘉真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禛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皆二世同用之字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有相同者魯文公有孫曰公孫嬰齊而莊公之孫仲嬰齊實其從祖且同時鄭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其從父子也士文伯乃范宣子之族而與同名皆不可解

王逸少名羲之子名獻之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
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義尊卽周禮
獻尊是獻羲字異而義同父子命名亦不可解

夫以氏族相高自魏而盛亦未專在門地惟四夷
則然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餘如毗
舍首陀皆庶姓而工巧能隨爲貧四姓國王大臣
非貴種則人不歸庶姓雖勞能甘居大姓之下魏
據中原故中國效之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
二姓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丁僕者曰華腴尚書領

護而上者曰甲姓九卿方伯曰乙姓散騎常侍太
中大夫曰丙姓吏部員外郎曰丁姓總曰四姓其
後遷易紛爭莫定遂取前世仕籍以博陵崔范陽
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又增太原王清
河崔趙郡李曰七姓地望相傾各著書編卽朝廷
置官誤定亦不能定大率通爲百家皆曰士族今
百家姓也而隴西李族亦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
至唐末其俗漸輕

凡長者于晚年得子多賢蓋其祖考德澤未盡則

發之子發之子而其人又身自種德不少懈數十年後惠澤旣深而前所生子猶未盡其報則更于晚年生子以振其宗風卽如叔梁紇亦老年娶徵在而生仲尼雖大聖人係天地精靈氣運不可概論然亦晚年得子之一徵也

狄梁公奏事畢與張昌宗樛蒲于殿上張以集翠裘對公朝服張敗公褫裘以出授家丁服之亦大快事然此必好事者爲之也昌宗何人樛蒲何事殿陛何地奏事何時梁公乃漫然爲此公亦幸勝而得屈辱之耳脫不幸而公敗昌宗亦得而褫其服矣以視批懷義之頰者何如

宋包公拯居官時素不容吏胥侵權一民法當脊杖求吏解吏曰若見尹惟嘯號而辯吾當使若決杖及見公果力辯吏訶之曰辯亦奚益盍受脊杖去公訝其侵權止決杖甚哉吏胥之巧譎也以包公之明察而墮其術中矧曠曠者乎

羽族孰爲靈支子曰鳳德衰鵬大而不運鷲不仁鶴鷗不祥其黃雀乎曰何謂也曰郡中一貪夫方

穰邑乘鬻貞節名賢以自封竟啖黃雀四十飽而
一死昔也銜環而報德今也委身以誅貪靈孰有甚
焉者耶

一朝貴有子之喪會葬士庶畢集心易子鼓柩而
前石尤攔道諭諸豎曰往則畏風不往則示異也
且將謂我簡也若之何其豎曰主人素無所畏茲
言若畏然心易子曰而不見監司郡邑以至閭閻
士庶倪者耄者擁踵者奔赴惟恐不前耶吾奈何
以風阻也豎曰風阻主人乎主人阻風乎彼監司

郡邑閭閻士庶耄倪擁踵數百里而集者獨不風
乎而主人試度風可被否心易子曰風可被乎被
風而檣傾楫摧且葬灸腹否且濡水而冰則病寒
豎曰如是主人幸毋徃徃而溺且疾卽金曷以需
帛曷以衣而名曷以傳心易子曰豎子知言哉

支華平先生集卷四十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著

雜劄 一百二十五則

予郡同庚者有五人焉左方伯張春宇督學副憲
包瑞溪富且貴矣張主政繹菴位差顯而儉于財
王令尹養恬財稍裕而嗇于位故流俗猶有合焉
不佞家不能中人位不登上士蓋富貴兩無賴矣
獨沉酣典籍雄篇偉撰皇王帝霸信手卷舒雪月
風花隨心變幻藜羹布衲而萬鍾等之糞溷枯坐

獨行而台鼎不介胷中推倒一世之智勇辟倪千
秋之雋俠則不佞庶有寸長乎

或問于支子曰君子亦有貪乎曰有庸夫貪一時
之名君子貪千載之名庸夫貪目前之利君子貪
百世之利故君子去庸夫之貪易并忘君子之貪
爲難

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
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仲夏之月毋燒灰爲畜馬計也仲夏王頒馬政游
牝別羣而馬性畏灰尤畏新出之灰秦禁棄灰蓋
亦爲此而棄市則苛矣

巾幗女子未笄之冠孔明以貽仲達笑其堅壁不
出類閨女之匿藏也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英雄二字本
此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蹙其
甚皆可以致斃

杜鵑又名子規又子雋又杜宇周鸞催歸秭規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
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
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
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
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津津主鹿故
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
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
化鳥魚生于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齧吞者八竅而
卵生齧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類父夜生類母
人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燥十
月而生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
暮年鬻就而後能行三歲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
通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齧齒人生四十九日七魄全死四十
九日七魄散故人死有七七之說

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帝出乎震齊乎巽東

南長子位也故紉業之君長子皆不得位湯之太
丁文王之伯邑考秦扶蘇漢惠晉元唐建成宋德
昭皆是而元世祖傳位第四子我大明亦 成祖
入嗣大統云

王子衡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
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

伊川晦菴祀祖考以主東萊以影主者神之棲影
者神之像也至劉文安用一大軸書三代考妣之
靈亦是一法

孟母姓仉齊後也仉卽掌字反爪爲掌

予五六歲便日記萬言今七十矣未嘗一日廢卷
以方古人如劉瓛五歲而勤學梁元帝十二歲每
日讀史二十卷而馬畧及任末宗懷丘仲孚劉綺
祖瑩輩皆自少年發憤者庶幾不愧但士人真能
勤學亦不論少壯荀卿五十始遊學公孫弘四十
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
十授孝經及其成名則一也

天下有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繭丹山之雛瀚海

之鯤是也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
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
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
二月感凌水水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
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成都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綿市
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
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登科分甲第始于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御殿唱名
始于雍熙二年梁顥榜賜宴始于太平二年呂蒙
正榜給金吾衛士送歸第始于蔡齊榜刻登第錄
始于霍端友榜

王者冬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火衰
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日
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日爲臘

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
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主

肝東方青其人姓婁字君明衣青衣心南方赤其人姓張字巨明衣赤肺西方白其人姓文字元明衣白腎北方黑其人姓玄字子真衣黑脾爲中央戊子土黃其人姓巳字元巳衣黃知其名者晨莫常呼之與言語有痛處則令其神自治卽差也出黃書西方兵法又肺神名爲青龍字慈龍子方心神名爲豪丘字陵陽子明肝神名爲方長宐字子元腎神名雙以字林子脾神名黃庭字飛黃子又腦神名覺元子字道都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皮膚神名通衆仲字道連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項髓神名靈謨蓋字道周脊神名益歷輔字道桂鼻神名冲龍王字道微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喉神名百流放字道通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左腎神名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名象地無字道生脾神名寶元全字道騫胃神名同來育字道還腸中神名兆膝康胛中神名受厚勃字道虛胸膈神名廣瑛宅字道仲兩脇神名辟假

馬字道成又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朱
映鼻神名通盧字虛堅齒神名丹朱影神名右皇
又魍魎又洩節樞又尺鳧又索關又魄奴又竈凶
又亥靈胎他書所載尚多大同小異亦不出此
筆神曰佩阿硯神淳妃墨神回氏紙神尚卿
粟神名許給姓庸天麥神名福習黍神名俯佞蘭
却豆神名靈殖姓樂

昔仙人鳳子欲有所度隱農夫中一日大雨隣人
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可借我之草履不借
故草履名不借本此楊用脩云價賤不須借也豈
未攷此耶

處戲始列入節置元日神農立四時別五木以改
火置臘節軒轅置二社造刻漏書雲物成湯始作
土龍巫咸始制驅儼置除夕節周公分更點制上
巳流觴立春土牛秦德公置伏日晉平公置中秋
齊景公始爲登高及競渡越巫制端午綵符健線
艾人楚懷王置七夕秦始皇置寒食漢武始張上
巳燈置三元東方朔置人日

伏羲作土城神農制石城史記言黃帝爲五城夏
鯀作三仞之城

池沼始于黃帝傳云黃帝破蚩尤而爲池沼又黃
帝始穿井

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合造明旌伊尹造墓
宮巫咸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備機衣襚
周公置華表周穆王始以瑤殉周宣置石鼓石人
猊虎羊馬秦武公始以人殉始皇作墻屋晉武帝
置神道碑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作巫
祝以交神人神農作僧以通術售軒轅作保以通
假貸少昊作謁以通君臣夏禹作譯以通夷夏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稱史自伏羲置史官
始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稱正自顓頊置南
北正始稱司亦自軒轅置司徒始稱大夫自堯設
司徒屬大夫始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稱太稱少
自湯設太傅少傅始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稱
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

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稱事自始皇置給事
始稱使自漢武稱都水使始稱知自後魏叅知政
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

神農始究息脈辯藥性制針灸作鑿方軒轅臣巫
彭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爲鑿書或云巫咸
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庖犧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著筮張良始造棊卜京
房始以錢卜楊升菴曰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始用南越禁咒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蔡倫始製繭麻二紙張華作落紙王羲之製穀藤
二皮之紙

墨硯始于黃帝物原云伏羲初以木刻字軒轅易
以刀書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邢夷作墨史籀以
墨書于帛仲由作硯又田真造墨

史皇作圖

畫始于伏戲畫者鳥書之流也

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

舜有子八人始歌舞

伏羲作簫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埙

炎帝伯陵作鐘無句作磬

書籍板行始于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禹始用龜貝銀玉之貨

軒轅時錢未有文錢之有文自周景始事始云錢文以寶周景大錢始也以年後魏孝文太和始也以錢爲錢公孫述據蜀始也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高辛謂之貨陶唐謂之泉商周謂之布齊莒謂之刀一云魏武帝始以年號鑄錢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始名錢秦始皇始禁私錢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嫫祖始育蠶緝麻以興機杼而成布帛堯加以絺苧木綿草布毛縵舜加以錦

繡秦始皇作夾纈伏犧作裘軒轅臣胡曹作衣伯
余作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制衮及黻深衣禹作
襦袴伊尹作夾襖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
作襪衫秦始皇制霞帔二世作背子
燧人始以繩束髮爲髻處犧作皮冠軒轅加以冕
旒充纁堯加繡纓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
爲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作
竹皮冠新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番作氍帽周武
帝作幘頭

軒轅作帶顛頤項制條堯爲玉珮湯作笏及鞶囊周
公作緹

燧人始爲笄女媧之女以荆杖及竹爲笄以貫髮
至堯以銅爲之且橫貫焉舜雜以象牙玳瑁有象
牙簪玳瑁釵桀作金玉釧紉作翠翹金鈿步搖寶
幹指環呂后制五采通草花晉郭隗始剪綵爲花
軒轅臣于則作履制襪周公造偏屨屨舄晉文帝
造屐趙武靈王效北番造靴

番禺始爲舟或云化狐作舟又虞姁作舟又共鼓

貨秋作舟又棄作舟物原云遂人以匏濟水伏羲
始乘桴軒轅作舟楫顓頊作篙槳帝嚳作柂櫓堯
作維牽禹作舵加以蓬碇帆檣伍負作樓船

伏羲始乘牛馬而制羈縻鞭杖軒轅作輓輅少昊
制牛車奚仲制馬車而造鞍的勒勒駕六馬建旂
旌旂旒以別尊卑等級禹制輦周公制進賢四望
二車始皇作轎漢高作竹兜漢武作羊車芝車
箕帚夏少康作

床席薦蓐枕被連山氏作簣少昊作毯堯作承塵
伊尹作簞周公作帷帳有熊氏作屏禹作亮榻亦
伊尹作簾亦周公作

斧神農作鋸鑿軒轅作或云鋸子孟莊子作鉋鑽鑿
括魯般作

燧人作火神農因置陶冶或云昆吾作陶蚩尤作
冶赤翼作杵日釜甑黃帝作龍磨碾子魯般作

木梳太昊作篋篋伊耆氏作鏡鑷剃刀有熊氏作
或云鏡尹壽作掠子少康作油刷伊尹作梳匣呂
望作鏡臺始皇作

軒轅作悅巾帝嘗作布袂湯作手巾脚巾祖甲作
帛周旦作紗罩

軒轅作針剪少昊制灰汁米糊顛項作衣桁后稷
制砧杵夔作衣架紂作熨斗

軒轅作几禹作案周旦制筵坵呂望作榻召公作
椅漢武效北蕃作交椅曹操作懶架

薦敖作酒醪老聃作酒筍

五明扇起于舜雉尾扇起于殷梁冀始作擁身扇

武王作嬰

烈山氏作瓶甕黃帝作鼎尊盤于孟椀楪匙筋祝融

作鏃舜作俎豆敦勺禹作邊豆盞湯作杯周公作

臺盞田恒作唾壺秦始皇制湯磬

記里鼓指南車黃帝作欹器周公旦作

禹作盞魏神元帝作傘柱作篔簹

軒轅作浴盆

桔槔伊尹作

軒轅置溺器高辛氏造偏廁

遂人作蕉祝融作炭堯作火爐伊尹作踏脚史佚

清日閣

作火杵秦始皇作烘籛晉羊琇作獸炭

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堯作燈檠湯作蠟燭

爛膠軒轅始漆舜始黃蠟公劉始脂粉紂始

桀臣昆吾作石灰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

安作焰礪白蠟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后

妾曰夫人諸侯妻夫人卿妻內子大夫妻命婦庶

人曰妻秦昭王稱母曰太后漢高稱母太上皇肩

諸侯母曰太夫人武帝稱祖母曰太皇太后魏明帝

始稱天子妾諸侯妻並曰妃晉哀帝稱生母曰太

妃今上自皇后妃嬪下逮夫人淑人宜人安

人孺人諸稱禮愈備而名愈詳矣

造書凡有三人一名梵其書右行一佉盧其書左

行一蒼頡其書下行頡丙寅日死辛未葬故學書

者諱丙日

楊用脩云荷芙蕖又名芙蓉其莖茄其葉葢其本

藎其花爲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葍葍中薏郭

璞曰北方人以藕爲荷江東呼荷葉爲夫容蜀人

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子花名或用其子爲母葉
號此皆名字相亂習俗傳誤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
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今人稱瓦器皆曰磁器不知河南彰德府磁州窑
器乃稱磁耳若他窑瓦器豈宜混稱

袈裟內典作笮笮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
又無塵衣又水田衣又稻畦帔

天河名銀河又銀漢又銀潢銀灣繩河華漢

尸子云上下四傍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楊子云闔
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

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地者易也言
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
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日者實也形體光實
人君之象星之爲言精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
日分爲星故其字曰下從生風汜也其氣博汜而
動物也又放也氣放散也雲猶云云衆盛意又運
也運行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運也

雨羽如鳥羽動則散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
綏然也霰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霜喪其氣慘
毒物皆喪也天氣下地不應曰霁地氣發天不應
曰霧露慮覆慮物也虹攻純陽攻陰氣也一名天
弓又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霓霓者斗之亂精也
斗失度則投霓見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白者爲
虹青赤者爲霓又霓齧也其體斷絕見于非時此
災氣也傷害萬物如有所食齧也雷碾也如轉物
有所碾雷轟之聲也電殄乍見則殄滅也

春蠢也動而生也又春僂僂動也夏假也寬假萬
物使生長也又夏大也秋緇緇迫品物使時成也
又秋之爲言愁亡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山產也產生物也陵隆也體高隆也阜厚也言高
厚也冢腫也腫起也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岑嶄也
嶄然也林森也森森然也麓陸也石格也堅捍格
也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
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荷也荷精分布懷
陰引度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
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
女之陰陽交物以一起也故曰所以立天地者水
也水也者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而興

凡州郡命名都有深義如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
也徐舒也土氣舒緩也揚州多水水揚波也荆取
名于荆山而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寇志
警備也豫在九州之中京師所在常安豫也雍在
四山之內雍翳也充取諸充水幽州在北幽昧之
地也

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
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州注也群國所
注仰也縣懸也懸係于郡也郡群也人所群聚也
都美也亦人所都會也

船循也循水而行也亦曰舟周流也根巍也高貌
柁拖也後見拖曳櫓脊也用脊力以行舟也交相
交錯也帆泛也使舟疾汎汎然也

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

舍也行者所處若車舍也天子所乘曰輅行于道路也

易易也言變易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或興或賦或比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尚上也攷上古之事而書之也一云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記紀也禮有所統紀也春秋卽四時之春秋舉其二以志編年也皆曰經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乃若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盡其品度也讖織其義織微也傳傳以傳示後人也爾雅爾近雅正近于正也或云爾雅猶云麗則非近正也

伏羲世傳伏牛乘馬因號伏犧取犧牲以克庖因號庖犧殊鄙妄可笑伏者別也變也羲者獻也法也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服貢獻也出含文嘉又顓專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考也成也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推也循也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父桀也以法度教子也甫也始生已也母牧也亦
冒也含生已也祖祚祚物先也又稱王父王睢家
人所歸睢也王母亦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
增益也高皐最在上皐韜諸下也兄況也況父法
也青徐人謂兄爲荒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上
也又悌也心順行篤也子敬也亦孳也相生蕃孳
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會孫亦增益意玄孫玄
懸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來孫在無服之列其
意疎遠呼之乃來也昆孫昆貫也以禮貫連之耳
仍孫以禮仍有之耳雲孫相去已遠如浮雲也
男任也女和也親襯也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
續也舅舊姑故故舊老成人也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硯研也研墨者也墨痔也
似物痔墨也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周雲如
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
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園輦

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雷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若和調者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瞋恚雨虹當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

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方之氣雲雨雹霰雪

河圖謂雷曰玉虎鳴

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曰順流西方有電曰墮光明北方有電曰百生樹

九真郡居風有風門常出風

抱朴子云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者天下半風一日一夜千里風也

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湛東方來爲疫西方來爲兵

九天謂中天羨天從天更天晬天廓天咸天沈天成天又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又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

玄天西北方日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方朱天南方
炎天東南方陽天又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齡
天之氣經于心尾巳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
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
胃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

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于日
所照魄生于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日光日景日影日晷出氣日暉日初出日旭日昕
日晞日溫日煦在午日亭午未日昞日斜日曬日
晚日暎日西落光返照于東日反景景在下日倒

景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
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爲老人婦女太
白降爲壯夫處于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
隨其象告

日光之白日皜月光之白日皎男子之白日哲女
子之白日皚老人之白日皤草華之白日葩雪霜
之白日皚鳥羽之白日霍

八風東北曰炎風又融風東方曰條風又明庶風
東南曰景風又清明風南方曰巨風又凱風西南
日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又閶闔風北方
日寒風又廣莫風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
有七出鐵之山二千六百有九

男子無鬚者曰天宦面麻曰天黥無子曰天闈

齊歌曰歐吳歌曰飲楚歌曰些巴歌曰嬿

猛風曰颯涼風曰颯微風曰颯小風曰颯

赤色者鳳鸞青鸞黃鸞紫鸞白

韓退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蓋蜀敘州朱
提山出銀也今人稱銀爲朱提未穩

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飾以蜚尾蓋蜚爲海
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誤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
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燼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
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

婦人無名以父姓爲名如吳孟姬之類是也姬本

吳姓猶宋之子齊之姜後世謬以姬字當女字或
又以姬字當妾字殊足掩口衛夫人常稱李衛得
之矣

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
官階之極崇者今人青紫二字本此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丁曰
疆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
曰玄默癸曰昭陽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在寅
日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
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
作噩在戌曰闍茂在亥曰大淵獻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丙曰脩丁曰圉戊曰厲己
日則庚曰室辛曰塞壬日終癸日極正月爲陬二
月爲如三月竊四月余五月臯六月且七月相八
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滁又正月
名端月元日爲雞日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
牛六日馬七日人十六日耗磨日二月曰仲陽又
令月四月曰陰月又乏月又麥秋五月十三竹醉

日七月日上秋蘭秋肇秋首秋七月七日日良日
八月日仲商蓋秋爲素商也亦日桂月九月日菊
月又暮商天竺以十月二十六爲冬至冬至則麥
秀十二月日杪冬又嘉平

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故名陽月四月陽雖
用事而陽不獨存故名陰月或云純陰純陽之月
故反言之

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爲雨時午未申酉
爲熱時戌亥子丑爲寒時

素問六節或卽金光明經初二花時三四熱際五
六雨際七八秋時九十寒時後二名冰雪

世譏秦檜之以和議誤國也然乎曰否高宗時倉
皇敗亡國脉如綫脫金人盡銳南下捲甲而攻之
臨安非宋有也顧習楮上之陳言動詆和議乃韓
侂胄泥之而函首求和矣賈似道泥之而沿江不
守矣況高宗時視韓賈更危也區區僅存之殘喘
得保此以延血祀顧不愈于啓釁而速亡耶曰議
者又謂檜之主和非力不足也高宗乘禍而有天

下恐二帝歸而攘之也此日近監景泰之失而以況

宋耳于時遣使迎帝諄諄懇切金人議割河以北
主二帝以南主高宗自後不敢議迎而金乃以張
邦昌帝倘高宗有陰據天位之心何不遂成中分
之說也然則武穆不死宋不亡也然乎曰武穆在
宋能不南耶能殪金而復故物耶武穆與兀朮戰
嘗三勝而二敗勝不可常也亡固不可必也故以
藝禮太宗之神武武山張韓劉岳之良將親統六師
躬擐甲冑與士卒大甲甘苦而不拘以文法不惑于

流言握火抱冰如越句踐卽繫契丹而醢之可也
不然而養高于深宮參貳于貂璫策無制之兵轉
難繼之餉而刀筆吏動以文法繩之損兵則計名
而罰費餉則稱銖而覈夫兵之不能無損餉之不
可以數計也兵家之常奈何繩之者之踵至也爲
將者上媚其制闔下比其裨帥內賄近習外結筦
樞而又陰餌夫言官餉餽罄于苞苴精力疲于節
札日虞沙蜮之陰中惴惴焉以苟旦夕尚能遠駕
沙磧之表乎息壤固在謗書一篋自古歎之然則

武穆之殺也疇主之曰生于激也高宗志于和群
工百執事無不願和而金復遣使要之曰議和而
進兵何故高宗聞之不憂和議之不固乎十二金
牌召而武穆無成所矣檜之罪在高宗之殺武穆
而坐視耳若以專殺大將罪之則非也高宗故流
離顛沛之主非高拱深居不聞國政者倫也觀檜
死而朝議以燬代高宗且執倡議者而罪之則檜
而專殺大將也高宗豈容之乎

支華平先生集卷四十

終

支華平先生集附錄

男如璿輯

明進士文林郎華平支公墓志銘

京山李維楨撰

支氏或曰周諸姬派或曰帝嚳時掌天官制干支
錫姓遠不可考矣周有期漢有光世謙亮纖唐有
漸與祥宋有國徽勝國有仲頤叔芳皆知名叔芳
授徒嘉興嘉興之支自此始也三傳爲樂安丞茂
茂子翰林孔目立立子興濟論高高子寧國博祿

樂安居郡城東牙前橋孔目贅嘉善已還郡至寧
國復贅奉賢里顧氏嘉善之支自此始也寧國季
子爲華平公名大綸字心易三歲端靜不妄語五
歲能屬對八歲通舉子業十二歲詣平山社社中
三試其文應手而成人有神童之目邑令于公拔
第一攝督學事李公聘爲師凡歷七學使及直指
郡邑數十試冠首以爲常袁公坤儀才與季相甲
乙而邑人稱支袁故令少宰周公建書院招致兩
公爲長所師事一菴唐公龍溪王公南屏管公討
論文成之學三公呼爲畏爰甲子舉于鄉出少司
徒毛公之門戊辰周文恪公奇其文俛上第而失
之甲戌成進士出大司徒陳公之門觀政比部日
與諸同志講學讀律閱故具獄儼龍翔僧舍攜一
奴供糲食苦茗出則老奚控款段人與馬成三也
輔臣進紅蓮白燕公言稱祥瑞啓侈心且開禽荒
色荒之竇五月蓮固宜花不足奇燕玄鳥也白者
金象兆爲兵何瑞之有疏艸具同人竊告座主呂
公呂公歎曰若不念父母乎疾走料虎頭編虎鬚

幾不免虎口事遂寢公因乞爲教授去除南昌以
名教爲已任諸生不若於訓楚以記之數分月奉
若室人簪珥周貧乏已請新學宮復侵地理諸生
之爲豪蹈藉者明德正學諸書院生徒千餘人皆
以公爲師諸臺時承筐篚乞言其不以禮而以檄
徵者謝不能任人謂有李北地風槩又爲文告廟
諷當路翫法者公孫弘仄目轅固矣太宰吳楊公
撫江云薦於朝故事博士得薦補六館公有前嫌
僅擢泉州府推官奉檄而喜吾鄉者從比部郎後
知刑官之難爲也寧自薄乎行至界有永春令貪
而暴邑人劫之以兵將爲亂或畱公無行公不可
聞之晏子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
厨吾命有所懸矣并道至郡告變者頃時四至公
謁監司盍亟圖之監司曰須兵集公曰不然民困
虐政無告至此撫之自定安事兵衆曰無以逾公
公單騎徃先馳檄諭之有患苦悉赴愬道得愬詞
五千有奇圍半解獨諸生不下而學使記到考遺
才邑亦當季試爲期試諸生諸生入使人束令詣

省中聽訊諸生出追令不及皆罷而理所懇詞詞無情者遁去中丞劉公嘉獎公智膽過人不煩一兵不絕一弦不折一矢而大患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每諸郡有大疑難事咸屬之其秋入棘闈所舉八人咸名士直指晏公以錄文付筆削士林競傳誦焉運司管鹽筴利弊山積長吏以不賢黜屬公攝篆九月而所費金財七分以夜秉燭故已攝晉江同安兩邑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一無叢脞筆楚不施而事集延見父老察民疾苦進諸生譚道論文尚有餘暇凡平反大辟百人墨者胥靡以下僮徒之核永寧福全諸倉米更爲改折憫卒更役苦以坊內富民共之分安海堡稅於馭僧以時給機兵餉與晉安驛供張而除鋪戶襍派若海權無名藝者水陸新募兵物故流徙不復問汰其老弱食以飽壯士郡人洪侍郎于江陵不相能閩當事者傳致其罪公訟言洪公所居一室左圖右史庇正醜邪范孟博之儔也又爲書具陳天道人情不宜枉殺大臣事不塞天下心聞者吐舌居期年豪右

無所徇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贖鍰無所私嘗
捫腹而日省其行事曰藉第令遇 高皇帝綜覈

威嚴時無憂矣聞父喪捉髮走出慟哭泣血蹠穿
膝暴而奔士民扶老攜幼送道中終日雪涕呼爲
青天所攜一敝簾無長物無不嗟歎也而母尋病
矣憾不及父醫藥舍歛將母窮萬道母卒益柴毀
拮据治葬葬畢屏居綠溪里課子詞章之學經濟
之業溫故知新莫窮其際也初公爲李直指商公
東安溪令下公訊公陽示嚴以杜諸囂訟口而陰

全之前永春令獄不可反公待之和安溪疑公頗
嗷喏而公廉直聲冠列郡同儕嫉之秕政旣釐其
前人又嫉之共爲蜚語中於閩兩臺所當大計時
交刺公劉司徒公僉都察院事駁曰余嘗撫閩閩
人誦支君如一旦解官久何例而黜考功曰如兩
臺何姑以降閒散衆怪其故或云公與耿中丞論
學不合或云輔臣嫌彈文復不悅其爭洪侍郎獄
故阿邑之或云侵南昌學基者修隙卒莫能明也
公亦不自明而司馬吳公書相唁公荅之曰程明

道先生精金玉趙抃嘖有煩言人不易知知人
固不易也閉戶讀書知厚有宦於郡邑者五人終
不一面凡七季冢宰嚴恭肅公趣公出補江西布
政司副理問遷客率不事事公夙夜匪懈方伯馬
公重之晝日三接前席淡談公時從司馬太常兩
萬公中丞李公冢宰蔡公若故門人講學如教授
時江右積逋尚方之供多有旨切責曹中丞停祿
而奉新縣爲最以公攝令首繩其尤無良者廖富
九前令公鄉人也富九以前令私人譖公抉摘其
蕭蕭一年邑令十五月而宅憂強半當壯時不巧
宦今何爲者若所云自取病耳遷居邑城西北隅
江南大饑死者彌望葺室居之作糜食之自鬻者
薄予金却其券楚中丞常公擬薦公以調行不果
蜀少保蹇公以島夷亂啓冢宰言公有戡亂才可
令督遼左餉不答益淡居而簡出弔慶事不可已
以諸子代兩臺藩臬踵門辭不見亦不報元旦詣
縣置一名謁而返十九年中僅一人郡城人或約
公出遊公曰吾臥遊之樂不在山水恥居間與錢

通恥居貨與時逐子女各五人婚嫁事畢橐垂矣
一裘一葛不敝不易竹牀縑帷風雨飄搖食小具
鹽酪間市肉客至無加豆而每以肉食食其子曰
讀書苦不可無滋味然絕不許飲酒子勝冠未嘗
衣帛數詔之曰高祖宗衍公五十無子有良民爲
盜所陷憐而白之以其妻薦枕宗衍公却走夜夢
神告之汝有隱德天以文人爲爾子期而生蘧菴
公如其言菊岩槐谷兩公復有厚德宗衍公恒膝
蘧菴公而祝之願兒爲校官人問故曰校官才可
以及人不才不大害人自蘧菴而菊岩而槐谷及
予四世爲校官矣吾自幼及壯免死者三卽官不
達家不饒何患彊爲善而已同學陸生死卹其子
收穀之同榜王某子逋官粟六百當坐戍奔告諸
同人不盡應自捐產償之猶子某少孤公玉於成
而有誣公匿其私蓄者公憤而白之城隍神七日
其人自搏頽奈何誣正人嘔血而死事伯兄恭生
養死葬無遺憾復其產之轉鬻者士未成名不惜
齒牙餘論獎成而不任德雖操戈無悔也甲辰伯

子下第還公微恙詢朝政及方內人物甚詳疾深
不廢衣冠論諸子吾無可貽若曹惟廉立身惟儉
成廉小子識之忠孝大節聖賢格訓若曹日夕誦
法無俟多言向後言漸省卒之日忽曰俗忌夜亡
起而坐至巳始寘四境之人念之孰有如支公不
侵細民不溷有司能以身爲一方捍災患者乎少
喜韓昌黎爲文豫章以還一意左氏罷歸則括干
古綜百家本朝則羅景鳴李獻吉王元美淡所服
膺文在漢魏以上五七言近體似少陵歌行絕句
似青蓮不得其平則鳴在永昭二陵編年史大指
重節槩崇實德獎文學非然者譏刺不諱或風聞
容有訛誤而褊心索瘢爲罪幾成怨府里富貴人
謀入祀鄉賢公鄙之是以泮宮爲播間也語諸子
我死必李本寧志我余不文公過聽謬許逐臭嗜
痴其憎多口不亦宜乎越七年而伯子如玉以遺
命請爲狀萬言擬古聞人汲長孺王休徵郭林宗
諸葛孔明嵇中散陶士行范希文程伯淳邵堯夫
蘇子瞻事皆詳覈而淡惜公生不遇時沒尚以危

言爲貝錦資也余恨不識公辱公知不敢負節狀
之半識其大者如右而繫其生卒若子姓婚姻如
左公生嘉靖甲午四月一日卒萬曆甲辰四月二
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一配嚴孺人嘉興太學從節
女助筵者爲李爲顧爲張爲金丈夫子五人一曰
如玉庚子舉順天鄉試第三十九人娶漳州守曹
銑子太學沆女二曰養訥邑諸生娶建昌檢校趙
體國女三曰如金邑諸生貢入成均娶文學陳光
初女李出也四曰如瓏國子生娶郡廩生於行順
女顧出也五曰如增娶太學蔣懋勛女張出也女
子六人適曹以庸廩生戈靖邦于時保嚴出也適
太學張夢龍李出也適諸生卞玄極金出也字廩
生沈紹曾子楫張出也孫十二元素邑庠生娶華
亭尚寶卿徐瑛女中約娶侍御顧爾行子太學堯
京女允堅聘憲長陳于王子文學山毓女如玉出
也朝弼國子生娶都事薛瑞熊女養訥出也元哲
聘給事中葉繼美子太學培忠女中繪允灝如金
出也鴻祖鴻基如瓏出也如增出者三尚幼孫女

二人適進士馮盛典子太學季鵬文學余允功子
秉正如玉出也會孫一朝弼出也卜丁巳年九月
十一日葬于西律圩之新阡銘曰
帝咎亮陰聽于執政威靈疑主無或衡命公獨格
之詞嚴義正觥觥屈軼觸邪指佞夫何以故自其
天性鷲不匿影口幾興戎辭尊居卑保此微躬驂
乘芒刺卒以凶終曲突徙薪誰與論功直道三黜
造事而寤拊膺自省方寸靡慝訓士士興字民民
服御史吏畏所在尸祝一毀有餘百譽不足遜世
無悶儉德無祿尚友千古怡情一編著爲史記如
司馬遷片言隻字操袞鉞權知我罪我恒在斯焉
呼牛呼馬鼻頰且穿舌腕可割難奪吾志藏諸名
山以俟後世政事文學孔科有二而貌大人卓犖
高義升沉榮辱浮雲等視艱難險阻不失厥貞名
用毀高身用名榮人孰免死死孰如生嗟一杯土
其中有精產爲宰木是曰華平

支華平先生行狀

鹽官劉世教撰

不穀垂髫時則聞郡中有支先生者雅負異材於
學亡所不窺意不可一世甫第春官輒艸疏欲糾
故江陵相祥瑞事心竊奇慕之已聞先生翫髀仕
路竊疑先生材若彼業已鵠起而胡弗竟遇數起
數蹶旣錄京兆獲從先生伯子游乃始悉先生生
平以爲先生者不難乎遇而難乎其不遇者也浮
沉幾十禩伯子從逆旅中授簡以先生狀見屬不
穀其敢以不文辭按伯子所自述支系自有周或
云帝嚳始制支干以官命氏遠弗可攷世多聞人
於戰國曰期於漢曰光世曰謙曰亮曰織於唐曰
漸曰祥於宋曰國徽於元曰仲頤曰叔芳叔芳授
徒嘉興始繫籍焉所謂幽齋先生者也叔芳生慶
生慶生生子傑子傑生茂永樂初以貢丞樂安寔
有隱德茂生立正統甲子舉浙江鄉試第四人仕
至翰林孔目邃於經術時稱支五經蓋自是文獻
之緒啓矣立生高亦以貢論興濟高生祿貢於
廷爲第一授寧國博始樂安居郡城翰林贅嘉善
已復還郡至寧國復贅嘉善嘉善之有支氏寔自

茲始先生爲寧國季子名大綸字心易學者尊之
爲華平先生生而奇穎三歲端靖不妄言五歲能
儷語八歲能屬文十二歲徃平山遇文社探目輒
就一時詫爲神童比出試則邑令于公業首鑒識
之攝督學使者李公文進因延之家塾嗣是試必
冠軍若郡若邑若直指使者若學使者無慮數十
人咸以得先生爲快了凡袁公黃名噪一時每兄
事先生邑令周公案闕書院羅名儁先生與袁狎
主其盟周公禮致者顧如龍溪王公南屏管公輩
先生北面嚴事探訪文成之學意不欲以帖括見
矣甲子舉浙江鄉試爲毛公綱所舉戊辰試春官
周文恪公擬首薦弗果甲戌成進士爲陳公藻第
三人儼舍蕭寺僅從一椎奴讀書繙律益潛心用
世之學徵逐燕會悉謝不與會江陵有紅蓮白燕
之獻草疏且糾之同年有覺者以白座右呂文簡
公厲語抑止不果上內不自安乞改南昌授地故
都會而時方藐膠杼爲冗員先生嶽嶽自充學舍
圯則請新之宮牆或有蠶食諸生或有蠹厄則必

引繩力爭至爲文告廟以風當道諸子衿講業明德正學諸書院者踰千人先生一一程課之惟謹學使者受成焉開府楊中丞成特薦於朝故事當超拜京秩終以前疏嫌僅移臬司李甫入境而永春許令暴於邑邑民至操挺刃以爲難或有尼先生行者先生毅然請前諸監司乃曰無易公矣解是紛者先生至則散遣諸構者五千餘人而猶有未解者則博士弟子陰主之乃借試事以令諸士立解而令始得去邑用以寧嗣是閩有大役咸以屬先生矣丙子共事棘闈得士八人竝知名當世於時鹺司多稅政簡擇以往九閱月而夙蠹頓清已攝晉江攝同安直指使者稽察之檄旁午而至先生應之裕如也丁丑開府龐公尚鵬發故安溪俞令罪狀先生當讞先是永春獄先生旣嚴于法乃陽寬之以示體安溪破甑亡恙遂厲色以鎮訐者而令反恚甚丙戌之讒有自來矣先是江陵修夙怨於遼藩圖覆其社而蒞訊者少司寇洪公朝選議相左洪以是罷里居或將物色以獻媚先

生執不可終先生李泉洪獲免於難去未幾而甌
及矣它若足兵食稽郵政覈積貯或更改折或均
力役以至革海艘之橫榷去市廛之苛賦酌戍卒
之勾調釋重辟之寃獄諸懿政不可更僕數賢聲
藉甚八閩矣其秋而寧國捐館之問至聞報逆發
賻贈盡卻去之日攀號枳道又未幾而邁太君戚
哀毀如喪寧國當是時先生雖宅憂家食而閩中
使者報命薦剡無虛歲歲庚辰中丞耿公直指敖
公忽交章糾先生中丞劉公思問故嘗填閩時方
佐計事雅知先生力持之乃從左遷先生居官故
嚴慎竟不知讒所自起一切不問而屏迹綠溪之
野若不知宦途之有起躋者居七年爲癸未太宰
嚴公清強之出乃補豫章藩幕不以遷謫故鄙夷
吏事左使馬公文煒遇以國士不復用幕下儀於
時豫章多名賢若見羅李公輩先生時過從精晰
性命之學聲稱眎李泉時益著開府曹公以奉新
多逋賦遂借先生攝令事至邑政一新有廖富九
者暴橫於里先生收而置諸法廖遂爲蜚語譖於

前令朱時當道有左袒前令者將媒孽先生而馬
公適晉開府讒用終屈奉新士民請以先生爲真
令馬公疏得請先生益務爲寬大廣厲功令崇獎
風軌邑故苦盜司干振者徃徃羅織爲功禁不得
逞調停清畝之法或以倍入或以參入而沃瘠竝
安盜魁熊十二擁貲自完先生以計致之獄成而
宵柝寢矣邑雖僻而地界虔楚冠蓋相屬先生裁
之以法遽人不擾乙酉秋復入棘闈有二十文藻
豔發而字格小戾先生陰爲竄正遂獲竝薦然終
不以語人明年春當計吏而前奉新令之豐發主
計者或陰佐之太宰楊公魏持之堅若曰此賢者
我故知之業已定議而西臺有爲故安溪令姪者
竟甘心焉乃以拾遺論罷一時議者無不爲先生
不平而先生怡然不屑也門人故知釀三百金以
治裝先生笑卻之已而有命行勘奉新士民群
起稱枉當道咸直先生身雖隱而事終白矣時有
諷之出者先生堅謝不應曰予自甲戌牽絲迄今
十有三年一司教一司李一幕藩一宰邑久不能

及再歲而甦者不及歲乃幽居踰七歲所髮種種
矣安能折腰少年前爭腐鼠爲蓋先生材足用世
而不肯刻其操以偕俗志亟匡時而不屑挫其守
以詭遇以故寧爲玉折不爲瓦全寧爲直道之三
黜不爲善宦之九遷以視脂韋媵阿隱忍以就功
名者孰得失哉歲丁亥卜居邑郭時江南大祲先
生殫力而拯卹之所全活頗多中丞常公居敬司
馬蹇公達先後薦公竟以無援阻杜門塞兌若不
與人間世者卽干旄在浚多不出應或以簡貴見
訾先生亦終弗應也雅性儉樸不事修飾一遇權
貴若將浼焉有匿影避耳棲遲衡泌十有九年而
一入郡城其高潔概可見矣乃若篤厚交誼及人
陸生歿而子弱力擁樹之同年王君子負官粟數
百法甚厲先生與今大司空丁公竭力營助卒脫
其辜族子某幼孤先生保護之甚力有誣先生私
寄其橐憤而矢諸神不數日誣者嘔血死性好著
述爲文矯矯有古風詩歌步趨三唐其最所注意
者尤在編年一史是非予奪壹以獨見衷之知我

罪我所弗惜也嗟乎夫士患非材耳材矣患弗邁
時乃以先生之材際會風雲而阨塞以老使
家弗竟豪傑之用誰寔爲之將遇者不必材而材
者亦不必盡遇邪蓋不穀所謂先生之不可及不
難乎遇而難乎其不遇者矣乃其政績畱兩地餘
慶食來茲文章風誼流映不朽寧藉九命三錫爲
重哉先生生嘉靖甲午四月朔卒萬曆甲辰四月
二十有一日得年七十有一元嬪嚴夫人太學從
節女子五長如玉舉人娶於曹次養訥諸生娶於
趙次如金國子生娶於陳竝李出次如瓏國子生
娶於於顧出次如增娶於蔣張出女六一造曹以
庸一造廩生戈靖那一造于時保竝嚴出一造太
學張夢龍孝廉同出一造庠生卞玄極金出一字
沈楫張出孫十二如玉出者三元素諸生娶徐中
約娶顧允堅聘陳養訥出者一朝弼國子生娶薛
如金出者三元哲聘葉中繪允灝如瓏出者二鴻
祖鴻基如增出者三尚幼孫女二一造太學馮季
鵬一造余秉正如玉出曾孫一朝弼出婚嫁皆名

族卜丁巳秋九月十有一日葬公于邑西律圩之
新坪

明故文介先生華平支公墓表

西陵黃彥士撰

余辱支伯子交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凡十餘年矣
癸丑伯子上春官持其父華平公狀及李本寧先
生所撰公墓志銘委余表公墓余未奉教公然有
若翁誼矣何敢辭支氏出帝嚳時掌天官制于支
錫姓歷周漢唐宋勝國俱多顯者公高王父宗衍
公五十無子常爲良民白奇冤民念無以報攜妻
侍寢公卻走夢神人相告汝有隱德當庸文人爲
汝子遂生蘧菴公三傳至槐谷公皆爲官司校至
公登甲戌進士復首除南昌教授云世傳文人筆
師士席皆灼爍于公故公著述充棟遍海內膾炙
之而爲諸生嘗師事唐一菴王龍溪管南屏三先
生討論文成學故教南昌諸明德正學書院生徒
千餘人皆師公其教人大抵依名教尚氣節自善
詩古文而皆題曰技餘其學有本可知也再任泉

州府司李行至界永春令貪而暴邑人劫以兵將
為亂或留公無行公不可至郡謁監司盍亟圖之
監司欲須兵集公曰不然民困虐政無告至此撫
之自定遂以屬公公單騎馳檄諭之有患苦悉赴
道愬圍遂解一時當路服其智膽卽渤海治亂弗
過也而治獄多平反改折永寧福全諸倉米均卒
更役苦除舖戶襍派泉至今賴之攝運司鹽筴將
期月止以夜秉燭故費金錢七分行法介介無敢
問遺者聞父喪徒蹤走出慟欲絕士民扶老掖幼
泣別公而僅攜一敝簾無長物也尋內艱柴毀治
葬如禮初公登第時值輔臣獻紅蓮白燕公具疏
論其稱祥瑞啓侈心雖座主呂公力止之疏未上
而輔臣已聞嗾之因乞博士及為泉理又力救侍
郎洪公具書兩臺陳天道人情洪庇正醜邪不宜
聽權奸傳致其罪枉殺大臣事得已而蜚語私中
之竟以李降間散矣冢宰嚴恭肅公趣公出補江
西布政司理問遷客傳舍其官公獨不然而與故
門人講學如教授時尋補奉新令務敦大旌禮賢

士烏山巡司捕盜不及格將妾入人公禁不許而
計致盜魁熊某根株難拔者竟自詣公履畝法行
公爲南北鄉制法兩安之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
本而飭豪勢以法迫入大覲而臺臣又中姻姪流
謗拾遺落公職矣義故釀金治裝峻却之奉新人
百口保公竟不自明居家簡出兩臺藩臬知故宦
浙者踵門辭不見亦不報一切餽問咸謝絕惟元
日詣縣置一名謁而返十九年中郡城僅一人也
嘗捐產補同榜王某子適官粟幾百撫猶子某孤
王之成事伯兄最恭生養死葬無遺憾好獎掖後
進令之成名臨卒訓諸子惟廉立身惟儉成廉蓋
公生平寔履也而官跡所至輒見思以不能浮沉
故前後服官僅四三年耳正直者自應爾矣余少
時讀通紀以爲筆弱紀事不明瞻議與識不練確
及讀公永昭編年史良史才也功業文藻皆不究
其用公喜昌黎文豈亦子瞻所謂磨蝎星俱在命
宮者耶以方古名德大儒若汲長孺之亢直郭林
宗之造士范希文之擔當邵堯夫之恬逸范史雲

之廉潔詎有愧也余忝簪筆柱下敢與公門人私
謚爲文介而復撮其大者標于石曰明進士文介
先生華平支公之墓仍系之以詞云空其腹緋而
金惟博奧中公淡指斯繞無不利彼負乘公宜棄
師孔顏學杜遷公兼之天子全操與名忌詎掩勒
之珉表垂遠

華平支先生墓碑記

華亭曹蕃撰

支氏在吳越間瓜賦不甚蔓衍然錫姓從天官家
來則數千年矣語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余
故不暇遠引華胄爲支氏譜牒添蛇足止紀其占
籍于嘉興者始焉勝國時有叔芳者繇宣州徙家
開絳帳授徒居郡城之東牙前橋三傳而爲茂永
樂間貢授樂安丞茂子立正統甲子魁瀾省終翰
林孔目世稱爲支五經立子高高子祿竝以貢授
郡邑博士祿贅于嘉善之奉賢里遂籍嘉善祿之
季子是爲華平公公名大綸字心易由制科起家
官僅七品寓內共尊仰之不啻泰岱北辰云而嘉

善之支乃益大公童時最穎慧日記可萬言十二
歲行文倚馬縣令拔冠儒生嗣自學憲按臺及郡
邑前後數十試皆冠焉靡有屈居第二者文名鵲
起甲子薦甲戌第傲舍長安儼然自負前哲典刑
其饗殮袍服輿馬之費自喜寒儉謝絕同官華麗
態時輔臣膺殊寵獻紅蓮白燕公將諍之母啓祥
瑞蕩上心疏具矣次輔座主呂公恐公危言賈
奇禍也厄之謂宜避地去公因向鄉紳曰我祖孔
目公孩時樂安公撫之膝笑謂願兒爲校官校官
才可及人不才不大害人今余家校官三世矣其
慰吾祖父于夜臺乃奏乞改南昌府學教授乍
領青氈卽復學宮侵地在廣文儕輩稍露鋒穎當
路謂是教授也才盍遇盤錯而可久因之苜蓿欄
干邪遂擢福建泉州府節推甫及界會永春許令
貪而穢邑萬衆操戈逐之諸青衿爲盟首勢洶洶
叵測公謁監司一餉間報邑亂踵至監司議須集
兵乃定公獨單騎入郡先馳檄徃諭當救民于水
火急趣訟人來沿途收五千餘牒因陡集諸生就

試而急繫許令入會城聽鞠乃審愬詞無情者遁去許令卒就理驩聲載道中丞劉公重公排難解紛如承蜩然屢膺獎薦會臬郡所轄晉江同安邑時時乏令遂檄公攝篆公撫篆若將浼焉不得已受事兩邑稅政引繩批根而力薙之公文嘗攝鹺司篆鹺司利藪也攝篆九月祇以暮夜燒燭費帑金僅七分毫無染指退食暇嘗焚香祝天曰曩令臣得當 高皇帝綜覈吏治時安枕矣忽父訃至戴星而奔一賻不以着身久之復遭母喪合葬父母俱成禮葬畢居倚廬如諸葛之寄隆中譽望日重暨庚辰離任幾三年矣名不當入計吏籍奈公居李時以強項起聲縮符時革故鼎新又似太甚僚屬滋不悅也遂傳致貝錦于閩兩臺兩臺白簡從事僉院劉紫山公舊嘗撫閩知公名爭之考功不能得竟以降閒散處公公屏居綠溪里凡七年至癸未春冢宰寅所嚴公重公才而又憐公之久淹也補公江西副理問理問散吏卽英雄乎亦安所展長技惟日從李見羅諸先生倡道東南江右

士風翕然丕變會奉新之積逋盈萬撫臺曹荔溪亦奉嚴譴遂檄公攝奉新令冀公急徵科如額寬前令責邑豪廖富九者橫甚廖前令狐鼠也公按如律廖遂糾胥史譖公于前令前令百計孽公時上下悉公調護前令微指謂奉新不可一日闕公具疏薦公公遂爲真令矣至縣裁郵餼禁妄捕劑上下兩鄉稅計給盜魁熊十二熊輒攜二子跪階下訴公盡出盜案向熊讀熊俛首遂錮諸獄熊獄成路犬無夜吠治邑聲遠出于治泉州李時乃前奉新逋令終望公造蜚語入趙麟陽總憲總憲議黜楊冢宰爭之彊已註畱會河南道周公某掌察事受私囑竄公名拾遺疏中竟削公宦籍歸泊遵旨行勘莫能緝公客諷公可乘時再出公笑曰余從甲戌第後初乞司教擢司理左藩幕遷縣令四任甫及五載而宅憂強半圍圉自適吾口不耐囁嚅安往而不三黜乎遂築室于邑城西北隅爲政于家歲大侵糜其孳者全活可數百人同社陸生有遺孤不勝匱乏時時解推無倦色年家子王某

負公廩千斛官繩之亟公聞而奔告同籍不能盡
應公乃轉貸償之得免戍公撫孤姪甚篤摯族梟
猶有誣公匿寄藏者公憤而爲文訴之神七日而
族梟忽向神廟稽顙顙破血淋漓死伯兄敝屣祖
產公勉力爲兄復灌鄆于一姓今兄子不以爲德
反以爲讐士未知名公不惜齒牙爲後生獎掖竟
爾操戈公亦絕不介意嘗歎曰世界茫茫誰與寤
語其竊比我老彭乎惟安心游述作之林矣詩不
屑拾三唐人頤殘自成一派文亦恥效輦漢魏大
闢堂奧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挺然欲執牛耳指
揮東南半壁卽進嘉隆間弇州歷下諸君子與公
稱雁行公弗懌也所著十餘有關綱常則書涉經
濟則書裨民瘼士風則書瑣瑣雕虫懶累三管至
永昭編年史出知我罪我者半矣是書也惟闡節
俠戮奸宄輕軒冕獎隱逸睥睨一世譏彈罔貸真
士讀之則喜聞士獵之則疑每摘公所瑜瑕人者
而反瑜瑕公余游長安時有詞臣評騭憲章意不
能爲公左袒也向余曰君家隣于武唐二陵史謂

何余對曰史失之朝得之野必抄謄累代腐爛朝
報乃成信史邪必冠絢盡被華衮方可秉如椽之
筆邪詞臣默然公聞之勿顧也將大竟殺青業藏
于名山石室之下以俟後世亡何病作年七十一
矣甲辰孟夏病已劇適伯子如玉謝公車還乃集
諸子啓手足而誡之曰吾其免夫家世儒門性喜
簡樸敝居數椽無椳題案稅之華風雨作橫軋軋
有聲虞圯食亦具肉臠不覆簋賓客沓來簋數如
故腰間傲骨避公門若仇歸田十九年僅一入郡
元旦亦挾刺投縣庭而返沒齒未嘗受訟人金錢
鼓脣舌于郡邑學縱橫態須吾儉乃成吾廉小子
識之吾今且曳杖矣儉于生忍奢于死乎平時嘗
聞楊王孫羸葬怪其迂誕追思物理良亦曠達彼
王侯埏隧中藏可欲幾罄南山銅矣而竟成野燒
鬼燐之場弔古尋幽徒增感慨尼父氏曰古不修
墓非死欲速朽邪吾志如此幸善體之諸子今覓
地酌于豐儉之間築成馬鬣樹石墓道爲公題曰
泉州阡伯子貽余書謂忝列葭莩無煩曲筆先君

其引領于九京矣余曰諛墓吾所恥也遂直書公
行誼政蹟及大著作可垂三不朽者報伯子鐫于
石爲支氏墓碑記

華平先生傳

同邑馮盛世撰

壬子夏余方避炎圃中手陳編而太息曰古之人
古之人美矣懿矣夔難企矣何今人之不逮古人
一二也世降然歟抑自棄歟而亡何闇者以支伯
子書至且以先公華平先生志狀相遺也捧讀甫
訖乃作而颺言曰此真今之古人也余昔親聆馨
歎而得其心神今何幸得之簡冊而益可揚摧以
範俗也又伯子書欲得爲先生傳發志狀所未盡
余嘗以近事爲監而辭伯子復以書來且婉言子
爲文家司南宜作一先子行誼惟子知之詳宜作
二不肖又辱臭味未宜作三而余復念昔者先生
謬重余延余淑仲子而余實淑于先生爲多是一
宜作也余憤世爲作輕勢篇千言而先生善之至
作九辯泄余未竟之懷是二宜作也余有兄弟而

不挾且不借以漁獵于鄉若世俗然而先生至同
葉給諫十餘紳絢之彥以拔俗清標扁贈我而又
嘗以清貞先生稱我知管莫如鮑是三宜作也伯
子所言三或過而余三言豈以自誣故不敢再辯
而以管蠡爲傳先生傳曰支先生諱大綸字心易
學者尊之爲華平先生嘉善奉賢里人也高祖茂
居嘉興郡城東生子立爲翰林孔目世稱支五經
立生高高生祿皆爲校官祿徙嘉善生先生先生
于諸子季也幼卽岐嶷不凡人以神童目之嘉靖
甲子舉于鄉萬曆甲戌登進士第觀政比部輔臣
江陵以五月紅蓮及白燕獻于朝先生聞而詈
之曰是侈言艸木之祥開禽荒之漸以蕩上心
者也烏可弗杜擬疏欲入呂座師知之大愬尼不
行已除南昌教授復學宮侵地士風一變無何轉
推泉州議處泉屬事宜小大中窺畧具先生集中
永春許令暴而黷邑人叛思起刃令檄下先生先
生單車行縣解士民之憤而事以寧又郡人洪侍
郎朝選與江陵忤江陵密以意授撫臺麗公欲置

洪于法先生念洪寃力救之以牘上撫臺其畧曰
夫洪家不過中人居恒左右圖史口談性命是今
世之矯矯者也今坐以反唇大逆如天道人心何
昔莽操以彌天智焰一叱而雷霆奮一領而雨露
滋真宰不能撓其權二曜不能違其筭洎理窮勢
極莽坐宣室死于漢兵成濟一戈曹無咍類何向
威福之崇而今敗亡之酷也彼其之子面承風旨
憤于聲利謂洪可殺是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惟卒
全之事得解洎先生以王父憂去去而承奉者以
此故交章劾先生修夙昔之隙後嚴冢宰清悉其
枉出補江西副理問理問散吏也僉謂先生才宜
不事委瑣而先生遇事輒辨上官重之已攝奉新
令篆不問紛拏皆得其理奉新人欲得先生爲真
令遂以臺疏薦令奉新而含沙以射者俟其後
矣及拾遺之疏人而先生落職去奉新借寇不遂
先生歸奉賢里再徙邑治西日扃戶謝客著書課
子而已素性不習時態不務干謁不畏強禦不近
匪人不事生產橫逆之來順以受之陶然自得無

懷葛天以上人物也而尤重節義憤世憂時酬知
紆禍時邑宰設局修乘所載諸節烈非一而獨遺
死友徐節婦先生聞袁公黃在事徐亦袁死友也
袁故以婦年不合格不書而先生以年合格爭尺
一徃返幾如聚訟而婦得書寧夏告變封疆之臣
皆膽裂避事而先生不勝憂懣嘗吟狂士詩云踏
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人
一日謂余吾欲構四恩堂余曰何謂四恩先生曰
君親師知已也余曰師惟授業者乎曰否座師亦
預焉師迪我座師拔我一也余曰若何爲知已先
生曰如昔管子所稱知也卽有相觀相規而以意
氣合者亦知也其欲酬衆恩而不負如此又忽謂
余子見今士人皆欲冠軟翅巾及衣軟熟紗綺也
不似三十年以前人人角巾方幅衣也則習俗喜
柔軟惡剛正類然吾輩何以免於世性不務干謁
然喜薦士遇有司試士有可薦亟薦之不令士知
也曰士才而有志者嘗恥干人以此益信先生真
古人云生平素無疾一疾輒不治年七十一所著

有永昭編年二史及文集六餘行世有四餘尚藏
於家子五人如玉卽伯子善詩文能世其德中庚
子順天鄉試

清貞居士曰支先生質直好義篤信善道在孔門
不翅顏閔行而政事文學有兼擅者洵乎于鄉爲
耆碩于國爲名世也稽之祀法有能宗經翼聖開
示來茲者得列文廟左右庶否亦得與鄉之先賢
竝諸名宦故吾鄉以一節稱者皆得祀而先生與
一二偉人尚未有議夫以先生之才德淳備遐邇
攸宗卽繼顏閔諸人從祀兩廡與素王同血食亦
復奚忝乃未得與一節稱者同祀鄉賢凡在私淑
者靡不頓足恨雖祀與不祀無足爲名賢軒輊取
偏遺全輿論謂何故特爲闡其幽俾收采者得有
攷焉

先考華平府君行述

不肖孤如玉述

痛哉府君之棄不肖孤也棄不肖孤甫百日而不
肖孤卽邁厲疾御悽茹歎宛轉牀褥者凡十有四

月已自分從府君地下遊乃不意復起爲人定中
思痛欲詮述府君行畧乞言于名世而人事流遷
驚心慄骨因循歲月又恐一旦填溝壑竟湮先德
於是拭淚濡毫惟鴻碩大人垂采焉按自帝嚳歷
日月制干支世掌天官家以官爲氏支氏之錫土
姓自茲始周衰溺其守而戰國時支期與樓緩止
魏安釐王母入秦漢元光中光世公偕博望侯臣
月氏功進爵西涼郡王及謙生亮亮生織世稱天
下博知不出三支唐高宗朝祖漸以孝行旌故宇
有來鶴軒事在孝順事實中時有嶺南節度使名
祥者五代子姓益蕃爲瑯琊最著淮北今有支家
河宋南扈蹕隆興家西山而國徽公舉進士第洎
諸弟先後登第者二十五人至三一公丞于宣城
有子仲碩徙吳下仲碩生叔芳授徒嘉興世所稱
幽齋先生文藻高潔善繪事支氏始繫籍嘉興叔
芳生慶生慶生生子傑子傑生茂字宗衍永樂五
年以貢爲山東樂安丞宏才偉畧有隱德茂生立
爲蘧菴公先是宗衍公奉 敕督生銅黑鉛於廣

西卒於慶遠道中立甫十歲二母守節教養資給
極辛苦績學累行舉正統甲子浙江鄉試第四人
仕爲翰林孔目郡邑志所稱事母以孝著與羅文
介相友善務敦本爲己之學尤淡于經學人稱爲
支五經自蘧菴公以文行冠冕一時而嘉興支氏
蔚爲文獻矣立生菊岩公高亦晚亦少孤後更自
奮策文行爲世軌式亦以貢爲興濟縣學諭高生
祿號槐谷是爲不肖王父性卓犖多大畧於學無
所不窺歲戊寅督學汪公文盛試冠諸生廩於縣
官場屋聲藉甚數入彀不偶己酉貢之春官名在
第一再對大廷皆冠天下士仕爲寧國郡博束贊
不行俎豆禋滌學憲吳公遵薦諸朝方之楊伯
起云先是宗衍公居郡城東牙前橋蘧菴贅於武
唐因家焉以故邑乘稱僑居菊岩公仍歸郡矣王
父復贅奉賢里顧時軒家而長宗一脈因爲嘉善
人乃奉賢里有豪隣鷲而鵬數齟齬王父而王父
坦中直遂陰墮其機獲幾與豪以器訟相終始而
諸父有壻於豪王父所恃和親以紓難者徒以延

家庭之寇而莫之振卽至府君而禍終不解也府君爲槐谷公季子名大綸字心易別號華平先是諸父皆以文行名王父大望之而久需不售至府君意頗懈乃府君性奇穎甫三齡卽有異凡兒終日兀坐五歲而屬對英敏無偶八歲能文十歲而學成十二歲徃平山遇文社輒就諸友索題一揮成三義皆以古文行時調合郡相傳爲神童云出試則邑令肖玄于公業拔爲第一人而署督學事同野李公文進因延置西席以公輔相期嗣後有試必首非首卽合邑人意弗愜府君亦弗愜所歷學使無慮數人直指郡邑試無慮數十人咸以得府君爲慶若方山薛公中方范公虹川秦公松坡畢公尤隆國士之遇者奉賢里乏習制舉義者尤乏有古文詞者自府君以髫年兼擅作者之場一時聲鵲起儕偶不敢以雁行進卽了凡袁公兄事府君里中稱之亦曰支袁乃曩所爲隣豪者日眈眈思府君大成以酬王父夙憤歲丙辰王父待次公車乘島夷亂操戈以撼府君而甘心焉會有天

幸以免然府君卽歷諸坎壈而淬志精進鄉曲之
譽日益起時邑令三泉周公寀建書院延府君及
了凡爲長而禮致四方名儒如一菴唐公龍溪王
公南屏管公府君先後皆北面事之潛心姚江之
學諸公咸曰子吾畏友也甲子應鄉試則御史黃
公廷聘本房小山毛公綱舉爲二十四人時府君
年甫壯思得一當以有聞於世繕性潔修足不入
城市戊辰上春官儆菴周公子義擬冠本房屬府
君一鄉同籍分考闈中修睚眦怨故於總裁處諧
落之周公向人輒扼腕太息至甲戌則應虹陳公
菓舉爲本房第三人府君旣成進士益以致身自
命日從諸名公會講於京邸窮聖學真詮觀政比
部朝參外講明律例究心疑獄假館龍翔菴一
朴僕啜蔬食出止一欸段澹如也諸凡宴會徵逐
一切不與時輔臣有進紅蓮白燕者府君謂非輔
臣所宜具疏將劾之疏畧云元輔當以道德匡君
不宜啓禽荒色荒之竇五月盛陽蓮固時卉耳燕
玄鳥也而反白白者金象於兆爲兵奚瑞焉會同

年有知之者密告座師呂太傅太傅趣往厲語曰
相君方有時名子敢議之目不辨倉素矣且子亦
無居此以溷乃公爲也府君迫於太傅不敢上亡
何 奏乞南昌府教授南昌故會省而世故藐庠
序爲冗員可侮府君至獨持丰裁有犯必裁以法
學舍圯請於臺使者一新之宮基在闔闐大爲勢
宦所侵軼諸生亦數數見侮于豪者府君咸申院
司一刷復之間有告廟文以惕所司之愼選者生
徒肄業豫章明德正學諸書院者千餘人府君程
其勤惰而品其優劣廩餼弗給者分俸畀之不足
質簪珥繼之卽督學使考校所取舍每質成府君
府君亦厲操平衡弗妄軒輊部使者待府君如大
賓凡有大文字必藉府君顧府君自視甚峻文以
檄來者不應秉節嚴範士風大振江左人咸方之
北地李獻吉云時巡撫震厓楊公成特薦於 朝
故事博士師得薦者例遷京秩府君起制科尤稱
是而以前疏故不得入轉推泉州府君怡然曰臣
子爲縣官用寧論內外資且使吾釋文學而操刑

名舍諸生而對伍伯奚非盤錯之會也丙子六月
行至福建會城而泉郡永春縣墨令許某者暴於
永春邑民願與偕亡至挺戈刃爲劫庫殺官擄資
據城計興化同年有愛府君者阻宜少緩行以觀
變府君弗是也徹夜行至郡未履任入見監司不
一畧而報亂者七至咸錯愕無措府君曰郵報若
斯不出一策何也監司曰俟集兵徃定之府君曰
小民困于水火遂作此狀誠得寬仁長者扶義而
西宜自定耳毋事張皇毋煩兵革諸司曰無以逾
公矣府君慨然任之乃單騎戒行急遣二十牌諭
以除暴安民意約於二十舖中收訟楮人咸爭先
赴愬沿途計得五千餘一一核示審期時城圍半
解矣比至邑而猶有未解者則有諸生陰王之遂
示考遺才季試科舉者諸生旣入試而檄東許令
赴省候訊及諸生出而令去無可爲兵端卽前諸
訟虛心平鞠一日凡二千餘誣者咸相率遁去邑
用以寧是役也非府君單騎宵征而日徵兵徵兵
則不數月不殺數百人不定矣時撫臺劉公凝菴

亟獎爲智膽過人嗣是八閩有大難任之事咸屬
府君一時八閩府貳無出府君右秋試分考本省
鄉闈得士八人咸以名進士起家且有豎立者試
錄咸出府君手裁則按君晏公士翹所專任云時
運司弊孔百出運長挂吏議以行兩臺委藩臬會
推廉敏府貳往視篆則以屬府君府君興利除弊
矢節矢力凡九閱月而所支用司中銀七分以夜
行市燭故也時司晉江篆又司同安篆又司運司
篆而按臺查盤之委生儒考校之煩府君以一身
任之有餘地焉丁丑撫臺惺菴龐公以所廉安溪
令俞某委勘時物議狼狽而府君猶委曲全之先
是所勘永春令府君以令敗極不可全故嚴于法
而寬于貌至安溪令府君業已令破甑無恙遂不
敢假聲色以服訐者之心而令反恚甚卒以此爲
府君丙戌被讒張本云郡有侍郎洪公朝選貳于
江陵江陵授旨閩撫按置諸法密下府君廉其事
府君躬謁洪公共談徹夜歸報云洪公勁節清風
左圖右史剛方絕俗庇正醜邪古范子孟博其儔也

諸不法事無可廉者又爲書具陳天道人事甚悉
洪公得緩死者數年當是時府君旣淬志豎立而
當道又相信之淡知無不爲爲無不就如發機兵
之餉錢給晉安驛之站銀核永寧福全等倉之蓄
儲則更改折寬更夫之役則欲坊內富家出力共
守甦安海之稅令各牙計派齋納以至革無名之
海權去舖戶之襍差處水陸新募之兵死者勿補
逃者勿勾調之南北汰其老弱而令泉中無脫巾
之虞委問重辟平反肆出者不下百人其軍徒笞
杖由重卽輕者無慮三倍以至鞭朴不敢妄施鎗
銖不入私橐府君嘗仰天掀髯曰吾持此治行卽
見 高皇帝無愧色也故議者謂府君法不遺強
仁必逮賤豪右頗知畏忌販傭甚荷撫循革百年
培尅之窠臼擅一時廉敏之駿名官邪非萬不可
庇者必緩爲保全之策過行得諸風聞者不形于
揭報之微一時編氓以至士子如慈母如嚴師卽
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推服獨以食用淡薄有不自
愛之譏而府君動心忍性之學其得之平居素也

至丁丑閏八月甫一年三月而王父之訃至矣府君哀痛不欲生泣下皆血諸司道賻儀一切謝却卽日蓬跣就道止一敝簾圖書數帙而已去任日滿城流涕其以青天稱而長號以枳其輪者幾五十里至二載後而遍野謳思府君歸而塊處里中日肆力于古文詞及經世之學嘗設臯比口授不肖兄弟章句至戊寅十月復值王母之變王父亡後七閱月而王母病府君進藥餌必親必嘗病亟時不解衣者月餘不交睫者旬餘屬續之日惟附棺附身是圖與王父合葬一循古禮人謂府君至性天成生事死事皆粹然真儒作用云庚辰離任二年五閱月矣中更撫臺復命者再按臺復命者一歲報季報獎譽如一口而耿中丞敖按君交章勅府君任性肆才應議處過堂日僉都劉紫山公思問曰本院嘗撫閩閩中宦者稔知之支司理才守卓卓且去任三載矣何例而黜之考功語塞遂以降閒重處之衆咸吁歎莫測所由說者曰府君嘗與耿中丞會于講肆中辯動靜之旨中丞偶爲

所困遂不相能又有疑府君觀政所擬疏事輔臣
微聞之而承奉者以此進又有疑府君過爭洪侍
郎事觸當道之所忌者又有疑司教南昌時嘗以
學基爲一孝廉所侵卒力爲恢復後孝廉已舉制
科司理漳南遂從中相傾者府君皆不問而且耕
且讀于綠溪之野怡如也泉南縉紳憤起力爭間
復遺書相慰府君笑而不答惟嘗答大司馬吳自
湖書謂唐仲友守天台賑饑恤匱百度釐舉爲天
台守第一而朱紫陽乃六上章擯之程伯淳如精
金美玉宜無可指而趙忬獨不相能則不特君子
小人勢如冰炭卽兩君子而軋于事勢狃于學術
因而相傾者多矣府君自是益淡居簡出凡七年
餘至癸未春冢宰寅所嚴公清知府君枉托所忠
強府君出府君俛就補江西布政司副理問故事
遷吏類不大大事事而府君飭躬秉憲不敢怠左轄
定宇馬公文煒大相重不欲以幕下禮延見促膝
商榷幾務至丙夜不徹也暇輒偕兩溪萬公見羅
李公愚默萬公見麓蔡公究性命之奧一時故知

門人以千秋質政以聖學印可又翕然傾江右會
撫臺曹荔溪以京庫停俸而奉新縣逋獨多邑令
朱雲崢其年家子遷去不忍論列以府君與朱亦
同籍遂屬府君示篆相要徵舊逋必如期完府君
至縣見諸弊叢沓胥史猾桀不可理遂一切法諸
不法者然爲朱雲崢調護則不遺餘力邑有豪民
廖富九者橫于生府君收而置諸法廖遂糾前胥
史詣朱所謂府君朱因徧揭諸司而內從故掌院
趙麟陽亦援趙以內戚故亦移書江右部使者欲
害府君時撫臺卽馬公定宇以左轄遷而按君孫
公許西咸知府君事委曲且府君署縣時所爲朱
調護者又熟耳而目之一時上下咸不直朱令而
稱府君爲長者然奉新士若民又時時泣詣兩臺
卽見麓蔡公襲溪余公洎諸鄉紳亦書請願以府
君宰奉新兩臺乃以疏薦府君宰奉新府君力
辭之不得至縣則務爲寬大崇學校獎士行敲朴
不事而訖于威富邑故多盜烏山巡檢司捕影邀
功一切禁止不得肆自丈量後上下鄉均賦而南

北二區遂鞠爲茂艸矣府君酌四差襍編度稅以
三折一以二折一之法而兩鄉安大盜熊十二巴
經二世積有饒資四方奔湊如歸丞尉以下蔑非
心腹也者府君悉其故時有以盜訟熊者府君責
之而繆爲好語曰熊十二鄉之素封卽二子聞亦
讀書奈何訟之熊自以府君無他心詰旦且偕二
子詣縣訴渠污巖府君曰吾聞汝名熟矣且羈此
無還也遂盡出諸盜案熊竟輸服自熊獄成而地
方無犬吠矣奉新雖僻然與湖廣南贛隣大賓乘
傳駢沓勢如雷火府君裁以法不得肆而又以其
間供諸司文札之役遞至遞應卽庭鞠幽隱日凡
數十事對衆立揮千餘言邑士人錄以爲式不啻
左史也乙酉秋入棘闈見兩士子卷文甚佳而以
字違格應貼府君遂立爲改竄皆中式不以語人
惟同事黃遂初嘗見而言之時府君賢聲又出江
右上而朱雲崢以前譖故日夜望之卽趙麟陽亦
爲朱以圖府君者不置冬入 覲兩臺知趙朱合
謀必陷府君預以揭白楊太宰述所由怒狀會察

日趙執筆有言楊太宰曰此官我素知其人賢者也幸貫之趙不能強亦註畱而會掌察事周御史希旦者則故安溪俞令姪戚且鄉同年也令復一載以敗墨而終疑府君中之周稔聞其言而甘心焉拾遺一疏竟入府君名議落職時咸以有才而不用有言而不核有恨而假手于人與居人位而代人報復無不爲府君憤者卽趙朱亦陰令所知造邸舍道故徐觀府君意而府君怡然無一言買騎南歸時有門人故知醵金三百金爲府君治裝府君笑而却之曰諸君以僕居官而廉乎罷官而廉固在也洎遵 旨行勘而奉新士民群起稱枉自郡而司而院查覈無毫髮瑕政侍御孫公澣西爲回咨甚具而府君之心迹白矣時有諷府君乘勘明可再出府君曰我自甲戌筮仕迄丙戌十二年教者一載司理十六月藩幕一載邑令十五月而幽居者乃七載有奇彼時尚不能委蛇以求榮今已半百矣安能碌碌爭此腐鼠乎丁亥冬遷于邑城西北隅時江南大饑死者如林府君設空所

以待枵腹者欲鬻身輒以數銖與之不責其券歲
熟輒遁去不問也所全活幾三百人曰吾力止于
斯聊盡吾心而已寧如世俗有所施輒欲聞之縣
官以市美名哉癸巳寧夏變常中丞心吾撫浙擬
特薦府君會中丞以調行遂下牒郡邑詳其事蹇
督撫理齋以島夷亂特揭冢宰司馬薦府君轄糧
廣寧竟以寡援不爲復府君亦浮雲視之弗是也
杜門塞兌故交非極厚者不得面弔慶事間有不
可已者命不肖輩代爲之邑令處惟元旦一投刺
外不復顧或聞事有極枉不平及關一邑利害者
卽奮身出援高坐縱譚引古質今動合典刑合邑
歎息傳誦旬月不衰也時兩臺及藩臬多府君同
年及故人卽有餽遺亦不令入于旄式廬之禮時
時不絕卒不一報謝自軒冕以至編氓咸以府君
簡貴所最慕文章節義之士千里猶神交也儉朴
絕俗不事修飾敝衣舊輿一二短褐蒼頭相隨見
權貴奉身而避若將免焉優游林下者十九年而
僅一入郡城其諸游道絕不厝足人或以山水之

說進府君曰吾有簡編可當臥遊彼碌碌道途者
自謂領畧山水乎失之遠矣庭設講席日以文行
課不肖兄弟家素窶一裘一葛不數年不鶉結不
易也所居臥榻不蔽風雨風雨至拉攤聲不絕自
奉無兼味亦不盈盞卽遇客加一蔬聊以陶情而
已課不肖輩最嚴文稍進喜而餉以肉半盞曰讀
書不可乏滋味也至于麪生不令入口不肖輩至
弱冠未嘗衣絲縑先產故薄宦橐悒如又最恥借
交富家翁至于居間之事無敢啓齒故守株節用
僅免飢寒自五子五女婚嫁之後而生計蕭條不
可言矣乃憲友陸某者故而子弱府君力扶之嘗
賑其匱乏同年王某子逋鹽官倉儲幾三百京儲
二百有奇不償例且戍府君聞而奔告諸同年惟
丁公改亭力助之餘有應有不應者府君自稱貸
爲之經紀得不敗姪子某幼孤數遭齟齬府君嘗
任保孤遂委曲存濟之而族孽有誣府君嘗爲此
子寄私蓄者府君憤而直之城隍神不七日族孽
嘔血口稱奈何誣正人而死事伯兄最恭寒暑衣

食歿而襄事皆曲爲經理伯兄有祖產售于人府君辛苦復之不欲失先人意今諸子反以爲詞至欲炙肉不肖兄弟者至慘時士子有未知名者府君得其稿讀之輒延致西塾力爲揚詡卒以成名及見一才一藝無不亟獎藉以吐氣者不知若而人乃府君卒不任德甚且有背詆反噬迄今而下后不肖兄弟者矣朝夕愛獨立輒呼不肖兄弟訓以古人法言懿行及可爲懲戒者娓娓千言嘗曰吾生長患難自幼及壯日有三死焉幸不死而復以文學起家卽產不及編戶名不出閭左然吾無不釋然于茲也昔宗衍公五十弗子有良民誣于盜掠服幾瘵死公憐而直之官得白已而攜艾妻以謝宗衍公却走避之夜夢一神曰汝有隱德天錫爾以文人爲子期而生蘧菴公以文章顯世而菊岩槐谷兩公復以厚德培之予幸而仕卽仕不顯要皆宗衍公一念基之也宗衍晚攜蘧菴于膝曰吾願兒爲校官人異而詰之曰校官而才可以及人不才不大害人今自蘧菴而菊岩而槐谷以

及予四世爲校官矣于宗衍公心不旣酬乎甲辰
三月不肖下第府君日夜望不肖南旋二十二日
不肖抵舍府君已有微恙然衣冠而出詢朝政及
海內人物詞家臧否終不及一家事嗣後卽疾漸
淡而容愈肅至四月十八日莫呼不肖等微諭以
後事謂吾產薄甚柝箸後恐餽粥不給然惟廉可
以立身惟儉可以成廉小子其以儉始繼語忠孝
大節立身法度不肖輩流涕跪受嗣後漸不欲多
語惟晨起及將莫必嚴坐俟不肖等候起居啜茗
而出始臥至廿日丙辰端坐將逝忽躍然曰俗忌
夜亡姑需之至巳晷始瞑無私語無怛容嗚呼痛
哉府君自幼迄莫年未嘗一日去書不讀未嘗一
日親聲色玉帛之事在仕途未嘗以一文潤私家
未嘗以赤蹠通京貴及歸山未嘗一問治生之術
未嘗一與聞非義之習卽古之達人正士方且退
舍而以寡交游剛腸惡惡不與世推移以故仕不
顯卽名稱亦不能責之不知者惟逝後邑之人咸
追念先達慕義好修謝絕干請不爲勢禦不爲利

動有疾苦枉抑必慷慨暴白咸曰支先生先生逝
而此道不可問矣則人心固自有公也議者謂府
君天性孝友至老猶孺慕祭祀必誠必敬似王休
徵屹屹好理學不妄交游一介不輕取與似程伯
子嫉邪秉義不善迎逢人意人有過輒面詰不能
容臨大節凜不可奪似汲長孺好學不倦工古文
詞睥睨當世似蘇長公憂世憤時慷慨論天下事
動中要領毅然欲以身先天下之急似范希文檢
厲勤慎問饋必謹不事玩戲任瘁仗義似陶士行
抵掌談兵闔闢操縱視奸雄于股掌間似諸葛武
侯全真守幅率意徑情不喜習虛縻似嵇中散人
倫鑒識品題中緊處約味道不澄不擾似郭林宗
不立城府與人語洞示肺腑浮雲富貴芥視生死
曾無一塵入胸中似邵堯夫無過情焉所爲古文
詞少年喜做韓昌黎孝廉時從事性命之學議論
慷慨暢達至豫章遂一意步趨左氏歸山則鎔古
範今直逼漢魏而上詩五七言近體得老杜真髓
歌行絕句出入青蓮今將合刻以行惟編年一史

則私有所左袒者咸排之顧府君此書重節操而
薄浮名獎文學而輕軒冕伸意氣而羞委蛇崇寔
德而砥粉飾雖多風聞非敢臆斷具曠覽者自有
公評溢惡之言恐未足據也先是閒居時議鄉飲
鄉賢事每感額曰有是哉俎豆之不如墦間也丈
夫生不五鼎食死卽詣義黃姬孔割席談心奈何
與販傭爭餽飭乎及與不肖兄弟詮次當代文章
名家輒謂當得一言以誌我府君意在世味之外
固如此敢撫述一二以請惟舉左氏品藻之法馬
遷核寔之文俾隱耀潛光附青雲以有施焉獨恨
哀痛如絞裁言不文頌德懿行百不及一則不肖
何所逃罪惟怍怍隱隱俟華袞以自贖耳府君生
于嘉靖甲午年四月初一日子時卒于萬曆甲辰
年四月廿一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一配嚴氏嘉興
太學嚴公從節女子五長卽不肖如玉娶漳州府
守曹景坡子太學位宇女次養訥邑庠生娶建昌
府檢趙經野女先卒三如金邑庠生三試棘闈不
偶以例貢入成均娶文學陳挺宇女皆我母李氏

出四如瓏國子生娶府廩生於瑞雲女顧氏出五
如增娶太學蔣建區女張氏出女六一嫁曹以庸
先卒一嫁廩生戈靖邦一嫁于時保皆嚴氏出一
嫁監生張夢龍母李氏出一嫁庠生卞玄極金氏
出一字廩生沈紹曾子楫張氏出孫男十二元素
邑庠生娶華亭尚寶司卿徐述齋女中約娶侍御
顧儼章長君太學見陶女允堅聘憲長陳頴亭長
君文學貢聞女皆如玉出朝弼國子生娶藩司都
學孟蓋女中繪允灝如金出鴻祖鴻基如瓏出如
增出者三尚幼孫女二一嫁辛丑進士馮桂海子
國子生季鵬一嫁文學余省韋子秉正皆如玉出
曾孫一朝弼出卜丁巳年九月十一日寅時葬于
邑西律圩之新阡

三虞泣誄

不孝孤如金附贅

嗟乎嗟乎不孝孤自甲辰罹大故以來不覺偷視
息于天壤間亦歛然十有四禩所矣緣先府君尚

僑淺土宅兆有待故雖援琴後而隱隱瘋憂則常
若在復出者然歲時行棖率季弟尾家督從青烏
子于坎北蓋屋之區幾面鰲足趺而今始獲一杯
土哉駟鬣雖封蓼莪已蔚析薪而弗克荷象賢式
穀之謂何何以對在天之靈副重泉之望而申罔
極之報于萬一哉肆茲青箱具在手澤徒存而不
孝孤材孱品杓卽充賦濫竽數數逐槐黃之市而
迄未逢一售也暨病且廢計齒而踰立矣歲月如
駛明發不寐忍忘有懷幸名太史撫實錄以錫華
衮令岱宗有生氣而先府君不至奄奄同地下人
者皆其如椽力也藐諸不忘府君其敢忘如椽乎
爰從三虞之暇對揚識銘案獻不能巴巴而跼爲
之誄

於維世澤代有聞人位不必顯道無不信五經而
後奕奕衿紳夙推望族洵侈鄉評篤生府君天挺
其英蓼集于躬用玉其成孝友天至不畜憂羨倚
馬才雄電飛墨卿品純玉尺學富金籟髻而轟譽
旋聽鹿鳴數躋公車壯而蛟騰人倫泰嶽天衢福

星正色抵袂朝右畢傾黃矢丹鑣新以霜礪聯跼
相勗曰佐夷庚願言請劔脫彼羶腥楮挾風霜氣
愆江陵云不可使借鐸西征捧檄色喜鴻飛于冥
化雨仁風中沚菁菁量移泉李平反其刑弗畏疆
禦僕區得情雪蔀梧丘徹覆鵠亭醜爾墨吏奔駭
震驚司寇何辜羅以采苓誰操淑問而爲飢鷹一
官如蹤三尺是馮翊齟要樞裂皆斷斷奉諱而還
含沙我乘漠不書空聽彼青蠅豫章卷幕叱馭而
行剝圭爲芥游刃有羸閉門却掃嚼菑飲冰鵬息

檜榆臺章交旌

帝命曰俞爾宰新城拔薤櫛垢

起蹙攜盲陡釐束濕而格絞繩民歌來暮士仰淵
渟洞酌注茲適駿有聲直道陵遲狼噬頻仍三黜
五窮天軸誰擎民各有心截鐙攀鉦繫遺甘棠勿
剪勿零亶嗟展獲豈愧孫登歸賦十畝桑者駢盟
四壁圖史課兒篝燈虛白重玄刀圭一罌吟芬陶
謝文郁二京富矣十餘購之千珩坡雪寒松雅嗜
幽貞白眉獲雋方幅傳經洛下東山望重蒼生滄
海蜉蝣與世亡爭石藍可餌瓊芝可劔胡不憖遺

未耄而昇鳴虜痛哉榮名非馨亮節是馨卓哉府
君軼駕古今野有遺徽山高水清朝有遺摹信史
旂銘碣屢玄燿炳如日升人亦有言雖死猶生烈
烈桓桓于萬斯齡睠懷風木結骨槌膺鳴虜痛哉